

清靜齋隨筆

以前讀《老子》、《莊子》，頗喜歡道家的清靜無為，故以「清靜」二字名吾人之書齋。學佛後，發現道家的清靜無為，遠不如佛家的清淨無染來得究竟解脫，因此欲以「淨」代「靜」字，乃求教於博學多聞的翠玲（即成大中文系專任副教授智學法師），翠玲回以：「不靜何以得清？」因此，吾人仍沿用「清靜」二字。

詩人余光中以左手寫詩，右手寫散文，吾人了無詩才，只會寫散文，願以清新流麗的筆調，寫一些與佛法有關的小品文與讀者結緣，結清淨無染的法緣。

目 錄

- 1、土地公走馬上任 6
- 2、沒有慧根的斷滅論者 7
- 3、站在金字塔頂端的俞敏洪與王強 9
- 4、中國人的兩大缺點 10
- 5、給人歡喜、給人方便 11
- 6、舍利弗時代怎有大乘菩薩？ 12
- 7、不問蒼生問鬼神&信根強、慧根弱的信眾 13
- 8、淨心第一、利他為上的佛學泰斗 16
- 9、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 17
- 10、四雙八輩 18
- 11、龍行虎步&正念正知 (答客問) 20
- 12、令人眼界大開的巨作：心靈能量 22
- 13、痛失善知識 27
- 14、生死謎藏 29
- 15、情生智隔&色令智昏 30
- 16、21 世紀不可能有阿羅漢 31
- 17、邁向解脫道 32
- 18、自馭之道：生命的真相 修復的力量 33
- 19、縱橫天岸馬 俊逸人中龍 (恩與威) 34
- 20、露才揚己、暴顯君過的愛國詩人？ 36
- 21、慈母有敗子 37
- 22、最大的銀行——探索生命黑箱 39

- 23、靜脈曲張、小腿抽筋&芍藥甘草湯 41
- 24、名人的推薦序 42
- 25、第一等學問 44
- 26、皆大歡喜、心甘情願、老二哲學、傳燈 46
- 27、禮門義路 (人性的弱點) 47
- 28、不堪其擾&守護六根 (大行、道行、德行) 49
- 29、我現在要說大乘(小乘)經典囉 51
- 30、畫地自限、故步自封的現代阿 Q 53
- 31、與靈溝通&深層溝通——與靈魂對話 54
- 32、敬鬼神而遠之 55
- 33、錯把烏鴉當鳳凰 57
- 34、吳清忠的氣血能量示意圖 58
- 35、要把人度到哪裡去？ 59
- 36、回歸佛陀的本懷 60
- 37、初果 60
- 38、少事務&高僧傳 61
- 39、地藏經 62
- 40、訓解阿含非易 62
- 41、只有早期佛教是純正的佛教 63
- 42、慈母有敗子&人母莫知其子之惡 66
- 43、知解宗徒 66
- 44、求佛陀&貪官汙吏 67
- 45、問佛陀 68
- 46、修習止禪是無法證果的 69

47、重祖輕佛&死心、結生心	70
48、法海微波&炎夏飄雪	71
49、百年佛緣	72
50、醫學衷中參西錄	73
51、你的身體是全世界最好的醫院	74
52、醫術高超、醫德高尚的大國醫	75
53、當歸拈痛湯	77
54、人和為貴	78
55、皆大歡喜	79
56、用葵瓜子治肺水腫，起死回生	80
57、何傲之有？	81
58、一切善法得成於忍	83
59、講病	84
60、我們需要的是修證	85
61、沒有正見，不可能證悟	86
62、只有四禪八定才是正定？	87
63、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	87
64、食古不化&從善如流	89
65、我的逆增上緣	93
66、長生學	94
67、達摩易筋經&定業難轉	95
68、大哉問！	96
69、如何成為「自知者」	98
70、要把人渡到哪裡去？	100

- 71、人皆闇於自知 101
- 72、學會和別人配合&缺點多如恆河沙數的阿 B 102

附錄

- 1、慶幸能找到真正的佛教 104
- 2、我是不是沒有慧根？ 104
- 3、煩惱汙濁的心怎會有清淨大願？ 105
- 4、大乘佛教有強烈的玄學色彩 108
- 5、禪宗/禪者根本沒有實證 109
- 6、不追求佛法的解脫，等同沒有信仰 110
- 7、中國僧人撰寫的佛經，其中很多被廣泛傳播 111
- 8、許多經典都有矛盾之處 111
- 8、德蕾莎修女 114
- 9、智慧的言語 119
- 10、別人為什麼願意跟你相處？ 120
- 11、有教養者的十大特徵 121
- 12、沒有先成就解脫道，也就談不上菩薩道了 123
- 13、沒有力氣念佛，不可能往生淨土？ 123
- 14、我被騙了四十年 125
- 15、《維摩詰所說經・弟子品》考論 128

土地公走馬上任

1985 年，住在南投縣的黃居士說，她們的村子要蓋土地公廟，向她購地，黃居士不拜鬼神，所以婉拒。

半年後，村子裡的土地公廟在黃居士家附近落成了，那天傍晚，黃居士就讀國中一年級的兒子阿昌正坐在客廳裡，他往屋外的廣場望去，看見一群非人(好兄弟)，有排場，身穿古裝，正要走馬上任，去吃拜拜的供品。

1988 年，黃居士舉家遷往台北，有天早上六點左右，阿昌和哥哥約好要去打籃球，阿昌正在洗臉，聽到有聲音，往後一看，看到一位穿和服的日本鬼，這日本鬼還對他笑。

我問阿昌：「你看到的日本鬼是男生還是女生？」

阿昌說：「我嚇壞了，沒有看清楚。」

1989 年，就讀高二的阿昌出大車禍，被超速的汽車撞得血肉橫飛，昏迷 18 天才醒過來，之後再也看不到鬼了。

印順導師說：「有福報的為神，沒有福報的為鬼(孤魂野鬼)。」例如土地公是福德正神，還有城隍爺、媽祖，這些都是有福報的，但畢竟是三惡道的眾生，仍須仰賴人們的祭拜，否則沒得吃。鬼神是氣食，吸取食物和供品的氣味，包括香菸。

現在的土地公都關在鐵柵欄裡，以免被求明牌而輸錢的賭徒丟在河裡，或折斷手臂。走馬上任的土地公是有福報的，但畢竟自身難保，怎能保佑我們。

沒有慧根的斷滅論者

弟弟對朋友說：「我媽媽和三個姊姊都出家，我就是沒有佛緣。」

我告訴弟弟：「你不是沒有佛緣，你是沒有慧根，沒有求知慾(對生命無知、對宗教無知)。」

弟弟是斷滅論者，除了財經雜誌，弟弟一輩子不看書，他不看暢銷書《前世今生》、不看陳勝英醫師的《生命不死》、《跨越前世今生》，當然也不看《望穿前世今生》與林顯宗的《與靈溝通》、《深層溝通/與靈魂對話》等書等書。弟弟的思辨能力差、主觀意識極強，他不相信生死輪迴、三世因果，儘管算命算得非常準。

2013年二月，弟弟被他最要好的朋友，從小學二年級就認識的湯生騙了565萬，翌年年底，弟弟才發現被騙，弟弟嚥不下這口氣，要去告湯生。

我說：「還不要提告，我請我同學劉君幫你解讀紫微斗數的命盤，看看是否能把錢拿回來。」

翌日，我把我在科技紫微網下載的命盤請同學劉君過目，劉君問弟弟：「是不是去年二月把錢拿給對方？」

弟弟對我說：「是爸爸往生前一個月(二月)把錢交給對方。」家父於三月往生，真準！

劉君又說：「明年農曆二月、四月、八月、十月，這四個月可以把錢拿回來。」

一年後，我問弟弟：「這四個月，錢有拿回來嗎？」

弟弟說：「有，各拿回一百萬，其餘的 165 萬，每個月各還三萬。」

50 年前，湯生就住在我家隔壁，他大弟弟兩歲，是弟弟童年時的玩伴，紫微斗數告訴我湯生與弟弟前世即相識，今生再續前緣，所以紫微斗數才算得準。

湯生結婚後數年，賺了不少錢，擴大營業，搬到平鎮去了。2008 年底，弟弟開車載母親和我，在中壢火車站前的中正路繞了一圈，由於金融海嘯，百業蕭條，許多商家付不起房租，關門了。那天，弟弟也載我們到湯生家，湯生的機械工廠就在他家對面，湯生一見我，就叫我：「二姊」。

離開湯生家後，在車上，我告訴弟弟：「湯生的臉相變得非常複雜，我根本認不出來(他認得我)。」湯生人生歷練非常豐富，只是不存好心。輕易相信朋友的弟弟栽了大跟斗，還好錢全部拿回來了。

不相信三世因果的人最好去學算命，張盛舒說：「算命的目的是要知命、造命，要順著天賦做事，逆著個性做人，才能改造命運。」

「逆著個性做人」就是修正行為，把缺點改正，廣結善緣，與人為善。

為什麼不看書呢？否認三世因果的斷滅論者，不知命，不知道如何改造命運，一旦碰到逆境，很可能走不出來，也可能罹患憂鬱症，甚至自殺，為之奈何！

站在金字塔頂端的俞敏洪與王強

俞敏洪與王強是北大外語系的同班同學，我喜歡聽他們的演說，各聽了兩場。其中一場是俞敏洪在哈佛大學的演說，約 20 分鐘，有中文字幕。另一場是俞敏洪在北大的畢業典禮的演說，也是 20 分鐘左右，非常精彩。數年前，我聽了一回，日前又聽了一次，我把它貼在臉書上，與大家分享。

俞敏洪說：「能夠站在金字塔頂端的有兩種人，一種是如蒼鷹般的天縱英才，如王強，可以輕易的飛上金字塔的頂端。另一種是如蝸牛般的慢慢往上爬，而且還會一再的摔下來，卻不屈不撓的繼續往上爬，直到爬上金字塔的頂端。」俞敏洪說他是後者。

40 年前，大陸普遍貧窮，俞敏洪說：「他的室友每星期回家都會帶 6 個蘋果到北大宿舍，一天吃一個，這樣吃了幾年，從不與同學分享。所以當這位同學發現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非常成功時，想加入。俞敏洪與王強等人拒絕，因為他太自私，不知與人分享。」

王強說：「他之所以放棄美國的高薪，回大陸幫俞敏洪，是因為他在北大四年喝的水，全是俞敏洪去打水的，非常勤快，不自私，能與人分享。」

俞敏洪自知成績差，他來自農村，考了三年才考上大學，他非常用功，在北大五年(其中一年生病住院)，他讀了

800 多本的課外書，包括《紅樓夢》、《第三帝國興亡史》。演講完，他捐給北大 200 萬人民幣，這種傑出的校友，不會因為他的成績在全班最後幾名，不會因為他有一門必修科不及格而沒有成就。有志者事竟成！俞敏洪是非常好的典範，有德行，能吃苦，懂得與人分享。

中國人的兩大缺點

冉雲華教授生於民國 13 年，擁有印度國際大學的博士學位，專研中國佛教，曾旅居印度 15 年，後來應聘至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任教，曾任系主任，以榮譽教授退休。退休後冉老師在法光佛研所任教，我上過他教的《中國佛教史》、《印度佛教史》、《部派佛教》、《禪學》等課程。冉老師是極少數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學者。

冉老師去過十幾個國家，他曾利用教授每七年即有一年的年假，在劍橋大學做研究，也去過俄羅斯收集資料，前後去韓國 4 次參加學術會議，也在日本住了一段時間。冉老師曾批評國內的學術研究是閉門造車，不知國際學術研究行情，他說的是文學院的學者、教授。

在課堂上，冉老師說：「中國人有兩大缺點，一是是非多，二是不團結。」又說凡是他聽到的是是非非，不會再從他的口中說出去。冉老師的口德真是讓人歡喜讚嘆！

給人歡喜、給人方便

數月前，有位法師來訪，送來一箱覓寂法師編著的《佛陀略傳》，他要我幫忙流通，我一向給人方便，當然說好，還好數量不多。

三年前，住在新北市泰山區的耳鼻喉科醫師林醫師突然來電問我：可否幫忙流通一些南傳佛教的佛書？說是大林精舍的法師向他介紹的。我當然說：「好」。

2022 年，元旦期間，林醫師載了 4 大箱的書來，有《小部》經典十餘冊、《解脫心》數十冊，還有《寧靜的森林水池》、《尊者阿姜曼傳》等書，共百餘冊。這些書放了一二十年，有些已發黃，上頭還有蟑螂的排泄物，我想他真的送不出去，才請我幫忙。

數年前，有位善男子出版有關南傳佛教的書，請我幫忙流通，我說：「好」，只要兩箱(每箱超過 20 公斤)，他去郵局寄，因為超過 20 公斤，必須把箱子拆開，把書拿出來幾冊後，才能郵寄。

我告訴他：請大榮貨運去收件，無須出門，而且可以寄送 30 公斤，無須把箱子拆開。事後，他告訴我，請大榮貨運寄送，方便多了。

這十幾年來，我收到數十箱的書，包括留美碩士性本法師寄來的三大箱南傳佛教的佛書(包括巴英字典)、心頌法師寄來的百餘冊的佛書，以及黃星師姊的夫婿的遺「書」4 大

箱，兩三百冊，泰半是中醫和有關醫療保健的書，我看了兩三年才看完，受益匪淺。

我學星雲大師有求必應、給人方便、給人歡喜、廣結善緣，也希望我的臉相像慈莊法師一樣越來越圓滿，充滿喜樂。喔！慈莊法師是佛光山的四大金剛之一，她的耐煩、慈悲、柔和、堅忍、廣結善緣是我學習的典範。

舍利弗時代怎有大乘菩薩？

請問師父：《心經》提到舍利子與觀自在菩薩，舍利弗時代怎有大乘菩薩(觀自在菩薩)呢？

答：觀自在，梵文是 Avalokitesvara，Avalokita 是觀，isvara 是自在。a+i=e(連音)，所以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指出：鳩摩羅什將 Avalokitesvara 譯為觀世音是錯誤的。

《心經》是《大般若經》的大綱，是後人整理出來的經典。舍利子，巴利文是 saliputta，putta 意為子，而舍利弗是將 putta 音譯為弗。

在南傳大藏經和代表早期佛教的四部《阿含經》中，舍利弗(佛陀)時代只有聲聞弟子，無大乘菩薩，大乘菩薩的觀念，是西元一世紀大乘佛教興起後才有的，所以在大法鼓的視頻中，聖嚴法師告訴主持人陳月卿：「觀世音菩薩在現實世界是不存在的(並非歷史上的人物)。」因此，《心經》中的舍利子與觀自在菩薩，並非同時代的人。

不問蒼生問鬼神&信根強慧根弱的信眾

95年三月，在瑞芳禪修時，我請智光法師在晚上的開示講《五根如何平衡》，因為之前看了恰密禪師的《毗婆舍那禪/開悟之道》的英文版 *Vipassana Meditation/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不甚了解，所以請智光法師宣說《五根如何平衡》。智光法師行門、解門具佳，尤其是慈心禪修得非常好，他的眼神非常柔和，講話輕聲細語，是非常優秀的南傳比丘。

小參時，經恰密禪師同意後，我將《毗婆舍那禪/開悟之道》翻譯成中文，於2017年出版，前後共印了8,000本，其中5,000本是一行禪院的淨慧師父幫我印的。

今年(2023)八月，果建法師來訪時，我告訴他：「百分之99.9的人，信根強，慧根弱，我希望我是那百分之0.1的人。」許多人連五根都不知道，遑論要讓五根保持平衡。我是看了四部《阿含經》、《清淨道論》和數十本南傳佛教大師的著作後，才把教理搞懂。

多年前，慈善精舍的師父說我：「思辨能力非常敏銳。」我沒有比別人聰明，我的長處是勤學好問，喜歡問問題。例如，大三那年，上《中國文學史》時，李商隱的詩說漢文帝「不問蒼生問鬼神。」下課後，我問朱維煥教授：「漢文帝不是賢君嗎(文景之治)？為什麼李商隱的詩說他『不問蒼生問鬼神』？」思辨能力可以培養，但必須多讀書。

這十五年來，有上百位讀者來中平精舍請書，他們會告訴我他們學佛的經歷，有些佛學底子非常好，思辨能力也強。如隋勇、智護(陳英念)、黃爾豐、古國夫。

前幾天吳居士來請書，問我是否知道正覺同修會，又說：「蕭平實的書在大陸被禁。」這應該是最近幾年的事。多年前，天津 南開大學的隋勇教授告訴我：「蕭平實的書有問題。」而古國夫也發現蕭平實的書充滿邪知邪見…。

我發現會跟蕭平實的有三種人：

一是不看《阿含經》的人。

去年，有位善男子來請書，他告訴我：「看完《阿含經》，大乘佛教就丟掉一半。」在學術界，大乘非佛說 是定論。1990 年，考法光佛研所時，有一題口試的題目即是：「你對大乘非佛說 的看法如何？」

不看《阿含經》就不知道佛陀一生的事蹟和所說的法；如同不讀《論語》就不知道孔子的生平與事蹟。

二是不看印順導師著作的人。

79 年，報考法光佛研所有三本印順導師的書必讀，即《佛法概論》、《印度之佛教》、《印度佛教思想史》。考上法光後，我才發現印順導師還有許多巨著，如《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與開展》。印順導師是佛學泰斗，是中國佛教史上學問最好的僧人，我還讀過他的《中國禪宗史》、《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師與論書之研究》、《佛教史地考論》等書。不讀印順導師的書，對佛法的流變毫無概

念，哪來的擇法覺支，連七覺支(七種覺悟的因素)都搞不清楚，要想有正知正見也難。

三是不禪修的人。

中國佛教嚴重偏廢定學，對四念處禪修法毫無概念，也沒讀過《大念處經》、《沙門果經》，不知解脫的次第(七清淨、十六觀智)，不知四雙八輩的聖眾是如何修來的，要想不被蕭平實牽著走也難，因為教史不懂，教理不通，又毫無禪修的訓練。戒定慧三學，缺了定與慧，要想開悟、斷煩惱也難。

◎答客問

請問：根據上座部佛教的說法，是否證得阿羅漢之後，就無需再修成佛，一直常住在涅槃中？

答：阿羅漢是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不再輪迴)，究竟解脫的聖者，何需成佛？

涅槃，意指痛苦煩惱的止息，證得涅槃，心已解脫；死後，身已解脫。「常住在涅槃中」表示還活著。

◎讀書人當如是：

有血有淚、有肝膽，亦儒亦俠、亦溫文。

做個有膽識、有見識、有道德勇氣的讀書人；

做個有風骨、有氣節、有擔當的恂恂儒者。

可嘆今人多不愛讀書，孔子說：「三日不讀書，則言語乏味，面目可憎。」誠非虛語。

淨心第一、利他為上的佛學泰斗

數年前，惟律法師來訪，我向他提及印順導師的「淨心第一」，惟律法師立刻接著說：「利他為上」。

多年前，資深的慈濟委員萬師兄送來一本 16 開、精裝的《禮敬 追思 人間導師——印順導師》，我邊看邊掉淚，看完後，又再度翻閱，還是熱淚盈眶。

1984 年，在慈光山文殊院首次閱讀印順導師的著作《佛法概論》。

1989 年，為了報考法光佛研所，我請購印順導師的《印度之佛教》、《印度佛學思想概論》。

1990 年，在法光佛研所選修冉雲華教授的禪學，印順導師的《中國禪宗史》是必讀的教材。

1991 年，選讀部派佛教課程，印順導師的《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的研究》是必讀的參考書。

1994 年 10 月，出國前，我買了兩套印順導師的全部著作，送給我即將前往就讀的 Kelaniya 大學巴利佛研所的圖書館。

數年後，寫碩士論文時，印順導師的《佛教史地考論》是重要的參考書。前幾年，校對出版四部《阿含經》時，印順導師的《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是我必讀的參考書。因此我說：「十個博士的論文也抵不上印順導師的著作。」

在熟讀玄奘大師的傳記後，我發現印順導師的學問與著作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人，而非「玄奘以來第一人」。總之，印順導師不但是個以「淨心第一，利他為上」的出家人，更是個淡泊名利、具有高風亮節的佛學泰斗。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

朋友送我一本《台灣報應奇譚》，我花了兩天看完，這本書與《報應看得見——壞蛋別逃》一樣精彩，我告訴大千出版社的梁社長：我要請 50 本送人，請他算我便宜些，謝謝梁社長算我超低價，讓我能廣結善緣。

看完《台灣報應奇譚》、《報應看得見——壞蛋別逃》與《判決人生》三本書後，我深深體會孟子所說的：「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如果沒有慚愧心、羞恥心，人跟禽獸是差不多的。

人生道上充滿陷阱，看了《報應看得見——壞蛋別逃》，讓我心生警惕，真的要有防人之心，尤其是防那些「披著羊皮的狼」以花言巧語騙取年輕女子的歡心，最後因為嫁錯郎，人財兩失，悔恨終身，甚至連命也沒了。

四雙八輩

去年，來自台中的胡先生問我：「何謂四雙八輩？」我想許多人大概沒聽過四雙八輩，除非讀過《阿含經》和《無常經》。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當修念僧」中提到：

世尊告曰：「若有比丘正身正意，結跏趺坐，繫念在前，無有他想，專精念僧：如來聖眾，善業成就，質直順義，無有邪業，上下和睦，法法成就。如來聖眾，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知見成就。聖眾者，所謂四雙八輩，是謂如來聖眾，應當恭敬，承事禮敬，所以然者，是世間福田故。」

《增壹阿含經》卷第六提到：

如來聖眾甚為清淨，性行純和，法法成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聖眾者，四雙八輩，此是如來聖眾，可敬可貴，實可承事，於中得歡喜，心意便正。

《無常經》提到：

稽首皈依真聖眾，八輩上人能離染，金剛智杵破邪山，永斷無始相纏縛。

四雙八輩，為四向四果之並稱，即向須陀洹、須陀洹果：向斯陀洹、斯陀洹果：向阿那含、阿那含果；向阿羅漢、阿羅漢果等四對八種。向與果合則為四雙，分則為八輩。

(一) 須陀洹：分為向須陀洹、須陀洹果。

(1)向須陀洹：指見道者，得法眼淨。因此位之聖者尚未證入初果位，故不稱果，而稱為向，蓋取其趣向於初果之義。

(2)須陀洹果：即初果，指預入聖流。預流果聖者，最多僅於人界與天界七番往返，即證得阿羅漢果，絕無第八度再受生者。

(二)斯陀含：分為向斯陀含、斯陀含果。

(1)向斯陀含；因此位之聖者尚未證入二果果位，而僅趣向於二果，故稱為向斯陀含。

(2) 斯陀含果：指已證入二果果位者。除了已斷除三結(身見、戒禁取、疑)，貪、瞋、癡薄。

(三)阿那含：分為向阿那含、阿那含果二種。

(1)向阿那含：即將證入阿那含果之階位，以其趣向於第三果，故稱向阿那含。

(2) 阿那含果：即三果，因不再在欲界受生，故稱為不還。三果聖者已斷除五下分結(身見、戒禁取、疑、貪、瞋)。

(四)阿羅漢：分為阿羅漢向、阿羅漢果二種。

(1)阿羅漢向：指即將證入阿羅漢之階位，以其趣向於第四果，故稱向阿羅漢。

(2)阿羅漢果：已經斷除五上分結(色愛、無色愛、掉舉、慢、無明)，是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究竟解脫的聖者。

龍行虎步&正念正知

1986 年暑假，曾在大明中學任教的王素俠學姊來慈光山參訪，暫時住在慈光山的分支道場金天堂(靈峰寺)。住了幾天後，學姊告訴我：「你走路內斂多了，不像以前橫行霸道。」

40 多年前，同班同學鄭銀福說我走路是「龍行虎步，虎虎生風。」那時的我年輕，身體比較好，總是大踏步，走路飛快，因為要趕公車。

1980 年 9 月，我搬到學校附近、位於仁愛路的中興大學一貫道伙食團，之後，改騎腳踏車，從文學院走到校門口約 10 分鐘，再走到仁愛路的伙食團，別人都吃飽了，不騎腳踏車怎行。

2003 年 12 月，我開始修習四念處禪修法，訓練自己隨時保持正念正知。翌年初，我去嘉義火車站附近的正慶中醫診所看病，輪到我時，我很有正念的把門打開，慢慢關上，然後左腳、右腳、左腳、右腳，一步一步的慢慢走，讓正念現前(present)。

我一坐下，江正慶醫師問我「妳是不是有在禪修?」我說：「是」。

十幾年前，有位善女子來訪，我們在談話時，我起身接電話，走路時，我心中默念「左腳、右腳、左腳、右腳」，然後走到電話機旁接電話。麗櫻看我走路的姿勢後，說我走路時有定(剎那定)。

修習四念處禪修法，動作一定要慢，否則無法觀察身體的每一個動作，吃飯時亦然。每當走路時，我總會把手放在前面或後面，心中默念「左腳、右腳、左腳、右腳」，保持正念正知，知道身體的每一個動作，此時，貪嗔癡不可能生起。

只是有時非常忙碌，難免心浮氣躁，容易失念，此時要讓正念現前也難，所以佛陀要我們「少事務」，儘可能杜絕外緣，不攀緣，才能隨時觀察自己的心、觀察自己的每一個動作，讓正念現前。而今的我，走路時不再是「龍行虎步，虎虎生風。」而是盡可能的保持正念正知。

答客問：請問在禪修中應該如何善巧地運用正見、正思惟配合覺知？

答：1. 在禪修前必須知道正確的禪修方法，否則無法正確的禪修，會執著光和一些幻象。

2. 我在禪修中心前後待了一年八個月，親近過恰忒禪師、沙沙那禪師、班迪達尊者。我的經驗是：

行禪時，心專注在腳下，此時即具有正見(此處指正確的禪修法)、正思惟(心無旁騖，邪思惟不可能生起)，當然也要隨時隨地保持覺知。若沒有覺知，會受外境影響，心會到處跑，當然修不好，從走路的姿態即可得知，因為步伐凌亂的禪修者，是不可能有覺知和正思惟的，所以台語說：「有修無修看目珠，有悟無悟看腳步。」修習止禪亦然。/請參閱拙文《去禪修中心挨罵吧！進步會比較快的》

令人眼界大開的巨作：《心靈能量》

數年前，旅居紐西蘭的林居士送我一本超級好書，是大衛·霍金斯 (David R. Hawkins) 的《心靈能量——藏在身體裡的大智慧》，我看完後借給慈濟·慈誠隊的張師兄，張師兄看了半年還沒看完，原來他邊看邊做筆記，所以看了半年，他去中壢中正路的墊腳石書局買了一本全新的還我，之後，我又買了六本送給善知識們(good friends)。

中山大學企管系副教授楊碩英老師的《導讀》寫得真好，文中提道：

我曾多次使用肌肉測試來測人的前世。有一次我測小舅子馬克前世是誰，我以陳述句來測，從有沒有前世測起。有。然後測前世是不是人類？是男是女？前世是哪個地區的人？美洲？亞洲？歐洲？非洲？結果是歐洲。接著再測他前世是歐洲哪個國家的人，英國？荷蘭？法國？比利時？德國？瑞士？……只有在陳述「德國」時，肩肌會鎖住。接著測他前世的職業是甚麼：士農工商各行業測試過後，結果是軍人。就這樣不斷測下去，最後得到的結果是：德國陸軍上校。而且好幾組學生在不知該結果的情況下測試，也得到相同的結果。

更令人訝異的是，當我打電話到夏威夷告知馬克時，他的反應是：「啊！怎麼那麼巧，你是第三個告訴我前世是德

國陸軍上校的人，有位西藏的仁波切和一位中國的高人，也都曾說過相同的話。」

馬克是小學畢業後移民至美國的，2009 年馬克回台灣參加再興國小的同學會，有同學把當年的畢業留言簿帶來。沒想到他一看，發現他當初在留言簿上寫的是：「納粹萬歲！」年近五十的他早已忘記小學時寫過的話，但現在看來似乎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因緣關係的。

我發現此書，寫得最好的是這篇《導讀》，《導讀》共 15 頁，非常精彩，讓吾人大開眼界。

以下的文章是中興大學沈華山老師傳給我的《心靈能量——善惡有頻率》，寫得真好。

愛因斯坦的質能方程式說明：物質就是能量。……

大衛·霍金斯 (David R. Hawkins)經過 20 多年的研究表明，人的身體會隨著精神狀況而有強弱的起伏。他把人的意識歸納為 1-1000 的範圍。

振動頻率低於 200 的狀態會削弱身體，而從 200 到 1000 的頻率則使身體增強。霍金斯發現：誠實、同情和理解，能增強人的意志力，改變身體中粒子的振動頻率，進而改善身心健康。

霍金斯博士說：「很多人生病是因為沒有愛，只有痛苦和沮喪，振動頻率低於 200 易得病。」

振動頻率就是人們常說的磁場。大衛·霍金斯發現：凡是生病的人一般都有負面的意念。人的振動頻率如果在 200 以上就不生病。

喜歡抱怨、指責、仇恨別人者的頻率大概只有三、四十！不斷指責別人時，就消滅自己很大的能量，所以振動頻率低於 200，這種人容易得不同的疾病。

邪念會導致最低的頻率。當你有邪念，你就在削弱自己。這些邪念依次是惡念、冷漠、痛悔、害怕與焦慮、渴求、發火和怨恨、傲慢，這些都對你有害。

信任為 250 是中性的，信任有益於你。再往上的頻率依次是溫和、樂觀、寬容、理智和理解、關愛和尊敬、高興和安詳、平靜和喜悅在 600，開悟則在 700-1000。

當能量很高的人出現時，他的磁場會帶動萬事萬物變得美好祥和，而當一個人有很多負面意念時，傷害的不僅是他自己，也讓周圍環境磁場變得不好。

他遇到過的最高頻率是 700，出現在他研究德蕾莎修女（獲 1997 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當德蕾莎修女走進屋子裡的一瞬間，在場所有人的心中都充滿幸福，她的出現使人們幾乎沒有任何雜念和怨恨。

美國著名的精神科醫師大衛·霍金斯博士，運用人體運動學的基本原理，經過二十年長期的臨床實驗，隨機選擇的測試對象，包括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南美、北歐等地，包括各種不同種族、文化、行業、年齡，累積了幾千人次和幾百萬筆數據資料，答案都是一致的。

只要振動頻率低於 200，這個人就生病。200 以上的就沒有病，200 以上的意念有：喜歡關懷別人、慈悲、愛心、行善、寬容柔和，這些都是高的振動頻率，達到 400 到 500。

習於嗔恨、發怒、指責、怨恨、嫉妒、苛求他人，凡事自私自利，只考慮自己，很少考慮他人感受，這些人振動頻率很低，低的振動頻率也是導致癌症、心臟病等種種病的原因。他從醫學角度告訴我們：「意念真的是不可思議」，意念對人的健康有很大影響。

日本大提琴家夏恩患癌後，試圖與疾病鬥爭，但感覺越來越糟。他調整心態，決定愛身體裡的每一個癌細胞。他視癌症劇烈的疼痛為「叫醒服務」，給予祝福和感謝。他發現這種感覺很好。接著他決定愛生活的全部，包括每個人、每件事。一段時間後，出人意料的是癌細胞全部消失了。後來他成了日本家喻戶曉的治療師。這便是生命的本質：愛。

書中表示目前 78% 的人生命能量在 200 以下。

霍金斯的研究發現，絕大多數的人的生命能量終生很難提升。唯有時時保有一顆真誠、善良、寬容與堅忍的心，才能提升一個人的生命能量。果真如此，那修行就是在提升能量！這也是為什麼要透過修正行為，訓練心，讓生命能量迅速提昇！

不論是書籍、食物、水、衣服、人、動物、建築物、汽車、電影、音樂等，都有確定的能量級。絕大多數流行歌曲的能量級都在 200 以下。無怪乎，很多人都表現出低意識能量級以下的行為。流行的文化大多數都是低能級的。大多數電影都把觀眾的能級降到 200 以下的水平。除非你能承受更高的能級，否則這一切都不會變化。

我們要努力到達在 200 以上，正能量是可以互相傳遞與相互影響的。如果我們時時讓心充滿正能量，不僅可以幫助自己，也可以幫助身邊的人，而這樣的能量源源不絕，永遠不會有用完的時候，反而越使用正能量與信念，能量越強大，遇到困難也就越容易解決，也擁有強大的力量可以修復自己與幫助自己。

念力信念的力量無窮大，心存善念，我們都可以改變自己的人生，念轉，運就轉，加油！

感謝沈華山學長傳給我這篇好文章。

痛失善知識

2022 年 6 月下旬，收到香港張熠璇居士的 e-mail，得知智護(陳英念)居士往生了。陳英念居士學問好、文學、佛學素養俱佳。偶爾，他會發表一些非常精闢、有智慧的言論，讓吾人自嘆不如，所以我一直以為他是個年近七旬的長者，沒想到他這麼年輕，1963 年生，於 2022 年 2 月 6 日往生。

這十幾年，收到不少智護居士的 e-mail，有些我會轉發出去。有回，曾銀湖居士看了他的文章後，問我：「智護是哪裡的出家人？」怎麼有那麼優秀的出家人，他竟然沒聽過。我告訴曾居士：「智護是香港的居士，不是出家人。」

偶爾，我也會把智護居士的文章在臉書上分享，並標名作者是智護。有回他在 e-mail 中寫道：

我常納悶，五戒是佛教最根本的戒律，為什麼佛教中人卻妄語連篇，整個佛教充斥著各種各樣編造的謊言，數不勝數。南傳上座部也是一樣謊言數不勝數，本生經只是其中一例而已。

智護居士獨具慧眼，能夠看出佛教的許多問題，而大部分的佛教徒沒有思辨能力，無論真假，是否事實，全部接受。例如，他對賴隆彥翻譯的《森林中的法語》有意見，他說：

「我希望能找到英文版中，英譯者序文裡的那段話的原文。個人覺得他的翻譯，有些問題還不是文字造詣方面引起的，畢竟佛法並不需要用生花妙筆去堆砌華麗的詞藻，而在細微的地方，有些似乎受了大乘的影響，這方面西方人的英譯就比較好，他們沒有這方面的包袱。」

2020年7月22日，智護在 e-mail 中說道：

譬如，像《佛陀大放光明的關鍵》，是大名鼎鼎的緬甸出家人所寫，解說阿毗達摩《發趣論》所謂的二十四緣，把佛陀教導的核心緣起，貶損成了庸俗的因果論、機械的決定論，實際上就是謗佛謗法的。二十四緣根本就不是佛陀教導的佛法，相反，是擾亂佛法、給佛法摻水的……。

他們依論著和注釋書，食字而活，稀釋佛法、曲解佛法、肢解佛法。

由此可見，智護居士是非常有慧根的善男子，只是他經常熬夜，經常打坐到凌晨，並在凌晨一兩點回我的郵件，所以我知道他常熬夜。

數年前，他告訴我他罹患肺癌，已經控制得很好。他太相信西醫了。三年前，我看倪海廈醫師的《仲景心法傳講》視頻時，可惜沒有傳給他，倪海廈醫師專治各種癌症，連處方都公開(劑量、處方因人而異)，他若服用倪海廈醫師開的活血化瘀、消腫攻堅的中藥，不會那麼痛苦(失眠、盜汗、劇痛、沒有食慾)，也不會那麼早走。

多年前，智護居士有三天沒收到我的 e-mail，就問我發生甚麼事情？那幾天忙甚，電腦沒開機，沒有傳每日一篇的《阿含經》給他，讓他擔心，以為我出事了。

智護居士中英文俱佳，約 11 年前，他告訴我有網路版的《康熙字典》，當時我立刻查閱，這兩年已經無法下載。他還告訴我許多有關佛教的資訊，尤其是泰國與緬甸佛教的異同。我們從未謀面，只是偶爾聯絡，他是非常好的善知識，所以得知他往生了，悵然若失，又失去一位善知識。

生死謎藏

黃勝堅醫師在《生死謎藏》中，告訴你 36 個感動故事：善終和大家想的不一樣。

多年前，看了黃勝堅醫師的《生死謎藏》，內容早已忘記，這兩天重閱，非常感動，邊看邊哭，也非常悲憫那些不得善終的人，死得好慘，我一定要事先簽下 DNR(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柯文哲教授幫此書寫了《序——生死之間》寫得真好，另有陳榮基教授、趙可式寫的序。總之，此書頗值一讀，如果您想讓家人在醫院善終，此書必讀。

情生智隔&色令智昏

1979 年，在中興大學中文系的課堂上，教我們大二《詩選》的李炳南老師要我們學作古詩/絕句，題目是合歡山賞雪。我們根本不會作詩，班代表只好自己做了一首詩交差。我記得詩是這樣寫的：

心存情萬千，欲寄雪滿天，

若問心所待，櫻花為君憐。

原來性情粗獷的班代表，喜歡上了溫柔婉約的櫻雪，當然沒戲唱。另一首詩，不知作者是誰，我猜是我們班上的才子，熟讀《古文觀止》的林君寫的，林君一片菩薩心腸，想勸掉入愛情漩渦中的小雯，以免小雯在情海的狂瀾巨波中滅頂。林君的詩是這樣寫的：

雙十荳蔻何經事，偏識能言一鄙夫，

可惜斯人非所寄，使君室內有羅敷。

小雯是嘉義女中畢業，而老郭是我們的同班同學，老郭的母親那時在嘉義女中任教，兩人都是嘉義人，所以有聊不完的話題。當完兵，退役不久的老郭先「有」後婚，奉子成婚，妻子家境優渥，為了產子而休學，一年後離婚。

由於老郭與小雯，天天出雙入對，所以好心的林君寫了這首詩，班代表將這首詩抄在黑板上，請 91 歲高齡的李炳南老師講評。李老師用山東話講評，俺聽不懂，只記得大二暑假，老郭休學了，也聽說老郭的前妻希望他能回心轉意，

希望他能回到妻子與孩子的身邊。

既然不再是同班同學，見面的機會不多，老郭與小雯分手了，而小雯也於 1985 年底嫁作他人婦。

紫微雲科技網的執行長，曾任律師的鍾世森老師說：「為情自殺的人多，為錢自殺的人少。」我在網路上看到兩個情殺的故事，這兩位小三懷孕後，男友要小三墮胎，墮胎後，小三因為不可能扶正，甚至當初根本不知對方已婚。一晌貪歡的結果是由愛生恨，恨之入骨，這兩位小三把安眠藥放在食物或飲品中，當男友昏迷時，便將男友支解棄屍，結果被判無期徒刑。

佛陀在《四十二章經》中說道：「情愛於色，豈憚驅馳？雖有虎口之患，心存甘伏，投泥自溺，故曰凡夫。」情之醉人甚於酒，情之害人亦甚於酒，當意亂情迷，色令智昏時，要想不受苦受難也難，甚至會惹來殺身之禍。

答客問：21 世紀不可能有阿羅漢

20 世紀初，泰國約有 5 位阿羅漢(包括阿姜曼、阿姜考)，其中一位是尼師/美琪 喬，而緬甸只有一位阿羅漢：孫倫禪師。21 世紀不可能有阿羅漢，因為有電視、電話、手機，嚴重干擾修習禪定，加上物欲橫流，僧眾不可能入四禪八定，連修習觀禪的人也不多。

邁向解脫道

大四那年(1981)，為了考研究所，我去上系主任胡楚生老師的「韓柳文」，學習韓愈、柳宗元的古文。那時買了兩大本、精裝的《韓昌黎全集》，出家後放了將近二十年的《韓昌黎全集》和許多書被我送到圖書館去了，包括精裝的《山海經》和《西廂記》(董解元與王實甫兩個版本的合訂本)。

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寫到：「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蘇軾對韓愈的讚譽讓人驚嘆！

要放棄熱愛的中國文學還真不容易，是因為 1984 年 3 月出家後，僧團裡有上千本的佛書讓我流覽，在法光佛研所四年，更有讀不完的佛教經論。而今，年逾耳順之年，我慶幸我能深入經藏，雖未能智慧如海，但畢竟我是一步步的邁向解脫道，而非沉溺在讓我增長情執、我執的中國文學裡。

自馭之道：生命的真相 修復的力量

數年前，讀了兩本李鳳山的書，其中一本是李鳳山的《自馭之道：生命的真相—修復的力量》，這兩天重閱，我一字不漏的再度把書看完，書中收錄了 10 篇精彩的生命故事，頗值一讀。

前幾年，有位比丘尼大姊，因鋸樹時，從鋁梯上摔下來，手腕骨折，傷到筋骨，每天勤練平甩功，一天 8 次，每次 15 分鐘，練了一年，受傷的筋骨總算好了。而最嚴重的是她的脖子無法轉動，呼吸困難，練了三個月，脖子即能轉動，呼吸已無困難。所以我每天早上練 30-40 分鐘的平甩功，練完後才用早餐。

手會麻、想要氣血通暢的人，請勤練平甩功。癌症患者更需多練，練到氣血通暢，癌細胞也沒了，許達夫醫師是最好的例子。

曾在中壢中華中醫診所任職的陳源增醫師說：「許多僧眾之所以身體不好是因為太安逸。」陳三龍醫師不以為然，我想是因為缺乏運動，且體質太寒。身安則道隆，要身心輕安，除了修習四念處禪修法外，有空時，不妨多練平甩功，甩出健康，或可用去許多煩惱，《自馭之道》中的 10 篇生命故事，是最好的例子。

縱橫天岸馬 俊逸人中龍

1980年讀了陳曉林的《青青子衿》，非常欣賞他的才華、見識與學識，沒想到同一年，陳曉林竟然在中興大學文學院地下室的演講廳演講，在入口處有個看板，上頭寫著陳搏的一副對聯：「縱橫天岸馬，俊逸人中龍」。這副對聯用來形容當時年僅31歲的陳曉林是很貼切的。我已經忘了他的演講題目和內容，只記得他說：「他曾色令智昏的去追求一位女同學。」想必沒追到才說這種話。

《青青子衿》一書收錄陳曉林在中國時報連載的文章，那時在畜牧系當助理的高弘裕學長把陳曉林寫的每一篇文章都剪下來，貼在他的剪貼簿裡（有三大本），放在中興大學一貫道的伙食團裡，可見高弘裕學長也非常喜歡陳曉林的文章。

大四那年寒假，我去東海大學參加東海哲學系主辦的「中國文化研討會」，又再度聆聽陳曉林的演講，那次的主題是「宗教與社會」。那天，我發現陳曉林變了，談吐、氣質、格調遠不如一年前在中興大學演講時的樣貌。

那五天，我認識了台大哲學系的郭勤正同學（即現在的智懿法師），我們同一組，我們一起吃素，一起討論問題，我還和他辯論「孔子和佛陀誰比較偉大？」當然是我輸了。

我雖然是李炳南老師的學生（他教我大二的《詩選》，時年91歲），我也上過《八大人覺經》和李炳南老師編的《十四講表》，卻依然不識佛法，直到在法光佛研所就讀後，才學會如何深入經藏。

大三那年，學校舉辦校園民歌演唱會，地點在中興湖畔圖書館前，那天我與同窗姬天予坐在草坪上聽悅耳動聽的校園民歌，發現有人用東西丟我背部，丟了兩次，原來是高學坐在後頭，他也來聽歌。大學時代的求學生涯，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無憂無慮，穿梭在知識的叢林裡，讀聖賢書，尚友古人，不亦快哉！

1981年，上朱維煥教授的《宋明理學》，在課堂上，朱老師說陳搏除了留下《紫微斗數全書》外，並留下「縱橫天岸馬，俊逸人中龍（開張天岸馬 奇逸人中龍）。」這副對聯。

這副對聯寫得真好，四十幾年了，我仍記得。

恩與威

積恩與積威，兩者皆禍也。積威之禍可救，積恩之禍無救。

積威之後，寬一分則安，恩一分則悅。

積恩之後，止而不加，則以為薄，才減毫髮，便起怨心。恩極則窮，窮則難濟；愛極則縱，縱則難堪。不可繼則不進，其勢必退。威退為福，恩退為禍；恩進為福，威進為禍。世之待人者，於此宜三思也。/格言聯璧

露才揚己、暴顯君過的愛國詩人？

《楚辭》的作者屈原是有名的愛國詩人。1979年，在中興大學中文系，徐世昌老師教我們《楚辭》，《楚辭》的文筆非常優美，充滿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操和憂患意識。

西元前 278 年，秦國的白起率軍攻破楚國的郢都，楚國的頃襄王被迫遷都。屈原雖日夜思念郢都，卻因被放逐而不能回朝效力祖國，所以十分痛苦悲傷，他行吟澤畔，作《懷沙賦》後，投汨羅江而死。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寫道：「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過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而《顏氏家訓》的作者顏之推卻批評屈原：「露才揚己，暴顯君過」是非常偏頗的言論，缺乏同理心。

同是愛國詩人的杜甫，他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等詩，多麼膾炙人口，也沒有人批評杜甫「露才揚己，暴顯君過」。

缺乏同理心的人，無法設身處地的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這種缺乏同情心、不知換位思考的人，要想成為善知識，也難。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屈原若死而有知，他很可能會說：「予豈『露才揚己，暴顯君過』哉！予不得已也！」

慈母有敗子

《三字經》：「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愆。」教小孩要「恩威並施，寬猛並濟」。恩指恩惠、恩愛，教育子女要用愛的教育，同時也要嚴格，該嚴格的時候絕不姑息孩子的缺點。例如，30年前，楊醫師嚴格要求讀小學的兒子自己繫鞋帶，而不是媽媽幫他繫鞋帶，若上課遲到，要自己負責。該嚴的時候嚴，該寬的時候寬，所以教育孩子要恩威並施，寬猛並濟。

《韓非子》說：「慈母有敗子。」兩千多年前，韓非就發現沒有智慧，不嚴格的母親只會養出敗家子；兩千多年後的今天，更是每下愈況，越來越嚴重。現在的孩子，許多像小皇帝、小公主一樣，恃寵而驕，自私、蠻橫霸道，自我中心。這種孩子長大後，最大的受害者是父母。自私、自我中心的孩子怎麼可能孝順父母，不遺棄父母已是萬幸。

2001年暑假，我在高雄光德寺帶兒童夏令營，那時有168位小朋友，有64位輔導員（泰半是屏東師範學院和台南師範學院的學生），有二十幾個輔導員在心得報告上寫道：「明年他們不來了。」因為這些小朋友驕縱、自私、霸道，很難相處。有位輔導員說：「他對這些小朋友又愛又恨，恨得牙癢癢的。」

小孩子的模仿能力非常強，你是什麼樣子？看看你的孩子就知道。你喜歡抽菸，兒子學你抽菸；你喜歡賭博，孩子也跟著學；你酗酒，你兒子長大後很可能不醉不歸，當個酒鬼，跟爸爸學的呀！你坐在電視機前兩三個鐘頭，看電視看得目不轉睛，卻要孩子去讀書，他怎麼讀得下去，這種愛看電視不愛讀書的父母，想要教出喜歡讀書的孩子，也難。

在《社會智能》一書中提到：「孩子耗在電視上的時間愈長，到就學年齡時也會變得愈桀敖不馴。」

你如果不愛讀書，就不要強迫你的孩子讀書，不能用強迫的，要循循善誘，要誘導你的孩子，幫他們培養讀書的習慣。

我認識一些朋友，他們家裡是沒有電視的，因為怕電視把孩子教壞，另一個原因是爸爸媽媽根本沒空看電視，也沒興趣。不看電視的父母親，星期六、星期日就陪孩子去兒童圖書館看書，或去郊外踏青，親子關係非常好。（請參閱《電視傷害你想不到的大》一書）/摘自《幸福安樂與解脫自在的人生》

最大的銀行——探索生命黑箱

2007 年，我印了 3000 本《最大的銀行——探索生命黑箱》，其中 1000 本送給前最高法院的審判長 淨慧師父的一行禪院。

淨慧師父收到書後問我：「要印這本書怎麼不告訴我？」

我說：「我怎麼知道您也要印。」後來淨慧師父的一行禪院印了 5000 本送人，只是重新排版，版面大了四分之一。

《最大的銀行——探索生命黑箱》，我用的是新竹淨宗學會的版本，是印刷非常精美的口袋書，那時我身上只有三萬餘元，付不起印刷費，欣欣印刷的主管莊先生說：「我們公司幫你每本出 2 元。」真好！

兩年後，我把彩色版的《最大的銀行——探索生命黑箱》改為黑白的，再印 6000 本，這十幾年來，總共再版 5 次，因為《最大的銀行——探索生命黑箱》是超級好書。

《最大的銀行——探索生命黑箱》的作者丞捷是個少年得志的善男子，作者寫道：

2003 年，是我人生的一個高峰，實際年齡剛滿 36 歲，外派到國外，負責一家分公司將近兩年……。少年得志，意氣風發，世界彷彿為我轉動。

那年四月休假回台，輾轉得知一位當醫生的老同學，他太太好像得了很嚴重的病，我去醫院找他，關心一下狀況，順便請他看看我最近的腹脹……。

他建議我立刻到醫學中心去……，醫學中心證實我右邊肝臟的腫瘤已經有 10 公分大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跑遍了南北各大醫院，一間換過一間，所得到的答案，一次比一次更加不安與無助……。

我突然想起多年前，有一次心情很糟，跑去算命，那時還錄了音。……我聽完這卷六年前的錄音帶，一股寒意從背脊骨涼上來，我覺得自己好像傀儡一樣，一生好像早就被某種力量操弄好了似的。錄音帶中提到：

「你很受上級長官的器重與賞識，在公司裡升遷比別人都快。」「你有很多出國工作的機會，但命中不適合出國謀生，易生病。」

「33 歲以前若無開刀，34 歲以後就糟了，會生『壞密』（台語，意指惡性腫瘤）。」果然是神算！

作者的學問非常好，書中提到「古代的命理學說」，也提到國際級氣功大師嚴新醫生的故事。書中旁徵博引，也引述愛因斯坦的「質能互換定律」，日前重閱，對此書仍讚譽有加。有興趣、喜歡閱讀的人，不妨一讀。

靜脈曲張、小腿抽筋&芍藥甘草湯

《黃帝內經》說：「七八(56 歲)肝氣衰，筋不能動。」我從 60 歲開始小腿抽筋，真的是肝氣衰了。

倪海廈醫師在網路上有數百個視頻，我聽過他講的《黃帝內經》。他在廣西中醫藥大學的〈仲景心法傳講〉，講得非常好，這五年，我前後聽了三次。在〈仲景心法傳講〉倪海廈醫師找出病因，專治各腫癌症。

倪海廈醫師的視頻還有傷寒論、針灸，有些要聽兩三遍，非常精彩，內容太多了，記不住，所以要聽兩三遍。

每次倪海廈醫師看診時，總有十幾個跟班，跟他學辨證、對治。請看他在加州矽谷的演講《八綱辨證》，請聽司儀劉醫師精闢絕倫的介紹倪海廈醫師的案例。

倪海廈是大師級的中醫，學生有數千人，我聽他的課，治好我的腳抽筋。每晚睡覺時小腿會抽筋，我服用芍藥甘草湯，我一次各放 2 兩，(我的冰箱裡有二十幾種中藥/每包一斤裝)服用當天晚上就不抽筋了。

倪海廈醫師說：芍藥甘草湯也可對治靜脈曲張，我靜脈曲張非常嚴重，服用一段時間，淤血終於化開了，我紫黑色的小腿不再發黑，二哥說：「好了九成」。感謝倪海廈醫師，惠我良多。

名人的推薦序

1985年，我同學秀華送我一本散文集，這本散文集請余光中教授寫序，所以讓我誤以為頗值一讀，讀後發現「不過爾爾」，余光中教授的推薦序多溢美之詞，容易誤導讀者去買這本可讀性不高的書。

十幾年前，有位腦神經外科醫師出書，他請一二十位名人為他的書寫推薦序，有些推薦序只有寥寥數語，一看就知道是應付之作，不如不寫。

我看書習慣先看序言，然後再看目錄，二三十年前，台灣每月出版兩千多種的書，一年就有兩萬多種，就我而言，每星期能看完一兩本就很多了。看書的內文之前，通常我會先看序文，有些序文寫得非常精彩，有些則寫得非常冗長，好像寫論文，讓我看不下去。

這兩個月，看完了30冊的《星雲日記》，有些推薦序寫得真好，實至名歸。例如：鄭石岩教授寫道：

我一向喜歡讀傳記和日記，從中可與作者神交，獲得寶貴的生活智慧，欣賞其隨緣應對的智慧與風采，學習其待人接物的襟懷。

秀真曾對我說：「我愛讀大師的日記，從中可以知道他如何為人解惑。」摘自《星雲日記》13冊，第10-11頁

陳慧劍居士寫道：

看日記，我們才知道這一代大師，為佛法而宵旰辛勞，為佛法而席不暇暖，為佛法置「生命、健康」於度外。/摘自《星雲日記》15冊，第10頁

林良先生寫道：

大師在日記中記下他所遇到的事、看到的人、聽到的言語。我們讀的，正是大師對這一切的如何回應。我們從他怎麼做事、怎麼待人、怎麼說話，滿滿的吸收了人生的智慧。/摘自《星雲日記》第24冊，第10頁

柴松林教授寫道：

在愛讀書的人越來越少，有品味的書銷不出去，有心人慨歎「文字疏離症候群」流行的今日，佛光文化出版《星雲日記》，做為一個讀者是深感敬佩與感激的。讀者諸君他日得享有充實圓滿的人生，並共同致力於建立美好的社會，必深覺 今日有幸能閱讀此書。/摘自《星雲日記》第30冊，第10頁

這四篇推薦序寫得真好，非常中肯，無溢美之詞。

第一等學問

什麼是第一等學問呢？古人言：「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這種能將學問與做人處世相會通，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讀書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食古不化、不通世故人情。如果吾人在平常日用當中，能設身處地的替別人想，這也是一種學問。

如東晉的陶淵明，他將僮僕交予即將遠行的兒子時，說道：「此亦人子也，宜善待之。」這種「此亦人子也」的同理心，即是一種做人的學問。

此外，據《新唐書》記載：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

（狄仁傑）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

因為一旦知道譖者為何人，便終身難忘，這種「譖者乃不願知」的修養，又何嘗不是一種做人的學問。

「臨事肯替別人想」的反面是什麼呢？是求全責備。指責別人的缺失，要求對方的完美，是不近人情的，因為指責、責備的後果，往往是帶來彼此的嫌惡。請看宋朝的范純仁如何告誡子弟，范純仁每誡子弟曰：

人雖至愚，責己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范純仁亦嘗自述道：「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居官，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

由於范純仁的生性寬簡、待人和藹，且從不以聲色加之於人，因此得以親睦宗族；立朝居官，亦得以相安無事。

「臨事肯替別人想」便是這種恕道，而恕道的反面正是求全責備。一個凡是求全責備的人，縱使滿肚子的學問文章，但卻因為過於嚴厲、苛求，反而容易惹來食古不化、不近人情的譏嫌。這種學問亦無多大用處，甚或僅僅是個經年守故紙的書蠹罷了。

佛家講「行解相應」，意即行門與解門要能相輔相成。佛陀所說的微妙善法，無非是智慧的言語，佛陀的語默動靜亦無非是利己利人的美好善行。

如果吾人能將佛陀所說的微妙善法，身體力行，而且隨時隨地都能站在別人的立場，替別人著想，如此亦不愧為佛門弟子，也不枉費學佛一場，是以古人說道：「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實良有以也。

皆大歡喜、心甘情願、老二哲學、傳燈

日前，看完了 4 本書，與善知識分享。我喜歡看名人傳記，無論僧俗的傳記，包括 30 年前在《遠見》雜誌連載的《吳舜文傳》、《孫運璿傳》，以及聖嚴法師的傳記《枯木生花》。

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我發現大師級的人物必有過人之處，從《皆大歡喜》、《心甘情願》、《老二哲學》、《傳燈》4 本書中，可以窺知星雲大師的人和(人和為貴)和群眾魅力是一級棒的。他說：「我就這樣忍了一生。」星雲大師的從善如流、與人為善、廣結善緣的胸襟、格局、器度也非常罕見。

吾等凡夫 非常容易與人 結惡緣，如出言不遜、喜怒形於色，心量窄、瞋心重……。如果不知道自已有哪些缺點，就看看一代弘法大師有哪些優點吧！

在我眼中，星雲大師是瑕不掩瑜的大師，可惜他不諳早期佛法(Early Buddhism)與南傳佛教的經論與四念處禪修法，否則他的成就當不可同日而語。

禮門義路

2008年2月29日，美妃帶我去參觀延平郡王祠，可惜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陳癸淼老師所說的那幅對聯不見了。之後，我們去孔廟參觀，活了近半個世紀，第一次參觀每縣必有的孔廟，一進門，便看到右手邊的兩道門上寫著「賢關、聖域」，可惜我是個庸儒，登不了賢關聖域，無法成聖成賢。

引起我的強烈好奇心的是右邊有一道門寫著「禮門」，我想知道左邊那道門寫的是什麼——是「義路」，好個「禮門、義路」，可惜今人不讀論語，故不知禮（無禮），不知義。

美妃幫我買了25元的門票（美妃是台南人，無須買票），進入孔廟內殿，總算看到了這兩千五百年來在孔廟中供奉的先賢、先儒的牌位，在場有位老師帶著一群學生在解說先賢與先儒的不同，她的解說只對了一半，因為孔子的弟子並非盡是先賢，而弘揚儒家思想學說者亦非盡是先儒。

我發現我的老祖宗在孔廟佔了三個牌位，第一位是五經無雙許叔重，即《說文解字》的作者許慎，另兩位是許謙、許衡。到了孔廟，理應參觀泮池，以緬懷萬世師表，至聖先師。

子貢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學佛後，我把這句話改為：「天不生釋迦，萬古如長夜。」天不生悉達多太子，即後來的釋迦牟尼佛，萬古如長夜。

帶您的孩子去參觀孔廟吧，讀《論語》的孩子不會變壞，熟讀五經(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的人找不到了，能熟讀《論語》已是萬幸。

去孔廟看看你的老祖宗有幾位是先賢、先儒，學學他們的風骨、氣節、學問、文章吧。

人性的弱點

2022 年九月初，我在博客來網路書店買了 5 本書，其中一本是廖威淵律師介紹的卡耐基著的《人性的弱點》，廖律師只提到其中一篇，我一字不漏的把整本看完，發現其他篇章更值得一讀。

廖律師提到的內容是第 76-96 頁的「對壞人也要講五分鐘道理」的故事。書中提到「兇殘無比的殺人犯，至死仍不覺得自己是壞人……。越壞的人越是對自己所作所為假裝不知，這是人類的劣根性。」

《人性的弱點》的作者卡耐基做人處事非常圓融，他舉出許多例子和精彩故事讓我們參考，此書是非常好的勵志書。另外有幾本好書，也是舊書重讀，如余秋雨的《千年一嘆》、吳清忠的《人體使用手冊—實踐版》、嚴長壽的《御風而上》，舊書重讀，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好書不妨重閱，因為真的不復記憶，喔！我已經老了。

不堪其擾&守護六根

2021 年十月，弟弟幫我在手機和電腦上安裝 Line。

弟弟用我身分證上的名字，不到兩天，就被讀者找到我的名字，我改用中平精舍而不用我的名字，結果賣房子和賣輪胎的都要求加入好友(因為馬路邊有中平精舍的看板)，最後我改用解脫自在園，就不再有不速之客要求加入好友了。

手機是姊姊的，她不用，我拿來用，每月幫她繳 88 元的月租費(不上網)，陳三龍醫師說：他的月租費也是 88 元。

去年二月，我發現從早上 6：15 到晚上 10：00，手機響不停，我一向不接手機的電話，因為有市內電話可用，市內電話傍晚六點後即不接聽。由於手機的 Line 的【提醒】響不停，不得安寧，明德法師教我改為靜音。之後，耳根清淨多了。

我喜歡在 Line 和臉書分享一些好文章和精彩的視頻。尤其是《美聽》，《美聽》的作者博古通今，學貫中西，非常有智慧/生活的智慧，在我的 Line 群組(善知識)有數十篇精闢的《美聽》，可存在 keep 慢慢聆聽。臉書則有百餘篇，有時我一天分享四篇，真的非常精彩、睿智。

在 Line 分享好文章和精彩的視頻，比在電子郵件分享方便多了，省時省事，不愛看的人，我就把對方刪除，省得麻煩(無須轉傳)。

去年八月，我告訴來訪的果建法師：我的 Line 有 60 多人。他說他的 Line 有 160 多人。60 多人已經夠多了，所以我把用 Line 請書的讀者名字刪除，因為不熟。

佛陀教我們要少事務，守護六根，守護眼根、耳根、意根，所以我極少外出，以免心到處攀緣，當然也極少打電話，有事情聯絡，留言即可，以免打擾他人。

十幾年前，我同學劉君一天打了三通電話給一行禪院的彭會長，幫她解讀紫微斗數的命盤。彭會長氣炸了，跟我抱怨說：「為何不一次講完？我正在上廁所，正在開車……。」

缺乏同理心，不知守護六根的人，只會到處攀緣，干擾別人，給別人帶來困擾。希望我能好好的守護六根，少受外界的干擾。我在電子郵件上的貼文越來越少，因為浪費時間，不如 Line 的群組上的貼文和視頻，方便多了。

◎ 大行、道行、德行

1991年，在法光佛研所，在「佛學資料與研究方法」的課堂上，德國籍的高明道老師說：「大行普賢菩薩的行字，沒有ㄈㄣˊ音。」

下課後，我告訴高老師說：「客家話的德行，家父讀作德行(ㄈㄣˊ)，所以行字也有ㄈㄣˊ音。」之後，我去查正中書局出版的《形音義大字典》，道行讀作道行(ㄈㄣˊ)，所以大行(ㄈㄣˊ)普賢菩薩的讀音是正確的。

我現在要說大乘(小乘)經典囉

有關大小乘之爭，由來已久，偶爾我會問來參訪的客人：「佛陀會說我現在要說大乘經典囉，或我現在要說小乘經典囉，會嗎？」這是發人深省的問題。

佛陀只說解脫道、清淨道，佛陀時代的 1,250 位阿羅漢沒有人敢說：「我要成佛。」也沒人敢說：「我要行菩薩道。」但是他們一直在弘揚法，在度化眾生。

許多佛教徒連初果也沒有，貪嗔癡和我一樣深重（甚至比我更重），竟然說要「世世常行菩薩道」，所以何老師說：「根本是騙人。」

我們死了到哪裡都不知道，有可能到三惡道去了，如何有本事度人到究竟解脫的彼岸（涅槃），只有證了初果才永不墮三惡道，而且最多天上人間七番生死便究竟解脫。那些狂妄自大的摩訶衍(Mahayana)，要把人度到哪裡去？

我沒本事渡人到彼岸，因為自身難保，深恐墮入三惡道，如果我搭的飛機掉入海裡，很可能當水鬼去了。如果平常不修習觀禪，不知觀察自己的心，沒有正念正知，臨命終時，一旦業報現前，要想不墮落也難。

許多出家人和在家眾一樣教史不懂，教理不通。別具慧眼的出家人，我認識的只有少數幾位。例如：顯如法師（請看《顯如法師文集》）、明法比丘、果道法師、月光法師、宗善法師、明德法師、智煌法師，女眾只有少數幾位，她們是因禪修而回歸早期佛教的教法，而我也是修了四念處禪修法（毗婆舍那禪）才轉過來的。

要改變人的知見非常難，除非在禪修（止、觀）上下功夫，否則很難跳脫出來。我的碩士論文寫道宣的《續高僧傳》。無論是慧皎的《高僧傳》、《續高僧傳》或贊寧的《宋高僧傳》，書中證果的僧眾如鳳毛麟角。

大乘佛教徒喜歡談感應、談懺悔而非開智慧、斷煩惱、求解脫，而許多故事都是後人編的。例如，惠可斷臂求法，《續高僧傳》說他的手是在逃難時，被盜賊砍傷。

教我《禪學》的冉雲華教授說：「三祖僧燦和四祖道信，一輩子未曾謀面。」我查了《高僧傳》，證明冉老師說的是事實。而世尊拈花微笑的故事，是智昭在《人天眼目》一書中編造的故事。

在台灣，有許多佛教徒是去參加緬甸禪師或是泰國禪師教導的禪修後，才轉向南傳佛教，才回歸佛陀的本懷，能發現大乘經典的虛幻不實和充滿怪力亂神的人，寥寥無幾。

畫地自限、故步自封的現代阿 Q

魯迅的《阿 Q 正傳》寫於 1921 年 12 月至 1922 年 2 月之間。《阿 Q 正傳》寫農村中貧苦僱農阿 Q 的形象，反映出人性的劣根性，如卑屈、自我解嘲、誇大狂與自尊癖等。

我認識許多現代阿 Q，他們有許多優點。例如，刻苦耐勞，好學不倦，深入經藏，持戒精嚴等，但他們的缺點實在不少。22 年前，成大中文系的吳文璋老師告訴我有位 Bhante 「是開宗立派的人物。」而在我眼中，這位 Bhante 卻是個只適合孤軍奮鬥、單打獨鬥的悲劇人物，他沒有自知之明，林富英說他沒有「處理事情的能力」，誠非虛語，要長期相處或共事後，才能發現對方的缺點。

阿姜查一再強調：「不要執著。」偏偏這些阿 Q 非常頑固，包括我的兄弟姊妹，他們聞過則怒，畫地自限、故步自封，很難溝通。而星雲大師有許多優點，他的胸襟、格局、器度、見識，吾人難以望其項背，這是因為他能從善如流、察納雅言，且勤於閱讀的結果。

現代阿 Q 在修行上要有所進步也難，除非他們能接受別人的意見，不再冥頑不靈、剛愎自用，不再畫地自限、故步自封，並有相當好的自覺能力、反省能力。自覺能力差者，反省能力亦差，要想開悟證果也難。

希望在解脫道上，我們能多聆聽別人的意見，虛心求教，多親近善知識，不要像《阿 Q 正傳》中的阿 Q 是個悲劇人物，無法改變命運。

與靈溝通&深層溝通——與靈魂對話

林顯宗著的《深層溝通與靈魂對話》與《與靈溝通》二書，頗值一讀。雖然作者並非正信的佛教徒，但見多識廣，博學多聞，頗有見地，他透過深層溝通，讓當事人了解「身心靈的苦與前世今生的因果關係」，實在讓人驚嘆。

《深層溝通——與靈魂對話》提到許多疾病，如憂鬱症、自閉症、手臂嚴重疼痛，背痛，糖尿病、中風等與心理情緒有關，透過深層溝通或人事的改變，患者便不藥而癒。

深層溝通甚至可以讓求助者回顧前世發生的事情，這些前世因，也是許多心結（心理疾病）的肇因，對不信生死輪迴的人，頗有說服力，因為有許多求助者都能回顧前世發生的事，而無須借助催眠。我請朋友幫我買 20 本，送給來請書的善知識。

敬鬼神而遠之

2009年，前政大副教授淨禪法師告訴我兩個故事：被鬼神附身的律師與堪輿大師的故事。

1. 堪輿大師劉先生幫許先生看陰宅，看中了一塊好地理，清幽、風景好，旁邊有棵大樹，正好做蔭涼，許先生很喜歡這塊地，打算把亡父葬在這裡。當天晚上，劉大師突然血尿。

翌日，劉大師去看醫師，醫生說要開刀。當晚，劉大師去找淨慧師父(即前最高法院審判長陳女士、《壽命是自己一點一滴努力來的》的作者)。淨慧師父告訴他：邀許先生去那塊地喝酒，把酒灑在地上，告訴地基主：不要這塊地了。回來後，劉大師不再血尿。之後，他只幫人看陽宅，不再看陰宅，因為他不知到地底下有甚麼東西。

2. 二十年前，有人想霸占廟產，請律師打官司，打贏了，律師卻罹患肝癌，不到半年即往生。廟方上訴，想霸占廟產的人又再請律師打官司，這位律師又罹患肝癌，他聽說之前的律師也罹患肝癌，往生了。

這位律師去找淨慧師父，淨慧師父告訴他：「不要接這個案子，否則那些鬼神不會放過你。」這位律師不接這個案子後，總算保住性命。

1986~1988 年間，我幫我師兄大願法師改稿，他寫的《並非說夢》兩冊，全是記載被鬼附身的故事。有回，我看了約十篇後，我問我師兄這些故事是不是你編的。我師兄說：我哪會編故事。

在《中醫診斷學》中記載，被鬼附身的人的脈象會很亂，與正常人不同。而《並非說夢》中被鬼附身的人，泰半神智不清，眼神呆滯。所以古先生說：他的腳嚴重疼痛是有靈體附身，我根本不相信。

我的右腿抽痛兩三個月，經常半夜痛醒，後來我服用倪海廈醫師對治靜脈曲張和小腿抽經的芍藥甘草湯，才緩解，我天天熬煮芍藥甘草湯，再加上一些補氣補血，固腎和顧心臟的藥，目前小腿不再抽筋，若停幾天不喝，小腿又抽筋。《黃帝內經》說：「七八(56 歲)肝氣衰，筋不能動。」因為肝氣衰，幾乎天天抽筋，喝了芍藥甘草湯，就不再抽筋了。

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為無益身心之事，
勿近無益身心之人，勿入無益身心之境，
勿讀無益身心之書。/摘自《格言聯璧》

錯把烏鴉當鳳凰

前加拿大McMaster大學的榮譽退休教授冉雲華老師在法光佛研所的課堂上說：「我認識許多非常優秀的學者，其中有許多是缺乏自知之明的。」又說：「自知之明的明字，英文是Enlightenment，與開悟的悟(Enlightenment)是同一個字。」

人皆聞於自知，如果不修習「心念處」，我可能不知道要隨時隨地觀察自己的念頭，也不知道自己的貪嗔癡有多深重。當然，善知識的教導與指正也是非常重要的。

2004年二月，我在法雨道場碰到一位相好莊嚴的法師，她放在禪堂的鬧鐘太大聲，影響別人打坐，好心的聖田法師把她的沒有聲音的鬧鐘拿去借她，反而被她罵了一頓。

2006年三月，在瑞芳禪修時，我又遇到這位妄自尊大的法師，她真的長得一臉老實相，但很多人會以貌取人，錯把烏鴉當鳳凰。

我也領教過某位在佛教界赫赫有名的Bhante，他的冥頑不靈，剛愎自用，一意孤行讓人氣結，我曾寫信罵他：「我只怪自己沒長眼睛，錯把烏鴉當鳳凰。我和楊小姐犯了同樣的錯誤，那就是我們兩人高估了您的人品和智慧。」當然，後來我有向這位Bhante頂禮懺悔。

吳清忠的〈氣血能量示意圖〉

亞健康的人，請看吳清忠的《人體使用手冊》有網路版可下載。吳先生十餘年前連續失眠 7 日，齒牙動搖(掉了好幾顆)，他趕快辭掉工作，研究中醫，多年前，他在大陸的社會科學院演講時，入口處即掛著吳清忠的〈氣血能量示意圖〉(請上網查閱/聆聽)，這是中醫史上第一張有關氣血能量的圖表。

後來我在網路上看到陳月卿主持的〈健康 2.0〉，訪問吳清忠，他說：「他以前是禿頭，學中醫養生後，他早睡早起，10 點就寢、泡腳、敲膽經……。」他的一頭黑髮非常有說服力，以他的年齡，他滿頭白髮也很正常。所以建議您看看他如何養生的。熬夜非常傷肝，進而影響五臟六腑。

我飽受熬夜之害(讀研究所時常兩三點才就寢)，結果嚴重上肝火，口苦、不易入睡，調了十幾年，才漸漸恢復正常。學中醫養生，可以自利利他，自己受益一輩子。

另外中里巴人的《求醫不如求己》也不妨一讀。

先天的體質非常難改，如極虛極寒的先天體質。家母身體極寒，每天要吃許多薑粉、喝薑湯，才不會大便失禁、多痰(每天有吐不完的痰)。而我的嚴重氣虛，心肺功能極差，也很難改善，所以我盡可能多做運動，因為藥補不如食補，食補不如動補(運動)。

要把人度到哪裡去？

根據南傳佛教，佛教將在2500年後消失。放眼佛教界，認真修行的人不多，而偏離正道的人非常多，所以班迪達尊者說：「要遠離各種惡知識，包括懈怠的人，沒有正念的人，嗔心重的人。」

身處21世紀，要修行更難，五慾六塵、名聞利養讓人墮落，而舒適的居住環境（無須托鉢乞食）也使人喪失出離心（請看《清淨道論》有關乞食的部份）。

修行的次第是戒清淨、心清淨、見清淨、度疑清淨（對佛法沒有疑惑）……。不知苦，當然就不知離苦，只會在經論上下功夫，做個知解宗徒，這種現象在佛教界非常普遍。

深入經藏、把佛經當學問來研究的佛教徒離修行有一大段距離的，所以我不願做個知解宗徒。深入經藏，辯才無礙，慧解過人又如何，依舊在六道裡輪迴，要究竟解脫卻遙遙無期。

除了必須去郵局寄書、去同慶堂看病，我絕少出門，五根不向外攀緣，心會清淨些。我是自己都度不了，死後不知往生何處，所以不敢作夢要行菩薩道、要渡眾生，因為自己仍在六道裡輪迴，要把人度到哪裡去，除非自己已經證果，否則只是發虛願，自欺欺人罷了！

回歸佛陀的本懷

談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我有非常深刻的感受。我們一旦先接受某種信仰或思想就很難改變(不移)，有了先入為主的觀念後，不但會排斥其他宗派，甚至嚴重對立，並詆毀其他宗教。儘管他們擁有哈佛、牛津的博士學位或教授頭銜，但思辨能力仍有限，他們看不出所信仰的宗教的教義哪裡有問題，所以親近善知識是學佛的首要關鍵，沒有善知識的指引，要回歸佛陀的本懷也難。

靠自己摸索 20 餘年，最後才回歸原始佛法的隋老師是最好的例子，隋老師見多識廣，博學多聞，畢竟他在天津市南開大學哲學系任教，他的思辨能力高人一等，我的思辨能力不如他，學問也不如他，所以必須一再的和善知識切磋琢磨，才能破邪顯正，回歸佛陀的教法。

初果

證得初果(須陀洹)的聖者已經斷除三結，即身見(我見)、戒禁取見和疑，最多七次受生，即究竟解脫。

證得初果者具有四不壞淨(堅定不壞的信)，即對「佛、法、僧(四雙八輩之聖僧)、戒」四者具有堅固的信心。

塑造禮拜佛菩薩相是善業，若有其他惡業，仍會墮入三惡道，除非已經證得初果。

少事務&高僧傳

以前我喜歡讀高僧傳記，梁.慧皎的《高僧傳》、唐.道宣的《續高僧傳》，以及宋初.贊寧的《宋高僧傳》。要收入《高僧傳》，很難。這50年來，在台灣有資格入《高僧傳》的大概只有3位，即廣欽老和尚（入習禪篇）、印順導師（入義解篇），以及我師伯聖嚴法師（入習禪篇或義解篇）。《高僧傳》不為生者立傳。

這些高僧們哪裡去了？只有玄奘往生兜率天（彌勒淨土），其餘的高僧是往生天道，享天福去了，抑或依舊流浪生死？

當然在家居士也能解脫證果，甚至證到三果阿那含。只是在21世紀的今天，物慾橫流，鮮少人能「盡形壽，獻身命」的致力於修行，遑論解脫證果了。

數年前，我問我的學生慈心法師：「如果佛陀仍在世，佛陀會不會使用手機？」

他說：「不會，佛陀的侍者阿難會使用手機。」

我說：「阿難也不會用手機。」因為不堪其擾。

佛陀在《阿含經》中明確指出：出家人只有兩件事，即「禪修（聖賢靜默）與法談。」如果出家人有手機，那是一種嚴重干擾，心不平靜，這是我極少用手機的原因，我的心已經很散亂了，越忙越亂，所以佛陀說：「要少事務。」

地藏經

1989年，在妙林巴利文佛研所就讀的秀華告訴我《地藏經》是偽經。1990年，教秀華的高明道老師也在法光任教，他要我們去查經錄，從唐朝的經錄，查到元朝的《至元法寶勘同總錄》都沒有《地藏經》，結論是唐朝的實叉難陀並未翻譯《地藏經》，此經是明朝時，由西域傳來的經典。

《地藏經》內容有許多問題，佛陀在《阿含經》中說道：「要證得初果，才能永不墮三惡道。」證得初果的聖者已經斷除三結：身見、戒禁取見、疑，而《地藏經》說只要塑造、禮拜地藏菩薩，就可永不墮三惡道，這種謊言太離譜了。

訓解阿含非易

高明道老師的《閱藏有感——訓解阿含非易》一文寫道：「研究阿含及尼柯耶(Nikaya)，不宜機械性地對讀，以免判斷理解錯誤。」文中並舉例說明。

高老師又批評佛光阿含藏中《中阿含》題解中「阿含道次第的嚴重錯誤」（題解是楊郁文老師寫的）。

在台灣，談到考證、校勘、解讀佛經，大概沒有人能超過高老師，高老師的聲韻學、語源學是一級棒的，他寫的文章（除了太長的論文）我一定拜讀。

高明道老師是德國人，熟諳梵文、巴利文、藏文、拉丁文、法文、西夏文、日文、英文、古漢語、蒙古文等 11 種語文。他的英文極佳，我上過高老師的《英文佛學資料》選讀，選的全是歐美學者寫的論文，論文裡經常有四五種經典語文(例如：梵文、巴利文、藏文)和現代語文，如果授課的老師沒有深厚的語文基礎，這門課是開不成的。高明道老師在佛教文獻學的研究成果也無人能比。

P.S.《略評阿含道次第》與《閱藏有感——訓解阿含非易》這兩篇文章收在高明道老師著的《算沙夢影》裡。

只有早期佛教是純正的佛教

印順導師說：早期佛教像 100%濃度的鮮奶……，之後像摻了水的鮮奶，產生嚴重的質變。

佛教在傳往西域、中國、韓國、日本等地，都會受當地風土民情和傳統思想的影響，於是像摻水的鮮奶，原味盡失。

我在斯里蘭卡待了六年多(1994/11/1－2001/3/30)，我喜歡去寺院參觀，斯里蘭卡的佛教與台灣大不相同，雖然出家人泰半不再托鉢乞食，也不再受持不捉銀錢戒，但仍保持佛陀時代的純樸風格。

隋勇老師說：

末學也很認同原始佛教，只有原始佛教是純正的佛教，是悉達多太子成為釋迦摩尼佛後，所證悟的精神內容集合。

無論大乘佛教還是原始佛教，信佛就不信佛強，學習就不學習強。

許多原始佛教信徒都是以前的大乘佛教徒轉來，因為比較了大乘佛教的一些虛幻才轉向原始佛教的實在。

這幾年思想丕變，不再看充滿怪力亂神、談玄說妙的大乘經典，也不再看任何淨土經論（我收集了許多）……。

中國高僧撰寫的“佛經”，其中很多被廣泛傳播。佛教需要和中國文化的不斷融合才能得以傳播和發展，在千年的融合過程，出現大量中國高僧撰寫的“佛經”，其中很多被廣泛傳播。例如《地藏經》和《楞嚴經》（《地藏經》疑點更多，而且宋代以前藏經沒有錄入過），雖然《楞嚴百偽》但也抹不去《楞嚴經》哲學性、文學性的精彩。」

隋勇老師的學問和思辨能力我是比不上的，沒有幾個大乘佛教徒看得出「大乘佛教的虛幻不實」，要大乘佛教徒學習南傳佛教或早期佛教，比登天還難。

我是由修習毗婆舍那禪(觀禪)才回歸早期佛教的，沒有修習四念處禪修法，如何知道南傳佛教或早期佛教的殊勝，如何知道大乘佛教的談玄說妙、充滿怪力亂神，何須繞個大圈子再回歸原始佛教，99%的人是繞不出來的，因為沒有幾個大乘佛教徒看得出「大乘佛教的虛幻不實」。

慈母有敗子&人母莫知其子之惡

◎孩子沒教好，最大的受害者是父母

2001 年暑假，我在高雄光德寺幫忙帶兒童夏令營，有 168 位小朋友參加，有數十位小隊輔幫忙照顧小朋友。

我看了這些輔導員寫的心得報告，有位輔導員被小朋友欺負到哭，有位被小朋友氣得牙癢癢的，她對小朋友又愛又恨。

這些小朋友的共同習性是驕縱、自我中心，這些孩子現在都已經成年了，被寵壞的孩子如何成為國家的棟樑、社會的中流砥柱？而孩子沒教好，最大的受害者是父母。忤逆父母、啃老族，全是父母疏於管教的結果。

1989 年，二哥的兒子就讀小學一年級時，天天賴床，二嫂在隔壁賣早點，非常忙碌，每天早上 7 點左右，二嫂要叫她兒子起床，姪兒耍賴不肯起來，二嫂又急，好不容易才叫姪兒起床，如此日復一日，把住在樓上的弟弟惹火了。

某日早上 6：55 分，弟弟到姪兒房間，叫姪兒起床，姪兒不肯起來，弟弟把手舉起來，要打姪兒時，姪兒才要起床，只是來不及了，弟弟告訴我：「我一巴掌打過去，看姪兒還敢不敢賴床。第二天早上，七點前，我又下樓去叫姪兒起床，姪兒一聽到腳步聲，立刻從床上跳下來。」

弟弟說：「罵 100 次，不如狠狠打一次。」

姪兒的缺點是自私、懶惰、脾氣不好，還好受祖父母學佛的影響，姪兒從小就會唸佛，沒有變壞。十幾年前，他會在新明市場幫年近八旬的阿公收拾攤位，姪兒目前在捷運局上班。

放縱孩子的後果不堪設想，那些殺父殺母、無惡不作的孩子，全是父母疏於管教的結果，所以在 2200 多年前，韓非子就提到：「慈母有敗子，人母莫知其子之惡。」

知解宗徒

1984 年三月，甫出家，我便撰寫《佛經字音辨正》專欄，在《人乘佛刊》發表，同時也介紹經典的內容，如彈偏斥小，嘆大褒圓的《維摩詰經》，內容毫無說服力的偽經《仁王護國般若經》、《藥師經》、《阿彌陀經》、《地藏經》、《普門品》，後來發現自己所知非常有限便停筆，不再撰寫「佛經字音辨正」。

一個孜孜於做學問的佛教徒，離修行是有一大段距離的，所以我不願做個知解宗徒。深入經藏，慧解過人又如何，依舊在六道裡輪迴，要究竟解脫是遙遙無期。

求佛陀&貪官汙吏

1974 年暑假，我剛從國中畢業，準備參加高中聯考，母親擔心我考不上，特地帶我去中壢市區的永平寺禮佛，求佛菩薩保佑我能考上，永平寺離我家兩百多公尺，走路約 5 分鐘。

母親要我跪在拜墊上，向佛陀頂禮三拜，我不願意禮佛，因為怕母親生氣，所以勉強磕頭，磕了三次，那時的我尚未學佛，不知佛陀是何許人也，當然也不知如何禮佛，只會磕頭。

我心想：如果我不用功，當然考不上，佛陀是幫不了忙的。我如果非常用功，不會考不上。

我考上了，只是要通車，我嫌遠，所以選擇就讀離家只有三、四百公尺的中壢高商。讀了兩個月，我就後悔了，因為我對綜合商業科一點興趣也無，我對簿記、會計、銀行會計、成本會計，毫無興趣，所以高三時決定考大學，只是沒讓母親知道，不然她又要帶我去求佛陀了。

曾仕強教授說：許多善男信女帶著供品去求神明保佑，求財、求子、求功名，如果這些神明接受了供品，而去保佑對方，這些神明與貪官汙吏有何不同。

曾教授講得真好。

學佛後，我會以恭敬心、清淨心來禮佛，向佛陀學習，學習佛陀的沒有缺點、沒有煩惱，而非有所求於佛陀。

問佛陀

萬居士您好

您說××寺有不少法師要去看手語音樂表演，我想佛陀若在世，他會搖頭的，出家人不得歌舞觀聽，不得觀賞任何表演，這是佛陀時代的出家眾。現在的出家眾，泰半教史不懂，教理不通(35 年前的我亦然)，對解脫道、清淨道毫無概念，連七覺支(七種覺悟的因素)、八正道都不知道，如何修行？

七覺支中的第一覺支是念覺支：要有正念，要隨時隨地保持正念(這必須在禪修中心訓練)，若有正念，貪嗔癡絕對生不起來，也不可能墮入三惡道。

第二是擇法覺支：有揀擇正法的能力，知道如何分辨如法與不如法，出家人去看手語表演是不如法的。

一動不如一靜，釋迦牟尼的牟尼(Muni)是寂靜(Silence)之意，喜歡熱鬧，好動的人是修不好的，因為心到處攀緣，散亂得很，毫無正定正念，如何了脫生死？

大約再過 2500 年，佛教將在地球消失，那時人心更壞，佛法難聞，今生好不容易能學佛，多花點時間深入經藏和禪修吧！若無定力，很容易造業，甚至墮入三惡道，所以若有空，最好去禪修。

修習止禪是無法證果的

問：為什麼有些阿羅漢沒有四禪，證果後，慧很強，這麼強的慧，為什麼入不了四禪呢？沒有四禪也能證阿羅漢果嗎？證果要求定力有多強？欲界近行定夠嗎？

答：慧解脫阿羅漢只修習觀禪，不修止禪，所以沒有四禪八定。

這麼強的慧，為什麼入不了四禪呢？

因為沒有修習止禪，當然無法入住四禪。

修習止禪是無法證果的，因為沒有慧，如提婆達多能入住四禪，有神通，可以到天上摘採天花給阿闍世王，可以變成四、五歲的小孩，坐在阿闍世王的腿上，但死後卻因所造的惡業而墮入地獄，因為沒有慧。

慧解脫阿羅漢只修習觀禪，就能永斷生死，究竟解脫，當然必須圓滿十六觀智，才能證得阿羅漢果。《雜阿含經》中的慧解脫阿羅漢占了三分之二，而俱解脫阿羅漢只佔三分之一。

中國佛教重祖輕佛&死心、結生心

弘一大師批評中國佛教「重祖輕佛」。

祖師比佛陀偉大，這是不看《阿含經》的結果，所以許多禪宗門徒只讀禪師的語錄、公案、傳燈錄，不看四部《阿含經》的禪者，只會呵佛罵祖，行為乖張，歇斯底里，有些行徑跟瘋子差不多，而證果的比丘是威儀庠序，莊嚴端重，解脫自在，謹言慎行，絕非一般教史不懂、教理不通的禪師所能比擬。

《中阿含經》收錄了 222 部經，有許多精彩故事，看看那些解脫聖者的智慧與風姿、威儀與威德，就知道佛陀時代的聖者(阿羅漢)是何等的解脫自在，謹言慎行。不要輕易被任何活佛、上師牽著鼻子走，請熟讀四部《阿含經》和《清淨道論》好嗎？

熟讀《阿含經》與《清淨道論》，即可分辨是否正法。呼吸停止、神識離開時的最後一個心識叫做「死心」，下一個心識叫做「結生心」，此時，一生的善惡業已經劃上句點。所以死後的超度，在早期佛教是不存在的，佛教傳來中國後，入境隨俗，也跟著超渡亡者。

家父於 102 年往生，無疾而終，彷彿睡著一般，往生前一個月，家父就說：「我要死了。」我告訴父親：「您甚麼病都沒有，不會那麼快死。」

往生前 7 天，家父又說：「我要死了。」此時，家父已經非常虛弱，頭往下垂，也不會穿褲子，我必須幫他把褲管套在雙腳上，再往上拉。家父無疾而終，檢察官開的死亡證明的死亡原因是老邁、心肺衰竭，享年 85 歲。

家父既然沒有墮入鬼道，何須超度？所以因人而異，善終者無須超度，橫死者泰半墮入鬼道，或許需要超度，只是不知誰有此法力，能將含恨而終的鬼超渡？

《法海微波》&《炎夏飄雪》

我手邊的《法海微波》是 30 年前，在法光佛研所就讀時請閱的(我買了一整套的印順導師的著作)，上個月再讀一次，發現書中有許多我畫的重點，版權頁上還蓋了我的私章，真後悔幹這種蠢事，因為若要轉贈他人，還得把它塗掉。

在序言中，印順導師說：「受到批評，是對自己的一種有力的鞭策。」《法海微波》收錄了數十篇對印老著作的書評，作者有太虛大師、聖嚴法師、楊惠南教授、藍吉富、牟宗三、吳汝鈞、陳慧劍等學者專家，頗值一讀。通常我喜歡先看書評，再看原作，先看書評有啟發作用。

十多年前，師大國文系的王開府教授介紹我看香港 吳磊翻譯的《炎夏飄雪》，並說道：「此書頗有啟發性。」書太多，無人介紹的好書總是壓在書堆裡或書櫃裡，不知何年何日才有空翻閱。謝謝王老師的熱心推薦。

百年佛緣

《百年佛緣》由國史館於民國 100(2011)年出版，印行 2000 套，不數月即售罄。

2020 年，博學多聞的比丘尼大姊見正法師送我一大箱書，有蔣勳、龍應台、余秋雨的書各數本，看完後，我再看洪蘭、高希均教授、陳長文等數十人寫的《貧僧說話的回響》，寫得太好了，所以之後再看《貧僧有話要說》，果然不同凡響。

《貧僧說話的回響》書中提到《百年佛緣》，《百年佛緣》的書套上寫道：「我(星雲)應國史館之邀，口述了《百年佛緣》，往事歷歷在目，彷彿又重走了一次動盪的年代。雖然回憶起來不免心酸惆悵，卻也體認到，人在大時代的洪流裡，最需要的是忍耐與勇氣，這一段貧窮、戰亂與苦難，成為我人生寶貴的資糧。」

《百年佛緣》有生活篇、社緣篇、文教篇、僧信篇、道場篇、行佛篇……。讀了《百年佛緣》，我發現星雲法師為中國佛教開創出新的局面和新的展望，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代大師。

《百年佛緣》第 5 冊文教篇，204 頁寫道：馬英九總統至荷蘭訪問荷華寺時曾說：「佛光山的別分院不但正派，而且儼然就像一個駐外代表處。」而這些別分院是讓許多華僑

、留學生身心安住的如來之家。總之，作者是我所見過的僧信二眾中，胸襟、格局、器度第一，有見識、有膽識、有高瞻遠矚、大醇小疵的弘法大師。

醫學衷中參西錄

數年前，我看了幾次北京衛視的〈養生堂〉視頻，受訪者是中醫博士羅大中，他的博士論文是研究舌診，他說他看過超過 3000 位患者的舌頭，一看舌頭，就知道這位患者哪裡出問題。

羅大中博士每次都會介紹張錫純的醫案(案例)和處方，並一一分析每一種處方的作用，他說：張錫純治病，絕少失手。

除了天賦異稟、勤奮好學外，張錫純還會仔細辯證，所以他在《醫學衷中參西錄》76 頁提到：「臨證者，甚勿自旌明察，而不屑瑣瑣細問也。」所以他可以避免許多誤診和誤治。

我曾看過一篇文章，文中提及大陸的中醫師有 70% 說：「影響他們最大的醫家是張錫純」。可見張錫純的《醫學衷中參西錄》影響深遠。此書的自擬處方、成方各兩百，醫案(病例)逾千，頗值一讀，所以我說此書是中西醫必讀的好書，看看一代名醫是如何治病的。

日前，我閱讀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博士樂加芹的《不生病的智慧——易經養生說明書》，書中提到《醫學衷中參西錄》的案例，於是我決定購閱《醫學衷中參西錄》兩套，一套送給學中醫的二哥，自己留一本。

收到書後，我拜讀了數十頁後，決定再買兩套《醫學衷中參西錄》送給同慶堂的院長陳三龍醫師和易元堂的黃月嬌醫師。這兩位醫師惠我良多，無以為報，所以送好書給他們。而收穫最大的是我，書中對患者的病理分析、中醫理論、處方分析有詳細的解說，讓我獲益匪淺。

你的身體是全世界最好的醫院

近日閱讀台大醫學系畢業的黃鼎殷醫師的《你的身體是全世界最好的醫院》，書中強調排毒(毒出)與補充能量/熱能(能入)的理論。黃醫師是家醫科的專科醫師，但他放棄傳統西醫，改走自然醫學療法，並結合中醫理論。

書中提到：「毒素與黏液排出後，腫瘤就會縮小。我有一段末期肝癌的見證錄影帶，她的腫瘤大到 10 公分，她的腫瘤醫師跟她說：不能化療、放療和開刀了，你找其他可能的替代療法吧。後來她在我這裡，以排肝膽深層穢物與灌腸

的方法，經歷七個療程後，腫瘤縮小到一公分，目前一年多，人仍健在。」

此書對醫聖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中的「六經傳病」解說的非常精闢，讓吾人得知疾病是如何由一個經絡，傳至另一個經絡。當毒素、痰濕被西藥長期壓抑而無法排出時，最後會一發不可收拾，會導致肺炎、肺癌及其他慢性病。

我表妹於五年前因乳癌往生，才 47 歲，姑姑說：「是上天妒忌她，夫妻感情非常好。」而我問姑丈：「表妹是不是很少流汗？」姑丈說：是。

如果很少流汗，又經常便秘，毒素排不出來，要想不罹癌也難。

醫術高超、醫德高尚的大國醫

日前，二哥要我幫他買半夏瀉心湯，二哥的脾胃非常糟，完穀不化，吃進去的東西沒消化就排出來了。我上《醫砭》網站查了一下，半夏瀉心湯有黃連、黃芩，是非常寒的藥，適合舌苔黃膩(濕熱)的人服用，二哥身體寒，所以我告訴二哥，你不能吃黃連、黃芩，而改幫二哥買香砂六君子湯。

二哥告訴我：「我看中央衛視《健康之路》的節目，裡頭有介紹宣木瓜。」二哥要我幫他買一包/一斤宣木瓜和其他中藥。

這兩星期，我天天上網看《健康之路》，學有關中醫藥的知識，非常受用。前幾天，在看《健康之路》的視頻時，我在電腦的右方看到一系列《百家講壇》的視頻廣告，一看完《健康之路》，我立刻點閱《百家講壇》的視頻。

在《百家講壇》主講的是羅大中博士，多年前，他在北京衛視《養生堂》節目中，一再介紹清末民初的一代宗師張錫純的《醫學衷中參西錄》的醫師，我還記得他的博士論文是研究舌診。羅大中的學問好，口才好，他說的大國醫非常精彩，讓我大開眼界、耳目一新。羅大中介紹醫術高超、醫德高尚的大國醫，從這些大國醫的家世、出生、如何學醫、如何治病，連藥方都開出來，並一一分析其藥性、配伍(君臣佐使)，及如何藥到病除。

許多疑難雜症、瘟疫、癰疽、真熱假寒、真寒假熱的病，一旦藥方開錯了，患者常舌黑唇乾、虛脫而死。我發現朱丹溪、王孟英、錢乙、李東垣、繆希雍、許叔微、喻嘉言、葉天士、吳鞠通、張錫純，這些大國醫均非等閒之輩，除了有深厚的中醫基礎外，必須非常細心謹慎，才能辨證論治，起死回生，而最重要的是，這些大國醫為了治病，不惜身命，所以說他們是醫術高超、醫德高尚的大國醫，實至名歸。

當歸拈痛湯

2011 年，父親因為經常抓癢，導致小腿和腳踝細菌感染，拖了一兩個月，越來越嚴重，父親不肯就醫，直到腳踝腫起，無法穿拖鞋，小腿變成紫黑色，必須用助行器才能走路時，才願意去看醫師。

我先帶父親去看西醫，第一位是中壢市區、新明市場附近的興明皮膚科，父親的臀部挨了一針，拿了三天的藥，無效。之後，帶父親去中壢的承安醫院，只包紮腿部，沒拿藥，毫無效果。後來我帶父親到新街廟(仁海宮)對面的天晟醫院皮膚科就診，醫師說要看外科，只好再轉到外科，外科醫師請助理幫父親包紮小腿，也沒拿藥，仍無效。

西醫無效，只好看中醫，我帶父親去同慶堂找陳院長，陳院長並非皮膚科、傷科的專家，沒有外敷的藥膏，但陳院長開的藥方當歸拈痛湯是對的，可上醫碇網站查閱各種處方的成分、功效和主治。

最後，我想起附近的一品堂院長徐立杰醫師，他是骨科傷科的專科醫師，尤其是專門對治糖尿病的壞疽，無須截肢。那天早上 10 點半，我帶父親去一品堂，那天患者非常多，徐醫師快步跑來跑去，穿梭在兩個病房間幫患者針灸，等到快 12 點時，才輪到父親看診，徐醫師開的藥方也是當

歸拈痛湯，看診只花三分鐘，徐醫師請助理幫父親敷藥，有兩種藥膏，一種是橘黃色的，另一種是咖啡色的藥膏。兩種藥膏，上下兩層把父親的小腿整個包紮起來，第二天早上去換藥，只用藥膏外敷兩天，父親的小腿便完全好了，太厲害了，所以只要徐立杰醫師門診，每次都爆滿。

人和為貴

1987 年，大航法師告訴我：「他有事情向聖開師父報告，還沒講完，師父就不耐煩，站請來要離開了，等出事了，師父就拍桌子罵人。」這種師父當然留不住人才，所以 1992 年，大航法師在日本留學時，寫信回僧團，他要脫離僧團。

2020 年三月收到 30 冊的《星雲日記》(姊姊買的，打 85 折)，我兩天閱讀一冊，真好看，裡頭提到甘比羅法師在佛光山任教時，與佛光山的僧眾 300 餘人去文殊講堂參加齋僧大會。星雲大師對齋僧大會提供一些建議，果然是大師，有高瞻遠矚。我看他如何教導弟子，如何待人接物，如何隱忍在心……。

前臺中市長胡自強說：

「閱讀《星雲日記》除了可以使我們對所處的世界和國家社會有更深刻與更寬廣的認識外，更可以滋潤及充實日漸

荒蕪的心靈，幫我們建構正確的人生觀，使我們的人生受用與獲益。」

「如何讓幹部（弟子）坦誠訴說他的需要，仔細聽他的建議，認真考慮他的需求……。屬下（弟子）遇事不敢報告，有困難不敢請示，碰到困難求助無門，這個主管（師父）會被大家遺棄。」摘自《星雲日記》第3冊45頁

《星雲日記》是充滿正能量的好書，內容豐富，作者見多識廣，處事圓融無礙，若有空，不妨一讀。

皆大歡喜、心甘情願、老二哲學、傳燈

這大半個月，看完了4本書，與善知識分享。

我喜歡看名人傳記，無論僧俗，包括30年前在《遠見》雜誌連載的《吳舜文傳》、《孫運璿傳》，以及聖嚴法師的傳記《枯木生花》。

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我發現大師級的人物必有過人之處，從《皆大歡喜》、《心甘情願》、《老二哲學》、《傳燈》4本書中，可以窺知星雲大師的人和(人和為貴)和群眾魅力是一級棒的。

他說：「我就這樣忍了一生。」星雲大師的從善如流、與人為善、廣結善緣的胸襟、格局、器度也非常罕見。

吾等凡夫 非常容易與人結惡緣，如出言不遜、喜怒形於色，心量窄、瞋心重。如果不知道自己有哪些缺點，就看看一代弘法大師有哪些優點吧！

在我眼中，許多大師都是瑕不掩瑜的僧人，可惜他們不諳原始佛法與南傳佛教的經論，以及四念處禪修法，否則他的成就當不可同日而語。

用葵花子治肺水腫，起死回生

廣洲中醫藥大學中醫博士樂加芹著的《不生病的智慧》頗值一讀。在 116 頁，作者說：

2006 年冬天，我 85 歲的外公突然病倒，非常嚴重……，兩肺全部水腫，，整整十天，他一口飯都吞不下，打的點滴無法進入血管，彷彿生命走到盡頭。當時，所有的親友都來向他告別。

……我對大姨媽說：剝些生的葵花子煮給外公喝吧……。

一天下來，半碗葵花子水喝下去，奇蹟發生了，外公主動要求喝粥，我們趕緊給他喝粥，又餵了一些葵花子水，幾天過後，外公脫離了危險，並能自己下床了。幾十天後……，他已經可以和一幫老朋友去打牌了。

這是用葵花子治肺水腫的例子。書中有許多以食物治病的例子，如板栗可治老年人腰腿無力，小米補虛損、開腸胃、

南瓜是補血妙品，馬鈴薯補益胃土，效果很好。我邊看邊劃重點，以後重閱，只要看重點即可。

◎答客問

問：師父早安！書夠多，但循序漸進、按部就班、清楚易懂的指引不知何在？

答：有關佛法的流變，請先看印順導師的《印度之佛教》、《印度佛教思想史》、《佛教史地考論》，或可先閱讀阿姜查、班迪達尊者、Jotika 禪師的法語/開示等書。

何傲之有？

1980 年，我住在中興大學附近的一貫道伙食團。那時，在國中任教的王素俠學姐幫我排紫微斗數，我把生日告訴她，學姊排好我的命盤後告訴我：「你的生日不對，排出來的人不是你，你沒有那麼優秀。」

假日回中壢時，我問母親我的生日，母親說：「祖母說我的八字不好，所以把我的生日提前 3 天。」如果不問母親，我一輩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

我問母親：「為何身分證上的生日慢了三個多月。」我是射手座的，身分證的生日是雙魚座。母親說：「養得活、養不活還不知道，幹嘛那麼早報戶口。」

感謝學姐幫我排紫微斗數的命盤，否則我還不知道自己的生辰，也謝謝學姐在「福德宮」寫下的按語：「頗能適應環境，有福有壽。」讓我信心倍增。我想是因為我經常「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喜歡與人分享好的文章，好的視頻，並在非洲認養數位孤兒。

至於「頗能適應環境」，是因為父母親飽經憂患，很能吃苦，尤其母親的難忍能忍、難行能行，是我學習的典範，所以我學著適應各種環境，包括在斯里蘭卡六年多，所面對的酷熱氣候和難以下咽的超辣食物。

大四那年，有位企管系的學長幫我排八字，說我「略有傲氣」，既然學姊說我「沒有那麼優秀」，何傲之有？學佛多年，我知道「傲氣不可有，傲骨不可無，要有難忍能忍、難行能行的傲骨。」願與大家共勉。

一切善法得成於忍

◎佛遺教經：「忍之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

「我這一生中得利於忍，受益最大。深覺唯智者能忍，唯仁者能忍，唯勇者能忍，非親身實踐者，不易體驗。」

/摘自《星雲日記》第5冊 302 頁

一個人如果能忍受侮辱，能忍苦、忍受委屈，則必有所長進，何事不能成就？

與惡人相處必須隱忍在心。脾氣火爆，IQ、EQ 都很差的人非常多，碰到這種器小易怒的人，最好敬而遠之，否則天天生氣，人格會扭曲，會充滿負能量，甚至經常造口業。

阿姜查的弟子說：「阿姜查是全世界最慈悲的虐待狂，他會讓你超過你忍耐的極限。」阿姜查是一代大師，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善知識，可惜我這輩子碰不到這種師父。

一切善法得成於忍，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能忍則忍，忍不下去，只好逃離。不要因為人家的一句話或一件事而耿耿於懷，懷恨在心，要培養不屈不撓、難忍能忍的忍辱精神。有些人聞過則怒，毫無反省能力，人際關係當然不好，能忍的人，不容易和人結惡緣，知道要廣結善緣，所以說「一切善法得成於忍」。

講 病

數年前，在電話中，黃月嬌醫師問我：是否還有《講病》一書，又說，以前我送給她的，全送完了，有患者向她提及此書。我說只剩一本，黃月嬌醫師說這本請留給她，我答應了。

劉有生善人著的《講病——讓陽光自然播灑》是慈善精舍的果道師父於 2014 年 10 月印贈的，印了 2000 本，他送我好幾箱，我送一些給黃月嬌醫師，放在她的診所與患者結緣。

這幾天，我重閱《講病》，我看了三天才看完，內容非常精彩，充滿人生的智慧，書中敘述的全是真人真事，讓人心生警惕。

《講病》374~384 頁提到《病的根源在哪裡》列出 44 種疾病的根源，全是經驗之談，我發現劉有生善人比我認識的數十位中西醫師還厲害，一看患者得的是甚麼病，就知道病的根源在哪裡，讓人驚嘆！

《講病》87 頁和 378 頁談到精神病的原因，以及為何「很難治……只能用藥控制」，因為「無論你怎麼講，他(患者)也聽不進去。」所以精神病患不可能痊癒，只能用藥物控制，而偏偏患者沒有病識感，拒絕服藥，打長效針根本無效，整天自言自語，胡言亂語，不可理喻，家姊是最好的案例。

答客問：我們需要的是修證

◎人要墮落是非常容易的，要長養善根、斷除惡習則非常難。

我看了一下附加檔案的書目，坦白說，那些書我一本也不要。以前，我會大量請閱這些書，接觸南傳大師的著作後，中國祖師的著作就看不下去了。

三十年前，我會看蓮池大師的《竹窗隨筆》，以及憨山大師的《夢遊集》，現在幾乎全部轉送他人，因為無暇閱讀，讀了也無多大益處。

我們讀的書已經夠多了，我們需要的是修證，是在戒、定、慧（八正道）上下功夫，那些書不讀也罷。

人要墮落是非常容易的，要長養善根，斷除惡習則非常難，許多佛教徒是依佛圖存，反正那些也不是甚麼好書。既然台灣的佛書氾濫成災，送往大陸是好事，只是人謀不臧，不怕背因果的人就隨他去吧。

沒有正見，不可能證悟

答客問：人要有自知之明，我是不可能證果的，這 50 年來，在台灣，除了廣欽老和尚無人證果。您高估了我的能力和修持，我在禪修中心學會修習四念處，然而離開禪修中心後，

我從不曾打坐，只是隨時隨地在修習心念處和身念處，當然也經常失念。阿羅漢已經斷除十結，斷除無明，所以迦葉尊者不可能聞歌起舞，這是惡意詆毀已經究竟解脫的聖者，只有凡夫才會聞歌起舞。

六祖與獵人共住 16 年，並不代表他有證悟，因為沒有正見，很難證悟，除非有名師指導。

例如，淨慧師父是個心地非常美好善良的法師，她的禪定功夫是我知道最好的，因為沒有正見、沒有明師指導，所以她無法證得初果。淨慧師父修密宗，喜歡做法會來消災、超度孤魂野鬼。

40 年前，她在當法官時，因為第二天要審判，而重要資料在台南，來不及寄出，當時也無快遞，她在前一晚入定，去台南地方法院翻閱公文，第二天才能審判。

2009 年，她在一行禪院上完課已經快 12 點了，一個鐘頭後，她入定，按照住址找人，看看某師姐回家了沒有，發現床是空的，立刻去電詢問，師姐的先生說：「她在洗澡。」所以不在臥室。可見她的禪定功夫多好。

我非常喜歡聽淨慧師父說故事，她寫的《壽命是自己一點一滴努力來的》我送出去了萬餘本，書的內容，我也曾一篇一篇的張貼在臉書和 e-mail 上。

我的人品、修養、慈悲心，遠不如淨慧師父，她是我學習的典範，但她真的是滿肚子的「戒禁取見」，所以果道師父說她擅於替人消災祈福（完全免費）。

在末法時期，沒有正見，沒有明師指導是不可能證果的。

只有四禪八定才是正定？

答客問：

剎那定(觀禪)與持續的定(止禪)都是正定。慧解脫阿羅漢沒有入住四禪八定，不能說他們沒有正定。

您肯定沒有修過觀禪，沒有修習身念處。入剎那定時，貪瞋癡不會生起，而慧解脫阿羅漢二六時中都入剎那定，時時正念現前，這不是正定嗎？誰規定只有四禪八定(持續的定)才是正定。

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

1991 年暑假，傅偉勳教授教我們法華思想，我花了一星期把法華經看完。前最高法院審判長 淨慧師父說：若有人要殺你，《法華經》說「念彼觀音力，刀尋斷斷壞」。她說趕快逃命，否則會沒命。

1990 年，我選修冉雲華教授的《中國佛教史》，除了要寫論文，還要上台報告，我的論文題目是寫道宣《續高僧傳》護法篇中的法琳。法琳在《辨正論》中，罵唐太宗是陰山賤種。唐太宗給他 7 天的時間念觀音聖號，看觀音菩薩會不會救他，法琳說：我沒念觀音聖號，但念陛下，因為法琳的命操在唐太宗的手裡。

天津南開大學哲學系的隋勇教授看了第一品就看不下去，因為經中充滿怪力亂神。後來，他想，《法華經》是天

臺宗的立宗經典，在中國佛教有相當的影響力，他還懷疑是否自己智慧有問題，因此再看一遍，還是看不下去，後來看了日本學者的研究，才知道法華經成立於西元三世紀，是後人編纂的。

法琳在《辯正論》中罵唐太宗是「陰山賤種」，唐太宗想要殺法琳，給他七天的時間唸觀世音菩薩。七天後，法琳告訴唐太宗：「我沒唸觀世音菩薩，但念陛下。」因為觀世音菩薩不會救他，他的命操在唐太宗手裡。

北傳佛教的佛教徒，泰半教理非常差，吾人亦然。我是在翻譯 10 本南傳佛教大師的著作、並校訂四部《阿含經》與《清淨道論》後，對佛陀所說的解脫道與三十七道品才有較深入的了解。

要有正知正見，要有思辨能力，不要人云亦云。深入經藏後，對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有所了解，並能簡別初果須陀洹、二果斯陀洹、三果阿那含與四果阿羅漢的異同，才能分辨正邪，才不會受外道影響而心生退轉。

2003 年，我幫學妹秀娥校對她的博士論文，因為訛誤之處頗多，所以第一次校對完，學妹訂正後，又再校對一次。學妹的博士論文是《法華經禪觀思想之研究》，只是《法華經》中既無禪(止禪)，也無觀(觀禪)。

學妹說：「有些地方，我也不知道在寫甚麼。」不知學妹的博士論文是怎麼通過的？

食古不化&從善如流

孟子說「孔子是聖之時者也。」因為孔子有通達活潑的智慧，識時務，思想觀念能夠與時俱進，不會不知變通，不會畫地自限、故步自封。

我師父正相反，我曾比較我師父與星雲大師的優缺點，星雲大師的優點我師父幾乎都沒有，所以慈光山僧團在成立不到 10 年便弟子四散。何以故？因為我師父食古不化，一味守舊而不知變通、不接受弟子的意見。

慈光山僧團成立於 1984 年初，1993 年元宵節翌日，家師在美國嚴重中風，半年後，弟子四散，而家師於 1996 年在美國往生。

1984 年 1 月 25 日，我搬遷到慈光山文殊院，準備考中文研究所，住在文殊院一段時間後，我發現我師父根本不准弟子出來念書，卻騙我讓我在文殊院讀書。佛光山有佛學院，星雲法師大力栽培弟子，為佛門培育人才，星雲法師請了許多優秀的學者法師在佛光山授課，包括會性法師和我大學時代的老師王淮教授。

孔子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指用未受過軍事訓練的人民去作戰，是置人民於死地，是捨棄他們，故謂棄之。我師父派沒有受過訓練的弟子去分支道場度眾、去接引信徒，是謂棄之。結果我有兩位比丘尼大姊因為沒有受過訓

練、沒有能力弘揚佛法而嚴重受挫，其中一位於 79 年還俗，還俗多年後自殺了(出家前，她是公務員，在圖書館上班，有一份很好的工作)。

74 年，僧團派了 4 位僧眾去圓光佛學院參加講習會，圓光佛學院的教務長請了許多專家和牧師來演講，讓參加的僧眾眼界大開，回僧團後，他們向我師父建言，我師父全不接受，十足的食古不化，不肯改變。

74 年暑假的年中僧團會議，我師父聽說有位女弟子想修密，就問她：「妳是不是想修密宗？」這位比丘尼大姊回道：「考慮、考慮。」我師父聽了大怒，說道：「不用考慮，現在就可以去。」立刻叫我大師兄趕她走，並沒收她的袈裟。75 年 5 月出家的大航法師說：「師父像皇帝(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誠非虛語。

77 年暑假，師父特別恩准，讓我和大航法師出來讀書。我出來讀書約 5 年，僧團的人數倍僧，多達 200 餘人。81 年暑假的僧團會議，我留在法光佛研所讀書，那幾天，我回僧團開會，師父竟然說：「你們要走儘管走，反正來出家的比離開的多。」大磊法師說：「我聽師父講這句話，心都涼了。」我師父的食古不化，毫無反省能力，實在讓人心驚。

82 年暑假離開僧團的大文法師說：「我自由了，僧團像共產黨(嚴禁批評、藐視人權)。」大文法師於 75 年畢業於

東海大學外文系，一畢業就在慈光山出家，她是我師父的侍者。

79 年暑假，我帶周瓊仙老師去參觀我師父的住處芝蘭精舍，芝蘭精舍位於文殊院的正後方，原先是菜園，約三分地。74 年，我師父大興土木蓋芝蘭精舍，耗時年餘，花了約 1500 萬才蓋好，室內有十幾個房間，美輪美奐，室外有噴水池、花園。

我師兄問：「為什麼要蓋芝蘭精舍？師父有半年的時間在美國，在台灣又有一半的時間不在文殊院。」我師父則推卸責任說：「是別人要他蓋的。」

瓊仙看了芝蘭精舍的建築後，指著轉角處的牆壁給我看：「這棟建築的轉角處非常銳利，住在裡頭的人非常強硬。」真準！

回到文殊院，瓊仙說：「將來僧團會四分五裂，各自為政。」果然，離開僧團的弟子們分別成立聖光山、覺光山，而普賢院、菩提院也脫離慈光山。82 年暑假，我留在法光佛研所讀書，學妹打電話告知：師父哭著跟學妹說：「你趕快來出家，我的弟子都跑掉了。」早知如此，當初何必說：你們要走儘管走，反正來出家的比離開的多。」

72 年，學妹接引我同學秀華出家，又接引我妹妹的同學出家，翌年，我們三姊妹一個接一個在慈光山落髮披緇，我學妹與師父宿世因緣深厚，僧團發生重大事故，她都會夢見。

「不知其人觀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慈光山僧團

的僧眾沒有凝聚力，又缺乏慈悲、有見識、有膽識、有道德勇氣的大弟子。

星雲大師有三劍客，即心平、心定、慧龍三位大弟子，又有四大金剛，即慈莊、慈惠、慈容、慈嘉 4 位優秀的女弟子。50 年前，星雲大師送這 4 位女弟子去日本念書，其中慈惠法師拿到碩士學位才回來，星雲大師願意栽培弟子，為佛門培育人才，而且與人為善、從善如流，所以才能將佛法弘揚五大洲。

我師父正相反，不但不接受弟子的意見，還與弟子結惡緣，92 年初，在法雨道場禪修的恆照法師聽說我來自慈光山，她對我說：「你們慈光山出來的僧眾都在罵你師父。」

83 年暑假，我在法光佛研所遇見在慈光山待了約 10 年的敬事女 裴春苓(慧理)，慧理說：「慈光山在閉門造車。」

80 年，大品法師說：「果藏法師在美國毀謗師父。」我說：「如果他說的是事實，就不是毀謗，而是造口業。毀謗是惡意的抹黑，是無中生有、信口雌黃。」

大品法師立刻改口說：「果藏法師在造口業(罵師父)。」唉！我師父如果能從善如流，不食古不化，能接受弟子的意見，怎會惹來一片罵聲！

我的逆增上緣

1992年暑假，我在法光佛研所的同班同學幾乎全搬出去了，所長問我原因，我告訴她：因為深華師父的關係。

總務小姐美英問我：「怎麼有本事跟深華師父相處？」我說：「深華師父只是喜歡罵人，不會打人，對學生也很照顧，我姊姊嘴巴像毒蛇，什麼惡毒的話都罵得出來，極兇悍霸道、武斷。」相形之下，深華師父算是很好相處的。只是同學們受不了，一個一個搬出去了，所以麗芬學姊用台語說我：「敖吞忍。」韓信能受胯下之辱，所以能成就一番事功，成為漢朝的開國大將，我的忍辱功夫遠不如韓信。

1994年10月底，出國前夕，我向常住師父告假，禪昇師父用台語跟我說：「你有本事在法光住四冬，不簡單。」

1989年，在妙林巴利文佛研所就讀的小邱說：「要不是在僧團磨練四、五年，我是無法與吳老擇相處的。」

到了斯里蘭卡，小邱教我如何對付敲詐外國人的三輪車司機：「惡狠狠的瞪著對方，然後把錢丟給對方（我做不到）。」來自大陸的能忍法師對我說：「妳不可以生氣，妳一生氣慈悲相就沒了。」我記著。

有些居士修得非常好，儘管年紀比我大，學歷也高，非常謙虛有禮，如徐茂隆醫師、何老師，總是稱出家人為師父，不論老少。而有的居士看到出家人就頂禮，我會告訴對方：「不要頂禮，我沒有修持，受當不起。」

人要有自知之明，要經常觀察自己的心。自覺能力差者，反省能力也差，因為沒有在修「心念處」。我認識的許多居士，他們的修養、脾氣比我好多了，我的脾氣不好，心浮氣躁，如果沒有碰到一些難相處的人，沒有這些逆增上緣，要想進步也難。

長生學

《長生學》頗值一讀，長生學可以治百病，而且免費。五年前，我請了《長生學》第5集，裡頭有200多篇故事，我送一本給慈濟的張煌桓師兄，張師兄是原始點療法的專家。《長生學》第5集，他只看到一半，就報名參加上課(初/中級班)，回來後，他告訴我：《長生學》比原始點療法強十幾倍……。他急著想上高級班，因為疫情，所以一拖再拖。

我很想去學，因為我的心臟無力，經常心悸，偶爾會眩暈，隨時會出狀況，可惜因緣不具足。

達摩易筋經&定業難轉

2006 那年，我有半年的時間上下樓梯時，腳掌好像骨折一般，中壢永平寺的師父告訴我，中豐路口新開了一家國術館，去推拿才兩百元（通常要 600 元），我捨不得花錢，何況不一定有效。

後來，我閱讀李世雄醫師寫的《達摩易筋經》一書，才找到答案，原來腳掌是由腰椎神經控制的，因為腎氣虛，腰椎無力，所以腳掌才會如骨折一般疼痛，找到原因就好醫治了，我只要在補氣補血的藥裡，加上杜仲、牛膝、巴戟天、骨碎補（治療骨質疏鬆）即可。

我從小就喜歡靠牆而立，母親說我「沒骨頭」，我不是沒骨頭，而是脊椎無力。肝主筋，腎主骨，我的腎臟極虛，所以脊椎、頸椎無力，打坐時，總是低著頭，弓著背。

熟諳八字命理的曹世炎居士說：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逃不出業力，我希望我是那千分之一的倖免者，只是定業難轉。研究紫微斗數後，我發現本命佔六成，所以先天的體質很難改變。例如，心臟無力、肺氣虛、腎氣虛，是很難改善的。

張釗漢醫師說：「藥補不如食補，食補不如動補/運動。」我是三者兼顧，不吃藥(芍藥甘草湯)就會小腿抽筋，不服用八珍湯就會氣血兩虛(我的脊椎造血功能不佳)。

想要如家母般「老得慢，死得快」就得好好修行，讓身心輕安。家母 92 歲時仍滿頭黑髮，且無疾而終，讓人羨慕。

大哉問！

多年前，政大應用數學系的吳柏林教授問我：「如何證明有三世因果？」我說：「很簡單，去研究八字、紫微斗數或手相、面相，即可得知因果報應不可思議。」

專研紫微斗數三十餘年的劉君告訴我：「一個人的紫微斗數的命盤就是他上輩子的成績單，這輩子的吉凶禍福、貧富貴賤全顯示在命盤上。」

71 年暑假，我在高雄大覺寺參加中國佛教會台灣省分會舉辦的大專佛學夏令營時，遇見台大哲學系的楊政河教授，楊老師告訴我：「從一個人的生辰八字可以得知他是如何死的，病死、淹死，或因意外事故死亡，甚至何時死亡都算得出來，但大善大惡之人是算不準的。」楊老師又說我的眼神太銳利，建議我戴眼鏡。

1980 年，我在中興大學中文系就讀時，在豐原國中任教的學姊幫我排紫微斗數，排好後，學姐告訴我：「你的生日不對，排出來的人不是你。」謝謝學姐告訴我，否則我還不知道自己的生日。

回中壢時，我問母親正確的生日，家母說：「祖母說你的出生日期不好，所以把你提早三天。」所以排出來的命盤當然不像我。我告訴學姐正確的日期後，學姊又幫我重新排過，並在 12 宮寫下按語，在福德宮寫道：「很能適順環境，精神上的摩擦很少，有福有壽。」

學姊在疾厄宮寫道：「易患消化器官、脊椎、皮膚的疾病，注意健康狀況，身體某部位患有隱疾。」真準！我查了陳搏（陳希夷）的《紫微斗數全書》的疾厄宮，說我有：「心氣疾。」因為心肺功能極差（心氣疾），所以我經常有氣無力。

一個人的貧富貴賤也全寫在臉上，左臉看先天，右臉看後天，尤其是兩眼的眼神與大小，大不相同，我可以從一個人照片中的眼神來判斷他的善惡，因為清澈明亮的眼眸必是好人，而汙濁的眼神必非善類。

幫我排紫微斗數命盤的學姐是我上輩子就認識的。75年10月，學姊出家後去照相的翌日，我和學姊去拿相片，回到慈光山文殊院，在寢室裡，我看了學姊的出家照，是一位相好莊嚴的比丘，學姊前世是比丘，有喉結，氣質非常好。我看到那張照片時，告訴學姐：「這個人我認識，不是妳。」相片中的比丘是男生，而學姊是女生，因為在照相時，突然靈光一閃，學姊顯現出她上輩子的比丘相。

我跟學姐同血型，同科系，學姐大我四歲，我是射手座的，學姊是摩羯座，旅居美國十年的學姐，數年前回台灣後打電話給我說：住在台灣真好，一人獨居真好，能享受寂靜之樂。學姐前世果然是出家人，有隱士之風！

希望吳柏林教授看了我的這篇文章，能夠接受三世因果的理論。不然，最好是自己去研究命理，命理學的準確度，會讓您驚嘆「果報不可思議，業力不可思議」，讓您對三世因果的理論心服口服。

如何成為「自知者」

答客問：

問：拜讀妳的大作《幸福安樂與解脫自在的人生》，妳引述《老子》說：「自知者明，知人者智。」觸動我學佛以來第二次感覺。第一次是讀到《雜阿含》334 經：「...云何有因有緣、有縛法經？...謂無明，不正思惟因、不正思惟緣、不正思惟縛...。緣眼、色，生不正思惟，生於癡，彼癡者是無明，癡求欲名為愛，愛所作名為業。」

妳說：「有自知之明的人，自覺能力強，反省能力亦佳。」這段話我有同感，我想要進一步了解的是，如何能夠成為「自知者」？這可能是學佛的切入要點。自知者明，反之，不自知者 無明，這應該是合理的推論。首先，怎麼知道自己是「知者」，與孔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意義相同嗎？

答：不同，此處的知，是指記問之學，是一般的知識，有些人喜歡強不知以為知，指的就是這種知。

要有自知之明的唯一方法是「修習心念處」，當然，前提是必須有正見與正念正知。沒有正見的人，是非不分，自以為是，很難觀察自己的邪知邪見，當然不可能有自知之明。沒有正念的人，心非常散亂，無法靜下心來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這種人想要有自知之明也難。

1991 年，曾在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任教二十餘年，以榮譽教授退休的冉雲華教授曾在法光佛研所的課堂上說：「自知之明的明，英譯為 enlightenment，與開悟/證悟的悟字，是同一個字。」可見要有自知之明多難啊！

我在宗善法師的禪修中心待了一年又八個月，我學會觀察自己的心念，學習讓正念現前。修習心念處，不能太忙太急，否則無暇觀察自己的念頭。

建議您看《大念處經》有關心念處的部分，對於如何觀察自己的心念，如何讓正念現前，經中有詳細的解說。修習久了，自然智慧清明而有自知之明，對自己的起心動念，會有較強的覺知能力。/果儒 敬覆

自己仍在六道裡輪迴，要把人渡到哪裡去？

根據南傳佛教，佛教將在 2500 年後消失。放眼佛教界，認真修行的人不多，而偏離正道的人非常多，所以班迪達尊者說：「要遠離各種惡知識，包括懈怠的人，沒有正念的人，瞋心重的人。」

身處 21 世紀，要修行更難，五慾六塵、名聞利養讓人墮落，而舒適的居住環境（無須托鉢乞食）也使人喪失出離心（請看《清淨道論》有關乞食的部份）。

修行的次第是戒清淨、心清淨、見清淨、度疑清淨（對佛法沒有疑惑）……。不知苦，當然就不知離苦，只會在經教上做文章，做個知解宗徒，這種現象在佛教界非常普遍。

除了必須去郵局寄書，去同慶堂看病，我絕少出門，五根不向外攀緣，心會清淨些。我是自己都度不了，死後不知何處去，所以不敢作夢要行菩薩道，要渡眾生，因為自己仍在六道裡輪迴，要把人渡到哪裡去（仍在六道裡）？除非自己已經證果，否則只是發虛願，自欺欺人罷了！

人皆闇於自知

我曾問過陳永森醫師和德國籍的高明道老師；「自知和知人哪個比較難？」他們的答案是自知比較難。

自覺能力強的人，反省能力亦強。反之，自覺能力差的人，反省能力亦差，因為看不到自己的缺點。我們往往看不到自己的缺點，而別人的缺點卻看得清清楚楚。

有自知之明的人，必定有知人之智，一個人若能清楚的看到自己的缺點，知道自己的貪、瞋、癡有多麼深重，知道自己的主觀意識有多強，多麼執著，我執有多深重，也必定能窺見他人內心深處的貪婪、自私。

自覺能力差的人，因為看不到自己的缺點，搞不清楚配偶為何從失望到絕望，而終至離婚。多親近善知識，讓善知識告訴我們，我們有哪些缺點。不要等老了，行將就木時，還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

學會和別人配合&缺點多如恆河沙數的阿 B

1985 年，在慈光山文殊院，出家不到兩年的師兄/比丘尼大姊告訴我：「出家後，我學會跟別人配合。」

許多人都想當老大，在廚房裡亦然，所以有人說：「廚房裡容不下兩個女人。」

我師兄在大寮輪流煮飯(兩人一組)，曾和我同組，所以她把她的經驗告訴我。在廚房工作時，學會和別人配合要放低身段，也是一種修行，只是許多人做不到，因為他們只想當老大，要別人聽他的。

2009 年，我和一行禪院的信眾二十餘人，去了七趟廈門。一行禪院是前最高法院審判長 淨慧師父的道場，淨慧師父也是《天地默默不盡千言萬語》和《壽命是自己一點一滴努力來的》的作者。

有回，在廈門的高崎國際機場，曾在中學任教的劉老師說：「阿 B 的缺點像恆河沙數一樣多。」

到了廈門嶺兜的住處，我告訴住在我隔壁房間的謝小姐：「劉老師說：阿 B 的缺點像恆河沙數一樣多。太離譜了！恆河沙數是數不清的。」

謝小姐一本正經的告訴我：「這句話是真的，阿 B 的缺點就像恆河沙數一樣，多到數不清。」

彭大姊告訴我：「阿 B 喜歡向老師(淨慧師父)告狀，告了我三次。」又說：「阿 B 非常挑剔(難伺候)。」

彭會長說：「阿 B 自私，心地不好，沒水準。」

夏小姐則說：「阿 B 是爛人。」

大象說：「阿 B 自以為是。」

蔡先生也說：「阿 B 向老師告狀(害他挨罵)。」

有回我對阿 B 說：「阿姜查說：開悟的人的心是非常柔軟的。」

阿 B 很大聲的說：「我又還沒開悟。」

阿 B 倒果為因。一個內心非常柔軟的人，有美好的心，經常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廣結善緣，怎會惹來一片罵聲。阿 B 的下巴總是抬得高高的，非常驕慢，喜歡當老大，喜歡拿著雞毛當令箭，喜歡作威作福。

當老大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智慧高人一等。例如阿姜查有通達活潑的智慧，適合統理大眾。二、人品修養高人一等。我的嗔心重，脾氣不小，我有自知之明，我沒有資格當老大，若妄自尊大，就會像阿 B 一樣，被罵得狗血淋頭，一無是處。

學會跟別人配合，學會當老二，能屈能伸，放低身段，低調做人，不但可以韜光養晦，還可以明哲保身，何樂而不為？

附錄：

慶幸能找到真正的佛教

讀者來函：

末學早年些許接觸過「唐密」、也在北投「農禪寺」接受過三皈、五戒，當時是 聖嚴師父主持皈依儀式。

在台灣時，曾去台北 十方禪林道場 向一位印度和尚昆達拉法師（他當時在台大修哲學博士）學了一點「梵文」及梵音咒語。

搬去北加州 **San José** 工作時，也曾去過鄰近 **Fremont** 市的灣區法鼓山道場。十幾年前，自己讀了一些中、英文版的「印度佛教史」，了解了「派部」的發展歷史。自己也學了「巴利語」文法一些皮毛，並讀了部分「南傳上座部」的經、論典。也曾去過隔壁市 **Milpitas** 的一間 斯里蘭卡精舍（**Dharmapala Institute**）向 **Bhante Santa** 學習「巴利語」唱誦。末學有點像曾銀湖先生一樣，繞了一大段路，才遇到「南傳佛教」。自己慶幸能找到真正的佛教。

我是不是沒有慧根？

隋勇教授

法師吉祥：

末學只看了一品《法華經》就看不下去了，自認為沒有意義，但後來想智者大師從《法華經》開闢止觀天臺，我是不是沒有慧根，所以又借助平川彰先生的《法華思想》和東大的《天臺哲學入門》等教材，結果還是看不下去，而且發現智者大師的思想主要來自中觀哲學。

大乘經典，末學基本上只看妙境長老點校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空觀強烈一些的經典比較適合末學。

大陸這邊淨土法門的行持是要求嚴謹的戒律的，不能隨便，因為這邊是以印光法師的教導為準，印老喜好儒學，所以「敦倫盡分、閑邪存誠」是入門的基礎，更加提倡「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和「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等因果報應。

煩惱汙濁的心怎會有清淨大願？

天津市南開大學哲學系的隋勇老師在 e-mail 中寫道：

現在佛教資訊如此發達，無論學術界還是一些佛學院出來的法師都認同《阿含經》，已經達成《阿含經》是佛教原典的共識。

末學以為還是從教理入手，從《阿含經》入手，從簡單實際的禪修入手，佛教徒如果從禪修中得到清淨法喜就會認

同原始佛教，否則很難認同。只要原始佛教書籍大量出版，原始佛教肯定會興盛。從佛教傳播史學上講，一個宗派傳承靠的是大量傳教士和教科書。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第二個問題，發菩提心是不可能的。

末學學過大乘佛教，也認識很多佛學家以及宗教大師，我們曾經交心的探討過，凡夫根本不可能“發願”、“發菩提心”，因為凡夫的“發願”是暫時的，不長久，會退失，是無常的，是假發願而已，不清淨。

十地菩薩的願才是真實發願，這是站在大乘佛教的基點上說的，也就是不得法忍不可能有大願。

從這點講，原始佛教更加實在，不弄假的東西，老老實實禪修。無論大乘佛教還是原始佛教，凡夫是沒有大願，沒有菩提心的。信心清淨才會發真實願，煩惱汙濁的凡夫心怎麼會有清淨大願呢？

◎原始佛教大放異彩還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法師說的對，一般人很難擺脫大乘佛教的影子，因為中國大乘佛教和印度大乘佛教已經不完全相同了，其中有中國文化的融合，大乘佛教傳來，刺激了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學的發展，尤其般若學更是和中國文人心靈上產生了共鳴，已經根植在中國人的心中了。所以原始佛教(Early Buddhism)大放異彩還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您說是吧？/隋勇

大乘佛教有強烈的玄學色彩

「大乘佛教有強烈的玄學色彩，只有原始佛教是純正的佛教，是悉達多太子成為釋迦牟尼佛後證悟的精神內容集合。中國佛教有強烈的玄學色彩，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結合的產物，如果沒有玄學特色，一個外域的信仰很難在中國生根發芽。

西藏佛教也是當時西藏地區本土宗教和印度佛教末期的密教以及印度教相結合的產物(西藏佛教有些特質已經違背了佛教的根本思想)，所以單單從教理和歷史考證的基礎上出發，只有原始佛教真實，大乘佛教和西藏佛教已經脫離了釋迦牟尼佛的精神實質。

但站在哲學研究的角度上，還是需要大乘佛教的，大乘佛教思想在大陸學府的中國哲學課程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末學也慢慢引導學生去接觸學習原始佛教，對於不同的學生要提供不同的書籍資料，佛法是一種引導，不僅要因材施教，還要把握住時機，慢慢來吧，相信未來原始佛教一定會大放異彩。」/隋勇

嚴重偏廢定學與慧學，而著重在誦經拜懺的中國佛教徒，要想解脫也難。慶幸的是，這 20 年來，回歸早期佛教的人越來越多，一旦了知佛法的流變，自然會回歸原始佛教。

禪宗/禪者根本沒有實證

隋勇

若論史實考證和中正（不加信仰色彩）的佛學研究，要屬歐美和日本的研究著作最好。但，因為只要看上兩三種就會對大乘佛教動搖信心產生懷疑，所以大陸的很多佛學院是不讓閱讀的（只能讀一些古疏）。

禪宗其實是有很深厚的老莊色彩的，但後期變質了，後期的“機鋒”，其實就是“不好好說話”而已，根本沒有實證。

當代禪宗大興，但“禪”的意思也發生變化，有少許“休閒、閑在”的意思，很多散文式的禪學著作，要表達的就是悠閑的生活，離禪門的宗旨相差甚遠。

人類最可怕的是主觀的意識形態，阿彌陀佛信仰已經形成了固定的意識形態。如果硬要解釋淨土非真，彌陀虛無，反而會引起大眾的反感，從而遷怒原始佛教，甚至去誹謗原始佛教。末學以為目前的狀態，能接受原始佛教就好，慢慢引導。要完全的轉變這種意識形態恐怕需要 50 年甚至百年以上的時間了。

凡是佛學院出來的法師，大都認同阿含經，也都可以看明白。沒有經過佛學院或者出家前文化水準一般，只認同趕經懺的法師就不必要送《阿含經》了，即使送大乘佛教教典，他們都未必閱讀。

中國文化是很神奇的，能把本來矛盾的雙方融合，並且接受，末學認識的一位中國佛學院的原始佛教講師也接受阿

彌陀佛信仰，大乘佛教的導師也接受原始佛教理論。互相接受，互相包容，真是神奇。

不追求佛法的解脫，等同沒有信仰

隋勇

末學由於接觸學界，所以對近 30 年的各種事件了解的更多。這不是哪個黨派不好，而是中國人的本質惡劣，就像物理學的力和反作用力一樣，五千年的文明也造就了五千年的糟粕，臺灣柏楊老師和民國的魯迅大師對於中國人的劣根性闡釋得一針見血。

中國人習慣於“整人”和“被整”，而且集體麻木、冷血，就是一個“人吃人”的民族。即使是生活在最底層的“庶人”也是互相排擠和折磨。

歐洲人多少有信仰，既是基督教的信仰或者天主教的信仰，比較單一和單純。但中國人沒有，說信仰佛教嗎，不是，他們希望釋迦摩尼佛保佑升官發財、健康平安，或者自己缺德後，希望消災免難，然後再去缺德。根本不是追求佛法大無畏的解脫，等同沒有信仰。

中國人信仰自己，所以極端自私，哪怕為了鵝毛般小的利益也不惜損害他人的“大利”和“生命”，雖然號稱禮儀之邦，但中國人是最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民族。恰恰因此，才能感到佛法的真實可貴，如沒有佛法，我們那裏有光明的出

口呢？也許釋迦摩尼佛早就預見的了解中國人的陰暗內在，所以讓佛法在中國開花結果，以便給“夢醒了無路可走”有覺醒的中國人一條出路，那是一條花香草青的生路。

如果自己一個人，應思是兩個人；如果有兩個人，應思是三個人，那一個人是釋迦摩尼佛的教法，無論我們走到哪裡，他都會跟到哪裡，無論白天黑夜四季寒暑，都不曾捨離。我們感恩能和佛法共度此生。

P.S. 單身適合佛教生活，成立家庭往往被家庭瑣事所拖累，很少能有時間思考人生、學習佛法，對於佛教而言，單身是幸福的。

中國僧人撰寫的佛經，其中很多被廣泛傳播

隋勇

◎大乘佛教和原始佛教互相認同是佛教發展的趨勢和方向。

佛教需要和中國文化的不斷融合才能得以傳播和發展，在千年的融合過程，出現大量中國高僧撰寫的“佛經”，其中很多被廣泛傳播。例如《地藏經》和《楞嚴經》（《地藏經》疑點更多，而且元代以前藏經沒有錄入過），雖然《楞嚴百偽》但也抹不去《楞嚴經》哲學性、文學性的精彩。

其實聖嚴法師已經為原始佛教作出了貢獻，法鼓山出版了不少原始佛教的好作品，水野弘元先生的四部，楊郁文老

師的《阿含要略》，聖嚴法師也對原始佛教重點名詞進行專門講解，這是很了不起的了。

早期佛教在印度是相當開放的，可以發表和認同各種不同的觀點，玄奘法師留學的那爛陀寺是著名的唯識學府，但裡面也有教師大講特講中觀學，這些中觀學的師生並沒有被講唯識的老師轟出去，而是共榮共存，大乘佛教和原始佛教互相認同是佛教發展的趨勢和方向。

許多經典都有矛盾之處

《天地默默不盡千言萬語》的作者、前最高法院的審判長淨慧師父說：「阿彌陀經不是佛陀說的，因為經中有許多問題。」隋勇老師也說：「不只是阿彌陀經，許多經典都有矛盾之處。」

無量壽經中有儒家思想。德國籍的高明道老師曾選了一篇有關無量壽經的英文論文當教材。文中提及無量壽經有些經文是譯者增補的，並非整部偽造。

我在《幸福安樂與解脫自在的人生》一書中提到戴老太太，她因肺癌往生，生平專修淨土，具足信、願、行，往生前身體羸弱、昏迷不醒，根本無法唸佛，所以不可能往生淨土。

戴老太太性情溫和，一臉慈悲相，我的修養遠不如她，她無法往生淨土，不是唯一具足信、願、行而無法往生的例子。另外還有王老太太，她整天念佛，計數器不離手，邊走路邊念佛，她是 8 年前在遊覽車上，因心臟衰竭而往生，這兩位老太太年逾八旬，非常精進，俱足信願行，卻沒有往生淨土，所以我一直懷疑淨土法門，因為沒有人見過阿彌陀佛，也沒有人往生淨土。

許多亡者臉色紅潤，甚至笑著離開，並不表示他們往生淨土。我必須強調，沒有人見過阿彌陀佛。明法比丘說：阿彌陀佛不是歷史上的人物（上帝亦然）。信上帝的比信仰阿彌陀佛的人最少多出二十幾億，以佛教的觀點來看，上帝是不存在的。

讀了《布吒婆羅經後》，佛陀破斥極樂世界的話語讓我如夢初醒。之後，我才發現根本沒有淨土，也沒有阿彌陀佛。怪不得，2003 年，明法比丘說我滿肚子的邪知邪見，良有以也。

為什麼沒有人見過阿彌陀佛？學佛一輩子，助念無數次的出家人也沒見過阿彌陀佛。只要精通教理就會發現，根本沒有阿彌陀佛，我學佛三十幾年才發現，也沒有人告訴我。後來跟慈濟委員劉師姐討論佛法時（她由唸佛轉向禪修，轉向南傳佛教），劉師姐說：「根本沒有阿彌陀佛，也沒有西方極樂世界。」這是她學佛二十幾年的心得。

沒有人見過阿彌陀佛（早期佛教的經典無此說，而前最高法遠審判長淨慧師父說《阿彌陀經》非佛說，我頗有同感，因為經中問題重重。

亡者的一些感應並不代表死者往生淨土，要親眼看見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身高多少？披什麼顏色的袈裟？說中文還是梵文（阿彌陀佛不是啞吧）？多大年紀？在台灣沒有人見過阿彌陀佛，數百萬的佛教徒卻死心蹋地的唸佛。

為什麼南傳佛教沒有阿彌陀佛？淨土經典是西元三四世紀編撰的，那時離佛陀時代遠甚，攪了水的鮮奶原味已失，佛法亦然，感謝明法比丘的指導，他接到電話時，若對方說阿彌陀佛，他也會唸阿彌陀佛，他還把具行禪人唸佛入火光三昧的故事傳給我——具行禪人並非往生淨土。

唸佛也是一種禪修法（佛號是所緣境），只是極少人能入唸佛三昧（四禪八定），或許只有廣欽老和尚和具行禪人吧！他們是禪師，並非往生淨土。

德蕾莎修女

◎德蕾莎身上覆蓋的是印度國旗，就在她的遺體被 12 個印度人抬起來時，在場的印度人全部下跪，包括當時的印度總理。遺體抬過大街時，大街兩旁大樓上的印度人全下樓來，跪在地上，向這位愛的天使表達最高的敬意。

◎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曾說，我幫德蕾莎修女提鞋都不配。

德蕾莎修女生於 1910 年 8 月 26 日，12 歲時，她立志當修女。19 歲時進入修道院，被命名為德蕾莎修女。後來她被派往印度。

德蕾莎修女 18 歲就來到印度，之後就再沒有離開那裡。1952 年夏，為窮人找到愛與尊嚴，她在印度加爾各答建立“垂死者之家”。

一個 18 歲的姑娘，自己都居無定所，而她每天做的事，就是推著小車在垃圾堆裡、水溝裡、教堂門口、公共建築的台階上，去揀回那些奄奄一息的病人、被遺棄的嬰孩、垂死的老人，然後到處去找吃的喂他們，找藥給他們治病，求醫生來幫助他們……。

許多人親眼看見德蕾莎修女從水溝裡抱起被蛆吃掉一條腿的乞丐，看見她把額頭貼在瀕死的病人的臉上，看見她從一條狗的嘴裡搶下還在哭叫的嬰兒，看見她把愛滋病患者緊緊地摟在懷裡，告訴他：耶穌愛你，他在天上等你……。

1979 年，德蕾莎修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她身穿一件只值一美元的印度紗麗走上領獎台。不論是和總統會面還是服侍窮人，她都穿著這件衣服，她沒有別的衣服。台下坐著珠光寶氣、身份顯赫的貴人，她視而不見，她的眼中只有窮人。台下立刻鴉雀無聲。

「這個榮譽，我個人不配，我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窮人、病人和孤獨的人來領獎的，因為我相信，你們願意借著頒獎給我，而承認窮人也有尊嚴。」德蕾莎修女這樣說。以窮人的名義領獎，是因為她一生都以窮人的名義活著。

當她知道諾貝爾獎頒獎大會的宴席要花 7000 美金時，她懇求大會主席取消宴席，她說：「你們用這些錢只宴請 135 人，而這筆錢夠 15000 人吃一天。」宴會取消了，修女拿到這筆錢，同時還拿到了 40 萬瑞幣的捐款。那個被所有人仰慕的諾貝爾獎牌也被她賣掉了，所得款項連同獎金全部獻給了窮人。對她來說，那些獎牌如果不變成錢為窮人服務就一錢不值。

從 1928 年德蕾莎修女隻身到印度，到 1980 年，她的同工者超過 13.9 萬，分佈於全世界。她的同工者沒有任何待遇，連證件都沒有，他們不需要這些東西，他們唯一要做的就是犧牲和奉獻。

她創建的仁愛傳教修女會有 4 億多美金的資產。但是，她一生卻堅守貧困，她住的地方只有兩樣電器：電燈和電話。她的全部財產是一尊耶穌像、三套衣服、一雙涼鞋。

她努力要使自己成為窮人，為了服務最窮的人，她的修士、修女們都要把自己變成窮人，只有如此，被他們服務的窮人中的窮人才會感到尊嚴。在她看來，給予愛和尊嚴比給予食物和衣服更為重要。

她在全世界的 127 個國家有 600 多個分支機構，她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在全世界發展慈善機構，僅在 1960 年一年內，她就在印度建起了 26 所收容中心和兒童之家。但是她的總部只有兩個修女和一台老式打字機。她的辦公室裡只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她接待全世界的來訪者總是在她的工作崗位上：貧民窟、棄嬰院、臨終醫院、癲風病院、收容院、愛滋病收容所。在她那裡服務的有銀行家、大企業家、政治家、大學生、演員、模特兒、富家小姐、美國加州州長……。

李家同教授也千里迢迢去那裡，做了他一輩子沒有做過的事情：洗碗、給病人穿衣服、餵水餵飯、洗衣服、送藥、搬運屍體。之後，他寫道：「現在我才知道，我一直在躲避著人類的真正窮困和不幸，其實我從來沒有真正愛過。」

後來南斯拉夫爆發科索沃內戰，德蕾莎去問負責戰爭的指揮官，說戰區裡的婦女兒童都逃不出來，指揮官跟她這樣講：「修女啊，我想停火，對方不停啊，沒有辦法。」

德蕾莎說：「那麼，只好我去了！」

德蕾莎走進戰區，雙方一聽說德蕾莎修女在戰區，雙方立刻停火，當她把戰區裡的婦女兒童帶出後，兩邊又打起來

了。這個消息後來傳到了聯合國，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聽到這則消息贊歎道：這件事連我也做不到。之前，聯合國曾調停了好幾次，南斯拉夫的內戰始終沒有停火，德蕾莎走進去之後雙方卻能立刻自動停火，可見德蕾莎的人格魅力。

德蕾莎在印度逝世後，她的祖國塞爾維亞希望她能回國歸葬，印度總理特意為此打電話給塞爾維亞領導人，讓她安葬在印度，後來塞爾維亞同意把她安葬在印度。

她的去世，被印度人視作「失去了母親」。印度總理說：她是少有的慈悲天使，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徵，她抹去了千千萬萬人苦難的眼淚，她給印度帶來了巨大的榮譽。印度為德蕾莎舉行了國葬。出殯那天，她身上覆蓋的是印度國旗，就在她的遺體被 12 個印度人抬起來時，在場的印度人全部下跪，包括當時的印度總理。遺體抬過大街時，大街兩旁大樓上的印度人全下樓來，跪在地上，向這位愛的天使表達最高的敬意。

德蕾莎修女的人生信條：

- ◎人們經常是不講道理的、沒有邏輯的和以自我為中心的
不管怎樣，你要原諒他們。
- ◎即使你是友善的，人們可能還是會說你自私和動機不良
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友善。
- ◎當你功成名就，你會有一些虛假的朋友和一些真的敵人。
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取得成功。

- ◎ 即使你是誠實的和率直的，人們可能還是會欺騙你，不管怎樣，你還是要誠實和率直。
- ◎ 你多年來營造的東西，有人在一夜之間把它摧毀，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去營造。
- ◎ 如果你找到了平靜和幸福，他們可能會嫉妒你，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快樂。
- ◎ 你今天做的善事，人們往往明天就會忘記，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做善事。
- ◎ 即使把你最好的東西給了這個世界，也許這些東西永遠都不夠，不管怎樣，把你最好的東西給這個世界。

願我們有一天能像她一樣的慈悲與慷慨。

請將這個偉大的靈魂介紹給你身邊善良正直的人，相信特蕾莎修女的故事將帶給他巨大的精神力量，生命從此不同。

智慧的言語

1. 以淡字交友，以聾字止謗；
以嚴字責己，以寬字待人。
2. 聰明者戒太察，剛強者戒太暴。
3. 事不可做絕，言不可道盡。
4. 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濟（成）。
5. 論人當截取其長，曲諒其短。
做事必先審其害，後計其利。
6. 無私者公，無我者明。
7. 持己，當從無過中求有過，非獨進德，亦可免患；
待人，當從有過中求無過，非但存厚，亦可解怨。
8. 何以息謗，曰：無辯；
何以止怨，曰：不爭。
9. 忍與讓，足以消無窮之災悔（災難悔恨）。
10. 任難任之事，要有力而無氣；
處難處之人，要有知而無言。
11. 窮寇不可追也，遁詞不可攻也。
12. 輕信輕言，聽言之大戒；
愈激愈厲，責善之大戒。
13. 修己以寡欲為要，涉世以慎言為先。
14. 小怨不赦，大怨必生。
15. 佛陀說：無欲則無憂（我沒有慾望，就沒有煩惱）。

別人為什麼願意跟你相處？

第一：你有德。

對人真誠，為人厚道，心地善良，有規矩，有方圓，有禮貌，有愛心，別人與你相處感到溫暖、放心。

第二：你有用：你能帶給人家實用價值。

第三：你有料：跟你相處能打開眼界，放大格局。

第四：你有量：你能傾聽別人的想法，並發表有智慧的見解。

第五：你有容：能充分認可別人的價值、欣賞別人的特色。

第六：你有趣：能帶給人家愉快的心情，和你在一起不悶。

第七：你有心：懂得用心交朋友，正能量無限。

遇事，知道的不必全說，看到的不可全信，聽到的先過濾，久而久之，氣場自成，能量強大，必成大事！
牢記以上幾點，做到讓更多人願意與你為友。

有教養者的十大特徵

1、守時：

無論是開會、赴約，有教養的人從不遲到。他們懂得，即使是無意遲到，對其他準時到場的人來說，也是不尊重的表現。

2、談吐有節：

從不隨便打斷別人的談話，總是先聽完對方的發言，然後再去反駁或補充對方的看法和意見。

3、態度和藹：

在同別人談話的時候，總是望著對方的眼睛，保持注意力集中，而不是翻東西，看書報，心不在焉，顯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4、語氣中肯：

避免高聲喧嘩，在待人接物上，心平氣和，以理服人，往往能取得滿意的效果。扯開嗓子說話，既不能達到預期目的，反而會影響周圍的人，甚至使人討厭。

5、注意交談技巧：

尊重他人的觀點和看法，即使自己不能接受或同意，也不當著他人的面指責對方是“廢話”、“胡說八道”等，而是陳述己見，分析事物，講清道理。

6、不自傲：

在與人交往相處時，從不強調個人特殊的一面，也不會刻意表現自己的優越感。

7、信守諾言：

即使遇到困難也不食言。自己說出來的話，要竭盡全力去完成，身體力行是最好的諾言。

8、關懷他人：

不論何時何地，對婦女兒童及上了年紀的老人，總是表示出關心，並給予最大的照顧和方便。

9、大度：

心胸開闊，不會為一點小事而和朋友、同事鬧意見，甚至斷絕來往。

10、富有同情心：在他人遇到某種不幸時，盡量給予同情和支持。

沒有先成就解脫道，也就談不上菩薩道了

古國夫

如果用印順導師《成佛之道》的判攝，南傳佛教的行門就是解脫道。北傳佛教號稱的菩薩道，因為沒有先成就解脫道，所以也就談不上了。

邁向解脫的止禪與觀禪(Insight meditation)都沒有聽過，當然只剩下一句佛號可抓。問題是，如果沒有止觀的功夫，抓得住佛號嗎？這不是北傳佛教信眾的問題，因為大家都活在歷史的脈絡裡。南傳佛教的信眾亦然。

沒有力氣念佛，不可能往生淨土？

68 年，李李炳南老師教我大二的《詩選》，時年 91 歲。那時，我親近台中蓮社，跟著李老師修習淨土法門。

92 年 12 月初，我陪家母去佛光山打佛七，當了一星期的啞吧，因為心肺功能極差，我沒有力氣念佛，所以不可能往生淨土。

99 年，我翻譯《何來有我/佛教禪修指南》時，讀到書中的附錄《布吒婆羅經》，我校對了 4 遍才看懂，才回歸佛陀的本懷。茲摘錄《布吒婆羅經》原文如下：

我又問曰：「諸友！趨於一向安樂世界，惟此道可實現，惟此路得通達，汝等曾了知耶？」

彼等聞是問，答我言：「否也。」

我又問曰：「諸友！生彼世界一向安樂之天神曰：『尊主，若實現一向安樂世界，當行善業，當行正道，所以者何？吾等行此，故得生於一向安樂世界。』汝等曾聞其說示耶？」

彼聞是問，答我言：「否也。」

布吒婆樓！於汝意云何，此人所說，合正理否？」

「世尊！此等沙門婆羅門所說，實不合正理也。」

既然「不合正理」，表示「得生於一向安樂世界」是虛假的，因為沒有任何「往生彼世界一向安樂之天神/天人」，也沒有人見過這種天人與接引者。

能找到真正的佛教，是非常不容易的，除非專研巴利經典，或在泰國、緬甸出家或禪修，或大量閱讀南傳佛教大師的著作，否則到死也出不來，請看曾銀湖的《出大乘記》。

我被騙了四十年

十幾年前，馬來西亞籍的智光法師來寶蓮寺指導禪修，禪修結束後，慈迦法師與一位女居士來訪，我問這位女居士：「禪修有何心得？」她說：「我被騙了十幾年。」喔！有些人被騙了一輩子，卻不知道他們閱讀的經典有問題。

我從大一開始學佛，跟隨李炳南老師修學淨土法門。那時，李老師是佛教界最有名望的在家居士，李老師大力提倡淨土法門，因此，我也專修淨土，出家後亦然。

2003年12月，我還陪家母去佛光山打佛七，那七天，我當啞巴，根本沒力氣唸佛，由於嚴重氣虛，我經常病奄奄的，臨終時，我一句佛號也唸不出來，遑論十句，所以不可能往生淨土。

我在《幸福安樂與解脫自在的人生》提到戴老太太，她於十六年前因肺癌往生，她生平專修淨土，具足信、願、行，往生前身體羸弱、昏迷不醒，根本無法唸佛，所以也不可能往生淨土。

戴老太太性情溫和，一臉慈悲相、光明相，我的修養遠不如她，她無法往生淨土，不是唯一具足信、願、行而無法往生的例子，所以我一直懷疑淨土法門，因為沒有人見過阿彌陀佛。

許多亡者臉色紅潤，甚至笑著離開，並不表示他們往生淨土。我必須強調，沒有人見過阿彌陀佛。明法比丘說：阿

彌陀佛不是歷史上的人物（上帝亦然）。信上帝的比信仰阿彌陀佛的人最少多出十幾億，而事實上根本沒有上帝。

讀了《布吒婆羅經後》，佛陀破斥極樂世界的話語讓我如夢初醒。2010年，我才發現根本沒有淨土。2003年，怪不得明法比丘說我滿肚子的邪知邪見。為什麼沒有人見過阿彌陀佛？學佛一輩子，助念無數次的出家人也沒見過阿彌陀佛。

後來跟慈濟委員劉菊蓮師姐討論佛法時（她由唸佛轉向禪修，轉向南傳佛教），劉師姐說：「根本沒有阿彌陀佛，沒有西方極樂世界。」這是她學佛三十幾年的心得。

沒有人往生淨土，也沒有人見過阿彌陀佛，早期佛教的經典無此說，而前最高法院審判長淨慧師父說阿彌陀經是偽經，我頗有同感，因為經中問題重重。

亡者的一些感應並不代表死者往生淨土，要自己親眼看見阿彌陀佛身高多少？披搭什麼顏色的袈裟？說中文還是梵文（阿彌陀佛不是啞吧）？多大年紀？在台灣沒有人往生淨土，沒有人見過阿彌陀佛，數百萬的佛教徒卻死心蹋地的唸佛。

請問為什麼南傳佛教的經典中沒有提到阿彌陀佛？淨土經典是西元三世紀編撰的，那時離佛陀時代遠甚，攪了水的鮮奶原味已失，佛法亦然，我感謝明法比丘的指導，他接到電話時，若對方說阿彌陀佛，他也會唸阿彌陀佛，他還把具行禪人唸佛證得阿羅漢的故事傳給我，具行禪人並非往生淨土。

唸佛也是一種禪修法，只是極少人能入念佛三昧（四禪八定），或許只有廣欽老和尚和具行禪人吧！然而他們並非往生淨土。只有圓滿八正道才能究竟解脫。

徐醫師說：「許多人把阿彌陀佛當拐杖。」把他們的拐杖拿走了，他們學佛的路是走不下去的，所以我只向來問法者說明真相。

氣息奄奄的人，臨命終時，一句佛號也唸不出來，也沒有人能在臨命中前念十句佛號，因為根本不知道何時斷氣，所以根本不可能往生淨土，家父是最好的例子。

2013年，家父往生前七日告訴我他將往生，3月17日下午三點15分左右，往生前20分鐘還會大聲喚我(家父睡在二樓最前面的房間，而我在三樓後面陽台旁打電腦，我餵他吃完藥，幫他擦上痱子膏止癢(家父右手癢，那時他自己會抓癢)，當我幫父親蓋上棉被，家父閉上眼睛就往生了，他不知道他要走了，我也不知道父親要往生了，因為他的心肺功能非常好，五臟六腑比我的好多了，所以我說臨命終時唸十句佛號根本是騙人。

晚上9點，我想問父親要不要喝五穀粉泡開水，到了父親床前，我發現父親的身體發冷，已往生多時，所以我的經驗是，沒有人知道自己何時斷氣，所以不可能在停止呼吸前唸十句佛號，請阿彌陀佛來接我們，喔！我被騙了40年幾年，直到2010年才幡然醒悟。

《維摩詰所說經・弟子品》考論

壹、前言

四十年前，在〈人乘佛刊〉撰寫「佛經字音辨正」專欄時，我曾簡單介紹《維摩詰經》的主旨係「彈偏叱小，嘆大褒圓」，可惜當時甫出家，教史不懂，教理不通，對佛法的流變毫無所知，也沒讀過四部《阿含經》，所以看不出《維摩詰經弟子品》有何問題，直到去年，黃居士來訪時告知：「他讀了《阿含經》後，發現《維摩詰經》嚴重貶損佛陀的十大弟子，與事實差距甚大。」因此我才重新思考《維摩詰經》中有關教理的問題。

另外，已退休的高中老師何老師說：「維摩詰居士真了不起，在家居士能修得那麼好！」然而根據經文，維摩詰「雖處居家，不著三界。」（T.14，539a）可見他已究竟解脫，果位比三果阿那含還高，又從他所示現的「神通」來看，他的「神通」比舍利弗、目犍連等大阿羅漢更高一籌。

然而，比大阿羅漢境界更高的只有兩種人，一個是佛陀，一個是辟支佛。根據原始佛教的教義，只有「一佛出世」，不可能有兩尊佛同時出現世間；而只要有佛陀出世，所有的弟子皆因聽聞佛陀說法而證悟，即是所謂的「聲聞」，所以也沒有「無師自悟」的辟支佛。例如在《增一阿含經》卷五第6經（乞食不擇貧富）中提到：

世尊告曰：「迦葉！汝今年高長大，志衰朽弊。汝今可捨乞食，乃至諸頭陀行，亦可受諸長者請，并受衣裳。」迦葉對曰：「我今不從如來教，所以然者，若如來不成無上真正道者，我則成辟支佛。然辟支佛盡行阿練若¹，到時乞食，不擇貧富，一處一坐，終不移易，樹下露坐，或空閑處，著五納衣，或持三衣，或在塚間，或時一食，或日中食，或行頭陀，如今不敢捨本所習，更學餘行。」（T.2, 570b）

由上可知，若佛陀未出世，迦葉尊者將成為辟支佛，而維摩詰居士既未成佛，不是辟支佛，亦非阿羅漢，因為阿羅漢不可能「示有妻子，常修梵行」²（T.14, 539a），而在家居士的最高果位是三果阿那含，由此可知「維摩詰居士是何果位」已不言可喻。³

接下來將探討《維摩詰經》成立的年代與宗旨。

¹ 阿練若（Arabba）：或譯為「阿蘭若」，指曠野，林野。

² 在四部《阿含經》和南傳大藏經的五部《尼柯耶》（中部、長部、增支部、相應部、小部）均無阿羅漢娶妻之事，只有三果阿那含才可能「示有妻子，常修梵行」。

³ 根據本經〈阿閼佛品第十二〉記載：「是時佛告舍利弗：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T.14, 555b）維摩詰本是阿閼佛的妙喜國人。」「阿閼佛」和「妙喜國」在四部《阿含經》和南傳大藏經是找不到的。

貳、《維摩詰經》成立的年代與宗旨

一、《維摩詰經》成立的年代

凡是熟諳《印度佛教史》的人都知道，佛法的流變大致可以分為早期佛教（Early Buddhism）、部派佛教、初期大乘佛教、中期大乘佛教、後期大乘佛教、秘密大乘佛教，而印順導師的分法則略有不同，他是從「佛法、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而演進到初期大乘佛法、中期大乘佛法、後期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

根據佛法的流變和《維摩詰所說經》的內容來判斷，本經約成立於西元一世紀頃，為繼般若經之後的初期大乘經典，本經在印度曾盛行一時，且《大智度論》等論典常引用之。

東漢末年的支婁迦讖（147~?）未曾翻譯《維摩經》，到了三國時代的支謙時才譯出，本經的成立可能比《般若經》和《阿閼佛國經》還晚。¹

二、《維摩詰經》的宗旨

《維摩經》，又稱《維摩詰經》、《維摩詰所說經》，梵名 Vimalakirti-nirdewa-sutra，據歷代之經錄記載，《維摩經》之漢譯本有七種，而今只有三種譯本，其餘已佚失，這三種譯

¹ 請參閱平川彰著《印度佛教史》322 頁。

本即：(一)維摩詰經：三國時代，支謙譯，為現存最古之漢譯本。(二)無垢稱經：又稱《說無垢稱經》，凡六卷，玄奘譯。(三)維摩詰所說經：凡三卷，計十四品，為鳩摩羅什於弘治八年（406）所譯，收在大正藏第十四冊。

若論翻譯之精確，則以玄奘譯本為冠；若論譯文之優美，則推鳩摩羅什譯本，其譯筆流麗，為古來佛典文學中之優秀作品，而諸譯本中又以鳩摩羅什譯本流通最廣。

《維摩詰經》是以「說空」知名的經典，而且宣說「入不二法門」，並以「維摩一默」¹來表示。本經旨在闡述維摩詰居士所證之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故又稱《不可思議解脫經》。

根據本經，維摩詰居士為印度毘耶離城的長者，在「弟子品、菩薩品、文殊師利問疾品」中，維摩詰稱病，「寢疾于床」，欲令佛陀派遣諸比丘及諸菩薩前往探視，經中維摩詰與十大弟子，以及文殊師利等菩薩反覆論說佛法，因成此經。

然而平川彰指出：「大乘佛教似乎以在家菩薩較具勢力，《維摩經》中是維摩居士說法，《郁伽長者經》舉出郁伽長

¹ 請參閱本經「入不二法門品」：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T.14, 551c）

者、法施長者等十位大長者；《般舟三昧經》列舉寶得離車子、善商主長者等五百長者，這些長者未必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¹而事實上，在南傳大藏經和屬於早期佛教的四部《阿含經》也查無維摩詰此人。

《維摩詰經》有兩處非常特殊：第一是沒有加上「佛說」，這在大乘經典中是特例，一般經典通常會冠上「佛說」某某經，而《維摩詰經》卻是維摩詰所說經。第二《維摩詰經》敘述維摩詰居士教導佛陀的十大弟子與諸大菩薩如何修行，這是很奇怪的事，竟然由居士來教導大阿羅漢等出家眾，以及文殊師利等大菩薩，好像是反過來，與事實不符。

此外，在《維摩詰經》中有許多驚「僧」駭「俗」的言論，讓僧俗二眾驚訝的「菩薩行於非道」與神通變化。例如，在〈佛道品〉中提到：「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或現作婬女，引諸好色者，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道。」(T.14, 550b)

另外，〈佛道品〉中又敘述：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通達佛道？」

維摩詰言：「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

又問：「云何菩薩行於非道？」

答曰：「若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至于地獄無諸罪垢，至于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至于餓鬼而具足功德；行色無

¹ 請參閱平川彰著《印度佛教史》358 頁。

色界道不以為勝；示行貪欲，離諸染著；示行瞋恚，於諸眾生無有恚闕；示行愚癡而以智慧調伏其心；示行慳貪而捨內外所有，不惜身命；示行毀禁而安住淨戒，乃至小罪猶懷大懼；示行瞋恚而常慈忍；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示行亂意而常念定；示行愚癡而通達世間出世間慧，示行諂偽而善方便隨諸經義，示行憍慢而於眾生猶如橋梁，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示入於魔而順佛智慧，不隨他教；示入聲聞而為眾生說未聞法，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眾生，示入貧窮而有寶手功德無盡，示入刑殘而具諸相好，以自莊嚴。…示入邪濟而以正濟度諸眾生，現遍入諸道而斷其因緣，現於涅槃而不斷生死。文殊師利！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T.14, 549a）

這些「菩薩行於非道」的言論與四部《阿含經》和南傳大藏經的教理大相逕庭，而佛陀時代「守護六根，正念正知，修習四念處、四正勤、五根、五力、七覺知、八正道」的比丘僧是不可能「行於非道」的。

此外，〈弟子品〉中記載：「迦葉！若能不捨八邪，入八解脫，以邪相入正法」等句，與「菩薩行於非道」的意涵雷同。

另外，經中所敘述的許多「神通變化」也讓人驚嘆，這種神通變化與我們所認知的佛法有極大的差距，例如本經〈見阿閼佛品第十二〉中提到：

於是維摩詰心念：「吾當不起于座，接妙喜國鐵圍、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須彌諸山，及日月星宿、天龍鬼神、梵天等宮，并諸菩薩聲聞之眾、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乃至無動如來，及菩提樹、諸妙蓮華，能於十方作佛事者。三道寶階從閻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寶階諸天來下，悉為禮敬無動如來，聽受經法；閻浮提人，亦登其階，上昇忉利，見彼諸天。妙喜世界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上至阿迦膩吒天，下至水際。以右手斷取，如陶家輪，入此世界，猶持華鬘示一切眾。」

作是念已，入於三昧，現神通力，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彼得神通菩薩，及聲聞眾，并餘天人，俱發聲言：「唯然，世尊！誰取我去，願見救護。」無動佛言：「非我所為，是維摩詰神力所作。」其餘未得神通者，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妙喜世界雖入此土而不增減，於是世界亦不迫隘，如本無異。

這種神通變化實在讓人佩服作者的想像力。在《清淨道論》第十二〈說神變品〉中敘述三種神變：1. 決意神變，2. 變化神變，3. 意所成神變。其中「決意神變」又分為十種（1）一身成多身神變（2）多身成一身神變（3）顯現神變（4）隱匿神變（5）無障礙神變（6）地中出沒神變（7）水上不沉神變（8）飛行神變（9）手觸日月神變（10）身自在神變。

另外，在《清淨道論》第十三〈說神通品〉¹也提到五種神通，如「天耳、他心智、宿住隨念智」等，這兩品列舉了許多精彩的故事，讓人嘆為觀止，而這些大阿羅漢的神通、神變，與維摩詰居士的「將妙喜世界移入此土，而不增減，於是世界亦不迫隘，如本無異」相比較，實在相形見绌。

另外，本經的旨趣之一在「發菩提心」，讓所有聽法者皆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²心，而非解脫、證果，本經共十四品，其中十一品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記載，茲摘錄如下：

1. 爾時長者子寶積，說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是五百長者子，皆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T.14, 538a)
2. 寶積所將五百長者子，皆得無生法忍，八萬四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T.14, 539a)
3. 「諸仁者！欲得佛身，斷一切眾生病者，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是長者維摩詰，為諸問疾者如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T.14, 539c)
4. 維摩詰說是法時，八百居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¹ 請參閱《清淨道論》第十二〈說神變品〉、第十三〈說神通品〉，360~399 頁。

²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巴 anuttaram sammasambodhim ；梵 anuttaraj samyak- sajbodhim）：即無上正等正覺。

(T.14, 540a)

5. 於是嚴淨梵王及其眷屬五百梵天，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T.14, 541b)
6. 時二比丘疑悔即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願言：「令一切眾生皆得是辯。」(T.14, 541c)
7. 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爾時三十二長者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T.14, 541c)
8. 說是法時，五百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T.14, 543a)
9. 維摩詰說是法時，婆羅門眾中二百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T.14, 544a)
10. 城中一最下乞人，見是神力，聞其所說，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T.14, 544a)
11. 說是語時，文殊師利所將大眾，其中八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T.14, 546a)
12. 大迦葉說是語時，三萬二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T.14, 547a)
13. 有諸天子皆號香嚴，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T.14, 552a)
14. 維摩詰、文殊師利，於大眾中說是法時，百千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T.14, 553b)

15. 現此妙喜國時，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¹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願生於妙喜佛土。(T.14, 555c)

由上可知，在本經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願要成佛者，多達數十萬人，只是這些發大心要成佛者，不知是否依舊流浪生死，早已退失菩提心？因為除了彌勒菩薩必定成佛外，沒有人知道下一尊佛是誰。

此外，本經係根據般若經「空」之思想，透過維摩詰與文殊師利等菩薩討論佛法之方式，來宣揚大乘佛教及菩薩行。例如，在〈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中提到：

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

又問：「以何為空？」

答曰：「以空空。」

又問：「空何用空？」

答曰：「以無分別空故空。」

又問：「空可分別耶？」

答曰：「分別亦空。」

又問：「空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T.14, 544c)

同一品中又提到：

¹ 那由他(Nahuta)：一萬，萬數。

「我及涅槃，此二皆空，以何為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得是平等，無有餘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T.14, 545a）

「雖行於空而植眾德本，是菩薩行。」（T.14, 545c）

此外，在〈入不二法門品〉中，亦多處談及「空」義，茲不贅述。本經的旨趣除了「說空，彈偏叱小，嘆大褒圓」外，並積極的勸所有聽聞佛法者「悉發菩提心」，至於如何修行，如何斷煩惱，如何圓滿八正道等三十七道品，非本經重點，所以隻字未談。

讀《維摩詰經》，讓人佩服作者深厚的文學素養，而作者豐富的想像力也讓人驚嘆，無怪乎唐朝的詩人王維（字摩詰），對維摩詰居士甚為景仰，並以「維摩詰」為名，為字。

參、弟子品考論

一、維摩詰教舍利弗尊者宴坐

根據〈弟子品〉的記載，由於維摩詰居士「寢疾于床」，並自念：「世尊大慈，寧不垂愍？」佛知其意，於是先派遣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前往問疾，舍利弗說：「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原因是舍利弗曾在林中宴坐，那時，維摩詰居士來告訴舍利弗尊者：「不必是坐為宴坐也。」並教導他當如何宴坐，原文如下：

「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心

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道品，是為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時我，世尊！聞說是語，默然而止，不能加報，故我不堪任詣彼問疾。(T.14, 539c)

有關這段經文，林崇安教授在〈漢地禪宗禪法的建立略探〉一文中解說如下：

於此經中，維摩詰居士所說的是菩薩的禪法，菩薩於行住坐臥四威儀中，無時不在定中，認為 1. 聲聞的禪法，獨處林間空閒，此即於三界現身意。菩薩的禪法，沒有時空的約束，所以說：不於三界現身意，如此方為宴坐；2. 菩薩的禪法，於四威儀中，沒有所謂的起不起滅定而現四威儀；3. 菩薩的禪法，是內心不捨道法，而可外現凡夫事；4. 菩薩的禪法，是心不住於內六根，也不住於外六塵；5. 菩薩的禪法，是了知諸見（六十二邪見）虛妄，心不動搖，當下即是修行三十七道品；6. 菩薩的禪法，超越煩惱與涅槃，是為宴坐。此經顯示出，維摩詰居士所說的菩薩禪法是超越了聲聞的禪法。¹

上述經文提到「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涅槃意指「痛苦煩惱的止息」，「不斷煩惱」的凡夫是無法入涅槃的，內心充滿煩惱的人是無法入定的，必須具足「尋、伺、

¹ 〈漢地禪宗禪法的建立略探〉刊載於〈法光〉雜誌 207 期，2014 年 6 月出版。

喜、樂、心一境性（住心一境）」五禪支才能入住初禪。

事實上，在佛陀時代，戒、定、慧三學中的「定學」——一止禪與觀禪是比丘每天必修的功課，所以在《阿含經》中一再的提到：佛陀在世時，比丘們「晡時，從禪覺」，即佛陀與弟子們，在傍晚時從禪定中出定。

至於如何修習禪定，佛陀在《沙門果經》¹、《布吒婆羅經》²以及《雜阿含經》等經典中，對修習四禪八定有詳細的解說，例如，在《雜阿含 474 經》中，佛陀告訴阿難尊者：如何透過修習四禪八定而達到「漸次諸行止息」。

佛告阿難：「初禪正受時，言語止息；二禪正受時，覺觀（尋、伺）止息；三禪正受時，喜止息；四禪正受時，出入息止息；空入處正受時，色想止息；識入處正受時，空入處想止息；無所有入處正受時，識入處想止息；非想非非想入處正受時，無所有入處想止息；想受滅正受時，想受止息：是名漸次諸行止息。」（T.2, 121b）

¹ 沙門果經（Samaññaphala Sutta）：南傳上座部佛教《巴利大藏經》中的《長部》第二經，本經在北傳佛教的相對應經典為《長阿含》第 27 經《沙門果經》。

² 布吒婆樓經（Pottapada-sutta.）：此經相當於《長阿含》第 28 經《布吒婆樓經》。Ayya Khema 著的《何來有我——佛教禪修指南》對《布吒婆羅經》有精闢的解說，對禪修有興趣者，不妨參閱。

由上可知，佛陀所教導的禪法是有次第的，是漸進的，必須在林間、樹下等空閑處宴坐，而《阿含經》也常常提到：「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持尼師壇，著右肩上，至安陀林，布尼師壇，坐一樹下，入晝正受。」¹世尊經常「入晝正受」，意指佛陀在白天，於一樹下入「正受」²，而非「沒有時空約束」的宴坐。

另外，只有「定圓滿」能入滅盡定（滅受想定）的三果阿那含和四果阿羅漢才能「不於三界現身意」，而「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的菩薩禪法，華而不實，不切實際，無法在日常生活中修習，所以在屬於早期佛教的四部《阿含經》中，佛陀從未教導過「菩薩的禪法」，因為沒有次第，無法解脫、證果。

此外，在《中阿含》舍梨子相應品的《師子吼經》³中提到舍利弗尊者向佛陀告假，因為他想要「遊行人間」，原文如下：

尊者舍梨子舍衛國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於舍衛國受夏坐訖。世尊！我欲遊行人間。」

¹ 見《雜阿含 1108 經》，T.1, 291b。

² 正受 (samāpatti)：或譯為「等至」，samā 是「正」；patti 是「獲得、達到」。正受：指進入初禪以上之定境。

³ 《師子吼經》：見《中阿含 24 經》T.1, 452 頁。

世尊告曰：「舍梨子！汝去，隨所欲，諸未度者當令得度，諸未脫者當令得脫，諸未般涅槃者令得般涅槃。舍梨子！汝去，隨所欲。」（T.1, 452c）

佛陀要舍利弗廣度眾生，「諸未度者當令得度，諸未脫者當令得脫，諸未般涅槃者令得般涅槃。」佛陀時代的聲聞僧、大阿羅漢，豈是「自了漢」，沒有這些「聲聞僧」的弘揚佛法，佛教是無法傳到數千里外的中國的。

在《師子吼經》中記載：「有一梵行，在於佛前，犯相違法，白世尊曰：今日尊者舍梨子輕慢我已，遊行人間。」這是無中生有的毀謗、妄語，嚴重詆毀舍利弗，所以佛陀請舍利弗在大眾面前替自己辯解「並未輕慢於人」。舍利弗的答辯頗長，茲摘錄如下：

世尊！猶若如地，淨與不淨，大便小便、涕唾悉受，地不以此而有憎愛，不羞不慙，亦不愧恥。世尊！我亦如是，心如彼地，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

世尊！猶若如水，淨與不淨，大便小便、涕唾悉洗，水不以此而有憎愛，不羞不慙，亦不愧恥。世尊！我亦如是，心如彼水，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

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

世尊！猶若如火，淨與不淨，大便小便、涕唾悉燒，火不以此而有憎愛，不羞不慙，亦不愧恥。世尊！我亦如是，心如彼火，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

世尊！猶若如風，淨與不淨，大便小便、涕唾悉吹，不以此而有憎愛，不羞不慙，亦不愧耻。世尊！我亦如是，心如彼風，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T.1, 453a~b）

由上文可知，舍利弗尊者的心是多麼清淨，舍利弗是具足七清淨¹的聖者，是「戒、定、慧」圓滿具足、智慧第一的大阿羅漢，豈有「不知如何宴坐」之理。

¹ 七清淨：指 1.戒清淨、2.心清淨、3.見清淨、4.度疑清淨（沒有疑惑）、5.道非道智見清淨，6.行道智見清淨，7.智見清淨。請參閱《增一阿含》卷三十三，第 10 經（舍利弗問滿願子七清淨道），T.2, 734~735 頁，以及《清淨道論》437 頁，慈善精舍，2011，3 月出版。

二、維摩詰教目犍連尊者如何說法

接著，佛陀要目犍連尊者去維摩詰處問疾，目犍連亦回以：「我不堪任詣彼問疾。」因為目犍連曾在毘耶離大城為諸居士說法，那時，維摩詰告訴他：「為白衣居士說法，不當如仁者所說。」維摩詰居士教導目犍連尊者當如何說法，茲摘錄如下：

「大目連！為白衣居士說法，不當如仁者所說。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法無壽命，離生死故；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法常寂然，滅諸相故；法離於相，無所緣故；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有說，離覺觀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無戲論，畢竟空故；法無我所，離我所故；法無分別，離諸識故。…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唯！大目連！法相如是，豈可說乎。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以大悲心讚于大乘。念報佛恩不斷三寶，然後說法。」我無此辯，是故不堪任詣彼問疾。（T.14, 540a）

「法」的巴利文是 Dhamma，梵文是 Dharma，音譯為「達摩」，意指教義、自然、事實、真理。Ayya Khema 在《何來有我——佛教禪修指南》中提到：「當 dhammas 中的 d 和 s 是小寫時，指現象；當 D 是大寫而沒有 s 時，指佛陀的教

法、真理或自然的法則。¹」

佛陀所說的法，不外四聖諦與三十七道品²，這些「法」是告訴弟子世間的真相，以及如何修行才能究竟解脫。佛陀是指路者，指出邁向涅槃城的道路，並教導修行的方法，依教奉行的弟子，自然能解脫、證果。

上述經文，維摩詰說：「法無生滅」。凡是有為法皆是生滅法，有生必有滅，「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這是佛陀親口宣說的，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維摩詰說的「法無生滅」，這種「法」，與佛陀所說的「法」大相逕庭。

維摩詰又說：「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若果真「說法者，無說無示」，而「聽法者，無聞無得」，則佛弟子將不知如何圓滿八正道，亦不知如何修行才能究竟解脫。

記得有人問佛陀：「外道可否證得阿羅漢果？」佛陀說：「只要圓滿八正道，即可究竟解脫。」八正道中的正業、正命、正語屬於「戒」學；正定、正念屬於「定」學；正見、正思惟、正精進屬於「慧」學。要圓滿八正道，不聽聞佛法，如何能有「正見」？如何能「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¹ 《何來有我——佛教禪修指南》193 頁。

² 三十七道品：指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

維摩詰所說的「法」，空有理論，如鏡花水月，華而不實，非關生死，無益解脫，只能欣賞而無法實踐。

另外，在《雜阿含 1176 經》中記載，佛陀因為「背疾」，請目犍連代為說法，茲摘錄如下：

爾時，世尊知釋氏去已，告大目犍連：「汝當為諸比丘說法；我今背疾，當自消息（休息）。」時大目犍連默然受教。…爾時，大目犍連語諸比丘：「佛所說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清白梵行。我今當說漏不漏法，汝等諦聽！云何為漏法？…我親從世尊面受此法，是名無漏法經。」

爾時，世尊知大目犍連說法竟，起身正坐，繫念在前，告大目犍連：「善哉！善哉！目犍連為人說此經法，多所饒益，多所過度，長夜安樂諸天世人。」（T2, 316b~c）

佛陀讚嘆目犍連善於說法：「多所饒益，多所過度，長夜安樂諸天世人。」在《阿含經》中，神通第一的目犍連與智慧第一的舍利弗是佛陀的左右手，是弘揚佛法的「法將」，可惜這種能夠「長夜安樂諸天世人」的法將再也找不到了。

三、維摩詰教迦葉尊者如何乞食

接著，佛陀告訴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大迦葉說：「我不堪任詣彼問疾。」因為迦葉尊者昔日在貧里行乞時，維摩詰來告訴他當如何行乞。茲摘錄如下：

我昔於貧里而行乞，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迦葉！住平等法，應次(第)行乞食，為不食故，應行乞食；為壞和合相故，應取揣食；為不受故，應受彼食。以空聚想，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別，…迦葉！若能不捨八邪，入八解脫，以邪相入正法，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眾賢聖，然後可食。…迦葉。若如是食，為不空食人之施也。」…是故不堪任詣彼問疾。(T.14, 540b)

在這段經文中，維摩詰教導迦葉尊者說：「為不食故，應行乞食…為不受故，應受彼食。…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眾賢聖，然後可食。」在四部《阿含經》中，佛陀絕不會說這種華而不實、不切實際的理論，請看以下諸經，佛陀如何教導弟子們「乞食」。

在《雜阿含 236 經》（清淨乞食住經）中，佛陀教導舍利弗當如何乞食，茲摘錄如下：

佛告舍利弗：「若諸比丘欲入上座禪者，當如是學：若入城時，若行乞食時，若出城時，當作是思惟：『我今眼見色，頗起欲、思愛、愛念、（染）著不？』

舍利弗！比丘作如是觀時，若眼識於色，有愛念染著者，彼比丘為斷惡不善故，當勤欲方便，堪能繫念修學。譬如有人，火燒頭衣，為盡滅故，當起增上方便，勤教令滅。彼比丘亦復如是，當起增上勤欲方便，繫念修學。

若比丘觀察時，若於道路，若聚落中行乞食，若出聚落，於其中間，眼識於色，無有愛念染著者，彼比丘願以此喜樂善根，日夜精勤，繫念修習，是名比丘於行住坐臥淨除乞食，是故此經名清淨乞食住。」（T.2, 57b）

由上述的《清淨乞食住經》可知，佛陀所說的「清淨乞食」與維摩詰所說的「當如何乞食」大異其趣。雖然經中的聽法者是舍利弗而非迦葉尊者，然而無論聽眾是誰，乞食時，皆應如佛陀所教導的「眼識於色，無有愛念染著」，當守護六根，使六根清淨，不應有「愛念染著」。

另外，在《雜阿含 1173 經》，佛陀教導「多聞聖弟子」當如何乞食，原文如下：

多聞聖弟子亦復如是，若依聚落城邑而住，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護其身，善執其心，正念安住，正念而行，正念明目，正念觀察。所以者何？莫令利刺傷聖法律。

云何利刺傷聖法律？謂可意、愛念之色，是名利刺傷聖法律。（T.2, 314a~b）

佛陀一再強調，乞食時，除了要挨家挨戶的次第乞食，還須具足威儀，「善護其身，善執其心，正念安住，正念而行」，如此守護六根，聖法律才不會被「可意、愛念之色」所刺傷。

另外，在《雜阿含 708 經》，佛陀說：

有愚癡士夫，依止聚落城邑，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不攝其念，觀察女人少壯好色而生染著，不正思惟，心馳取相，趣色欲想，為欲心熾盛，燒心燒身，返俗還戒而自退沒；厭離俗務，出家學道而反染著，增諸罪業而自破壞，沉翳沒溺。(T.2, 190a)

由上可知，佛陀說：入村乞食時，必須「守護根門，正念正知」，才不會被染著，才不會「增諸罪業，沉翳沒溺。」迦葉尊者是年高德邵的長老上座，佛陀尚且讓「半座」給他¹，可見他在僧團的地位是多麼崇高，如前文提到：

迦葉對曰：「我今不從如來教，所以然者，若如來不成無上正真道者，我則成辟支佛。然辟支佛盡行阿練若，到時乞食，不擇貧富，一處一坐，終不移易。」

從這段經文得知，迦葉尊者說：「到時乞食，不擇貧富，」維摩詰說迦葉尊者「捨豪富從貧乞」，恐非事實。佛陀時代，凡是出家已久的弟子，都知道要如何乞食，「頭陀第一」的迦葉尊者豈有不知「當次第乞食，不擇貧富」之理。

¹ 在《雜阿含 1142 經》提到：爾時，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告摩訶迦葉：「善來迦葉！於此半座。我今竟不知誰先出家，汝耶？我耶？」彼諸比丘心生恐怖，身毛皆豎，並相謂言：「奇哉！尊者！彼尊者摩訶迦葉，大德大力，大師弟子，請以半座。」(T.2, 302a)

四、維摩詰教須菩提尊者如何取食

接著，佛陀要須菩提前往問疾，須菩提也拒絕前往，茲摘錄原文如下：

「憶念我昔入其舍乞食，時，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謂我言：『唯，須菩提！若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

若須菩提！不斷婬怒癡，亦不與俱；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不滅癡愛，起於明脫。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不縛。不見四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乃可取食。

若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彼外道六師：富蘭那迦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

若須菩提！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眾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汝若如是，乃可取食。』時我，世尊！聞此語，茫然不識是何言。…故我不堪任詣彼問疾。(T.14,540c)

上述經文提到：須菩提聽了維摩詰說法後，「茫然不識是何言」，因為本經的作者刻意貶低阿羅漢的地位，所以故意說了一些讓人聽了瞠目結舌的「異端」，例如維摩詰說：「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這種言論豈非「異端」？

而其他言論，如「不斷姪怒癡，亦不與俱…不滅癡愛，起於明脫。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不縛。不見四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不得果。」這種虛浮不實的言論對修行無益，非關生死，無益解脫，連「戒、定、慧」三學圓滿具足的須菩提尊者聽了都「茫然不識是何言」，我等凡夫讀之何益？

有關須菩提尊者的生平、行誼，在四部《阿含經》並不多見，茲摘錄如下：

在《中阿含 169 經》（拘樓瘦無諍經）提到：

「知諍法及無諍法已，棄捨諍法，修習無諍法，汝等當學。如是，須菩提族姓子以無諍道，於後知法如法。」（T.1, 703c）

在《增一阿含》卷第三，第 8 經提到：

我聲聞中第一比丘，…恒樂空定，分別空義，所謂須菩提比丘是；志在空寂，微妙德業，亦是須菩提比丘。（T.1, 558b）

在《增一阿含》中，佛陀稱讚須菩提尊者是「解空第一」¹的比丘。「解空第一，知法如法」的須菩提尊者豈不知取食時，除了「飲食知量」外，當保持「正念正知」，「於飲食嚼嚙，皆正知之」，何須勞駕維摩詰來教導他「如何取食」。

¹ 見《增一阿含》卷第四十六，第 3 經（T.2,795c）。

五、維摩詰教富樓那尊者如何說法

繼須菩提之後，佛陀接著要富樓那前往問疾，富樓那婉拒前往，茲摘錄原文如下：

「憶念我昔於大林中，在一樹下，為諸新學比丘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富樓那！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當知是（此）比丘心之所念。…欲行大道，莫示小徑，無以大海內（納）於牛跡，無以日光等彼螢火。富樓那！此比丘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我觀小乘，智慧微淺猶如盲人，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之利鈍。』

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植眾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時豁然還得本心。…時維摩詰因為說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復退轉。我念聲聞不觀人根，不應說法。是故不任詣彼問疾。（T.14, 540c~541a）

由上文得知，維摩詰要求富樓那尊者「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除了維摩詰，大概沒有人有此要求，如果聽法者眾，如何可能入定——觀察聽眾之心，這是非常不切實際，不合理的要求。佛陀教導弟子們說法，從來不曾要求他們「先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何況是要求「能廣說法，分別義理」¹的富樓那尊者。

經中提到：「我觀小乘，智慧微淺猶如盲人，不能分別

¹ 能廣說法，分別義理：是佛陀讚美富樓那尊者的話。（T.2, 557c）

一切眾生根之利鈍。」維摩詰眼中的「智慧微淺猶如盲人」的小乘，應該包括舍利弗、目犍連這兩位「法將」，他們是佛陀歡喜讚嘆的對象，而在本經作者的眼中，卻是「智慧微淺猶如盲人」，本經作者果真是嚴重詆毀「多聞聖弟子」。

富樓那的巴利文是 Pubba-Mantaniputta，意為滿慈子、滿願子。富樓那長於辯才，善於說法及分別義理，由於聽聞富樓那說法而解脫得度者，多達數萬人，故被譽為「說法第一」。在《增一阿含經》中提到：

（世尊）又問：「汝等頗見滿願子比丘不乎？」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佛告比丘：「此諸賢士皆是說法之人。」（T.2,795c）

可見佛陀對善於說法度眾的富樓那尊者是相當肯定的，豈須維摩詰來教他如何說法。

六、維摩詰教迦旃延尊者如何說法

繼富樓那之後，接著佛陀要摩訶迦旃延前往維摩詰處問疾，迦旃延也婉拒了。茲摘錄經文如下：

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佛為諸比丘略說法要，我即於後，敷演其義：謂無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¹。

¹ 寂滅：或譯為「寂靜」。此處的寂滅，當指涅槃寂滅，指一切煩惱都止息了。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迦旃延！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迦旃延！諸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是苦義。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於我、無我而不二，是無我義。法本不然今則無滅，是寂滅義。』…故我不任詣彼問疾。」（T.14, 541a）

上述經文，維摩詰解說「無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與佛陀的解說大相逕庭，若不與《阿含經》或南傳大藏經的五部《尼柯耶》¹的內容相比較，則不知大乘經典的浮誇、不切實際。在《雜阿含》第1經（無常經）中，佛陀解說「無常」是多麼的鞭辟入裡。茲摘錄如下：

世尊告諸比丘：「當觀色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見；正見者則生厭離，厭離者喜貪盡，喜貪盡者說心解脫。如是觀受、想、行、識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見；正見者則生厭離，厭離者喜貪盡，喜貪盡者說心解脫。如是，比丘！心解脫者，若欲自證，則能自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如觀無常，苦、空、非我，亦復如是。」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T.2, 1a）

佛陀說：色、受、想、行、識是無常的，因為色蘊會

¹ 五部《尼柯耶》（Nikaya）：指「長部、中部、增支部、相應部、小部」經典。

壞滅、衰敗，所以是無常的，也是苦的，也沒有永恆不變的實體（非我）。有關「無常、苦、空、非我」的理論，《雜阿含經》有詳細的解說，此處不遑多論，有興趣者請閱讀《雜阿含經》。

摩訶迦旃延，或稱大迦旃延，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佛陀滅度後，迦旃延仍從事教化，屢與外道論戰，於佛陀弟子中，稱「論議第一」。例如，在《雜阿含 447 經》提到迦旃延尊者能「分別諸經，善說法相。」¹

從《雜阿含 255 經》的故事中得知，迦旃延尊者是多麼的善於說法，茲摘錄如下：

摩訶迦旃延語婆羅門言：「汝能問我善守護門義，諦聽！善思！當為汝說守護門義。多聞聖弟子，眼見色已，於可念色，不起緣著；（於）不可念色，不起瞋恚，常攝其心，住身念處，無量心解脫、慧解脫如實知。…如眼及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復如是。」

魯醯遮婆羅門言：「奇哉！摩訶迦旃延！我問守護門義，即為我說守護門義。譬如士夫求毒藥草，反得甘露，今我如是，瞋恚而來，至此座坐，而摩訶迦旃延以大法雨，雨我身中，如雨甘露。」（T.2, 64a~b）

在上文中，迦旃延能以大法雨，讓「瞋恚而來」的魯醯

¹ 分別諸經，善說法相：見《雜阿含 447 經》（T.2, 115b）。

遮婆羅門，聽完迦旃延說法後，「如雨甘露」，歡喜而去。「論議第一，能分別諸經，善說法相」的迦旃延尊者，豈須維摩詰來教他如何說法。

七、維摩詰教導阿那律尊者天眼所見為何

繼迦旃延之後，接著佛陀要阿那律尊者前往維摩詰處問疾，阿那律也婉拒了。茲摘錄經文如下：

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處經行，時有梵王名曰嚴淨，與萬梵俱放淨光明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幾何阿那律天眼所見？我即答言：『仁者！吾見此釋迦牟尼佛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那律！天眼所見為作相¹耶？無作相耶？假使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若無作相即是無為，不應有見。』世尊！我時默然。…故我不任詣彼問疾。」（T.14, 541a~b）

上述經文提到：天眼所見若是「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天眼」是與外道共的五通之一，只是境界有所不同，外道的天眼無法如阿那律尊者一般，能「見此釋迦牟尼佛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所以維摩詰不應說：「假

¹ 作相：應指「有為法」，因為後文提到「無作相即是無為」。

使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畢竟「天眼第一」的阿那律是實至名歸，而非浪得虛名。

又經中提到：「若無作相即是無為，不應有見。」既然「無作相」係「無為」法，當然「不應有見」。維摩詰經的作者為了教導、貶低天眼第一的阿那律尊者，故多此贅語。

有關阿那律的生平，可參閱《雜阿含經》三十＜阿那律相應＞535 至 545 經，其中《雜阿含 538 經》記載阿那律如何獲得天眼，茲摘錄如下：

尊者阿那律語尊者大目犍連：「我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成此大德神力。何等為四？內身身觀繫心住，精勤方便，正念正知，除世間貪憂…是名四念處修習多修習，成此大德神力，於千須彌山，以少方便，悉能觀察。如明目士夫，登高山頂，觀下千多羅樹林。」（T2, 140a）

在《雜阿含 539 經》中敘述阿那律尊者，以清淨的天眼，「見諸眾生，死時生時，善趣惡趣。」茲摘錄如下：

尊者阿那律語尊者阿難：「我於此四念處，修習多修習，少方便，以淨天眼，過於人眼，見諸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上色下色，善趣惡趣，隨業受生，皆如實見。此諸眾生，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賢聖，邪見因緣，身壞命終，生地獄中。如是眾生，身善行，口意善行，不謗賢聖，正見成就，以是因緣，身壞命終，得生天上。」（T2, 140b）

由上可知，阿那律尊者如何以淨天眼，「見諸眾生死時生時，…善趣惡趣，隨業受生，皆如實見。」本經作者刻意貶低阿那律尊者的「天眼」，而效果似乎不佳，無損於阿那律「天眼第一」的稱譽。

八、維摩詰教優波離尊者如何奉律

接著，佛陀要優波離尊者前往維摩詰處問疾，優波離婉拒了。茲摘錄經文如下：

優波離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為恥，不敢問佛，來問我言：『唯優波離！我等犯律，誠以為恥，不敢問佛，願解疑悔，得免斯咎。』我即為其如法解說。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優波離！無重增此二比丘罪，當直除滅，勿擾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優波離！以心相得解脫時，寧有垢否？』

我言：『否也。』

維摩詰言：『一切眾生，心相無垢，亦復如是。唯優波離！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顛倒是垢，無顛倒是淨。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優波離！一切法生滅不住，如幻如電；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諸法皆妄見，如夢如炎，如水中月，如鏡中像，以妄想生，其知此者是名奉律；其知此者是名善解。』…故我不堪任詣彼問疾。（T.14, 541b~c）

優波離精於戒律，持戒嚴謹，被譽為「持律第一」。在《雜阿含 447 經》中，佛陀也讚嘆優波離尊者「通達律行」¹。佛陀入滅後，第一次經典結集時，由優波離尊者誦出律部。既然是十大弟子中「持戒第一」的大阿羅漢，當然也是本經作者貶損的對象。

上述經文提到：有二比丘犯律行，阿那律尊者已為他們「如法解說」，而維摩詰卻對阿那律尊者說了一些與戒律無關的門外話，例如：「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顛倒是垢，無顛倒是淨；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諸法皆妄見，如夢如炎，如水中月，如鏡中像，以妄想生，其知此者是名奉律。」這些言論與「持戒」何干？維摩詰意欲教導持戒第一的大阿羅漢，何患無辭？然而卻無損於優波離尊者「持戒第一」的清譽。

九、維摩詰教羅睺羅尊者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

接著，佛陀要羅睺羅尊者前往維摩詰處問疾，羅睺羅婉拒了。茲摘錄經文如下：

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毘耶離諸長者子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唯，羅睺羅！汝佛之子，捨轉輪王位出家為道，其出家者

¹ 《雜阿含 447 經》，T.2, 115b.

有何等利？」我即如法為說出家功德之利。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羅睺羅！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所以者何？無利無功德是為出家。有為法者，可說有利有功德。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無利無功德。羅睺羅！出家者無彼無此，亦無中間。離六十二見，處於涅槃。智者所受，聖所行處，降伏眾魔，度五道，淨五眼，得五力，立五根。不惱於彼，離眾雜惡，摧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無繫著，無我所，無所受，無擾亂。內懷喜，護彼意。隨禪定，離眾過，若能如是是真出家。』

…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故我不任詣彼問疾。』（T.14, 541c）

由上文可知，羅睺羅為毘耶離諸長者子如法「說出家功德之利」，而好為人師的維摩詰又「突然」出現，來教導羅睺羅「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上文又說：「夫出家者為無為法」，這是嚴重的錯誤，無為法與「有為法」是相對的，指涅槃，所以「出家」並非無為法。

上述經文又說：「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只要發菩提心「是即出家」，這種話大概只有維摩詰講得出來，荒謬至極！

此外，毘耶離諸長者子只問羅睺羅：「出家者有何等利？」羅睺羅已為諸長者子解說「出家功德之利」，而維摩詰把話題扯遠了，提到「無利無功德是為出家」、「若能如是，

是真出家」，離題遠甚，因為長者子並未問及：「何為出家？何謂真出家？」

羅睺羅自幼即出家，且為十大弟子中「密行第一」的大阿羅漢，豈不知出家有何功德！

十、維摩詰教阿難尊者莫為佛陀乞牛乳

接著，佛陀要阿難尊者前往維摩詰處問疾，阿難婉拒了。茲摘錄經文如下：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我即持鉢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難！何為晨朝持鉢住此？』

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故來至此。』

維摩詰言：『止！止！阿難！莫作是語，如來身者金剛之體，諸惡已斷，眾善普會，當有何疾？當有何惱？默往阿難！勿謗如來，莫使異人聞此麁言，無令大威德諸天，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阿難！轉輪聖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豈況如來無量福會普勝者哉！

行矣阿難！勿使我等受斯恥也，外道梵志若聞此語，當作是念：「何名為師？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諸疾。」

仁者可密速去，勿使人聞。當知阿難！諸如來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為世尊，過於三界；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如此之身當有何疾？當有何惱？』…

是故不任詣彼問疾。」(T.14, 542a)

在《阿含經》中記載，佛陀數次身體欠安，要弟子代為說法或代為敷座，如前文提到的，在《雜阿含 1176 經》中記載，佛陀因為「背疾」，請目犍連代為說法。

在《長阿含》第 2 經，《遊行經》提到，佛陀吃了周那供養的栴檀樹耳而生病，原文如下：

如來患甚篤，壽行今將訖，雖食栴檀耳，而患猶更增，抱病而涉路，漸向拘夷城。

爾時，世尊即從座起，小復前行，詣一樹下，又告阿難：「吾背痛甚，汝可敷座。」(T.1, 18c~19a)

在《雜阿含 727 經》也提到世尊患背疾，要阿難尊者幫世尊敷鬱多羅僧（袈裟），以便休息。原文如下：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力士聚落人間遊行，於拘夷那竭城、希連河中間住，於聚落側，告尊者阿難：「令四重襞疊，敷世尊鬱多羅僧（袈裟），我今背疾，欲小臥息。」(T.2, 195c)

另外，在《雜阿含 1181 經》也提到世尊患背痛，世尊要優波摩尊者至天作婆羅門處乞牛乳，原文如下：

爾時，世尊患背痛，告尊者優波摩：「汝舉衣鉢已，往至天作婆羅門舍。」…暖水洗之，酥蜜作飲，世尊背疾即得

安穩。(T.2, 319b)

由上述諸經可知，佛陀的色身是四大假合而成，所以也會生病，也會流血，所以當提婆達多以巨石砸傷佛陀的腳趾時，佛陀的腳趾也會受傷流血，¹並非如維摩詰所說的「如來身者金剛之體…當有何疾？」這是嚴重扭曲事實，與南傳大藏經和《阿含經》的記載相違背。

而「法身」之說也大有問題，佛陀時代的「法身」，意指佛陀的教法 (teaching)，如「五分法身」係指：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而「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正是佛陀的教法。例如，在《增一阿含經》的〈序品〉中提到：

釋師出世壽極短，肉體雖逝法身在；

當令法本不斷絕，阿難勿辭時說法！（T.2, 549c）

此處的「法身」很明顯的是指「佛陀的教法」，所以「當令法本不斷絕」，請阿難「勿辭時說法」。

另外，在《增一阿含經》卷第二十九，第 3 經，《在牛角林言志》中提到：

¹ 在《增一阿含經》中提到：「爾時，石碎，一小片石，著如來足，即時出血。爾時，世尊見已，語提婆達兜曰：『汝今復興意，欲害如來，此是第二五逆之罪。』」（T2.803b）

「己身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復能教人成此五分法身。」（T.2, 711b~c）

由上述經文「教人成此五分法身」，可知「法身」是可以用來「教人」的，是佛陀所說的教法。

另外，在《增一阿含經》卷第二十九，第 5 經，《當念戒德具足》中又提到：

「若有比丘，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具足者，便為天、龍、鬼神所見供養，可敬可貴，天、人所奉，是故，諸比丘！當念五分法身具足者，是世福田，無能過者。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T.2, 712b~c）

所以上述經文中，維摩詰說：「諸如來身即是法身」，這與早期佛教的「法身觀」相違背。大乘佛教興起後，「佛身觀」有了巨大的轉變，有圓滿「報身」，清淨「法身」，和千百億「化身」三種佛身，只是這種「佛身觀」離四部《阿含》和南傳佛教的教理遠甚。

維摩詰居士除了教導十大弟子外，也教導過其他五百大弟子，所以在〈弟子品〉又提到：接著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陀說其本緣，並稱述維摩詰所言，全說「不堪任詣彼問疾。」（T.14, 542a）

結論：

熟諳佛法流變的人都知道：佛陀時代無大小乘之分，無顯密之別，西元一世紀前後，大乘佛教興起，把「聲聞僧」貶為小乘，於是乎佛陀的一千二百五十位阿羅漢全成了「小乘」，連「法將」舍利弗、目犍連都成為貶損的對象，更遑論其他阿羅漢了，可見本經「叱小」的旨趣非常明顯。

在四部《阿含經》和南傳的五部《尼柯耶》全無「大乘、小乘」之詞，因為佛陀說法時，從不曾說：「我現在說的是小乘經典或大乘經典」，因為佛陀時代根本無所謂的「大乘法、小乘法」之分。而本經一再出現「大乘、小乘」之稱，可見本經並非佛說，是後人編纂的，茲舉數例如下：

「無得發起以小乘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欲行大道，莫示小徑；無以大海，內於牛跡；無以日光，等彼螢火。富樓那！此比丘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我觀小乘，智慧微淺猶如盲人。」（T.14, 541a）

「說除難法，度八難者；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以諸善根，濟無德者；常以四攝，成就眾生。」（T.14, 553a）

「觀正法位而不隨小乘。觀諸法虛妄，無牢無人，無主無相。」（T.14, 554c）

「我等何為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一切聲聞聞

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T.14, 547a)

許多佛教徒「教理不通」，不知道證了三果的阿那含聖者已經「心解脫」，只是尚未斷除「色愛、無色愛，掉舉、慢、無明」等五上分結，而心解脫的聖者是不會哭泣的，因為會哭泣表示尚未解脫。

上述經文提到：「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這三句話真是浮誇至極，證了三果的阿那含和四果阿羅漢，已經「心解脫」，不會哭泣，也不可能哭泣，只有徒發菩提心，尚未解脫的凡夫才會「涕淚悲泣」。

讀了《維摩詰所說經》才深深體悟，為何佛教在十二世紀會在印度消失，因為大乘佛教興起後，空有理論，缺乏修行的次第與法門，沒有修證的大乘行者，不知要把眾生度往何處？想必依然在六道中輪迴。

很明顯的，在本經中，維摩詰特別喜歡教導那些「多聞聖弟子」以及五百大弟子，而這些阿羅漢已經究竟解脫，無須勞駕維摩詰去教導他們；而那些仍在生死輪迴的凡夫，那些「未度者，未解脫者，未涅槃者」，維摩詰卻不去度化他們，由此可知，本經作者的心態非常明顯，即是藐視「多聞

聖弟子」。

每回讀《阿含經》，總會生歡喜心、恭敬心，例如，佛陀要舍利弗廣度眾生：「諸未度者當令得度，諸未脫者當令得脫，諸未般涅槃者令得般涅槃。」令眾生得解脫，令得涅槃，談何容易？然而佛陀時代的「聲聞僧」仍戮力以赴，積極的在渡化眾生。大迦葉、舍利弗、目犍連、富樓那、迦梅延、阿難尊者等「多聞聖弟子」的典範仍在，吾人「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P.S.

證了三果的阿那含已斷除五下分結，即身見(我見)、戒禁取、疑、欲貪、瞋恚。

證得四果的阿羅漢，是已經究竟解脫的聖者，已經斷除五上分結，即色愛、無色愛，掉舉、慢、無明。

阿羅漢是具足正念，沒有顛倒妄想和無明的聖者，所以有人說迦葉尊者會聞歌起舞，是惡意的詆毀抹黑，即使是凡夫也不會任性的聞歌起舞，還要看時間、地點和週遭有哪些人。

作者：果儒法師

校對：何彩熙、姬天予

流通處：

◎ 中平精舍（果儒法師）

電話：（03）493-6166

324 桃園市平鎮區新榮路 71 號（新勢國小旁）

Facebook：中平精舍、解脫自在園(社團)

e-mail：amitabh.amitabh@msa.hinet.net

郵政劃撥：31509529 戶名：許果儒

◎ 印刷：耿欣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02）2225-4005

新北市 中和區 立德街 72 巷 30 號

初版：西元 2024 年 5 月 數位印刷：30 本

歡迎上中平精舍網站下載瀏覽四部《阿含經》、
《清淨道論》、阿姜查的法語系列、
南傳佛教大師智慧的言語及其他好書。